

福州梁敬叔先生撰

勸

戒

錄

第七集

鄭

沅



192

726

• 7



3 0539 6843 8

口人 且

盛 茂

人 世

世 法

53135

勤戒錄印成微題

漢武集字



## 重印勸戒錄序

勸戒錄。福州梁敬叔先生著。刊於清光緒甲申歲。全書原刊至九錄而止。今夏得友人陳君豫生。寄來十錄一冊。乃知是書。共有十錄。其四錄以前。蘇杭武昌。各有翻印本。五錄以後。僅紹興袖珍本而已。後鳳劉著丞觀察。曾取九集。重刊於皖。惜所印止二百部。且傳世並無全集。今周君敬庵。乃彙集全書十錄。縮爲十集。邀程君祐卿。爲之任校讐。分句讀。躬任募集剞劂之資。重印於津門。用力甚勤。旣成以示余。讀之竟。喟然曰。嗚呼。今中國之世變極矣。人民之慘禍深矣。以言天災。則水旱之愆。震電之異。螟蝗之孽。疫癘之青。歲月相仍。南北迭告。所謂死亡載道。人至相食者。余昔長內務。再督振政。見諸章牘。非虛語也。以言人禍。則二十二年之中。無歲不戰。二十五省區之內。無地不兵。肝腦膏於原疇。室廬蕩爲灰燼。孤人之子。寡人之妻。而共黨蔓延於南中。強敵蠶食夫東北。鐵騎所過。百里爲墟。燬火所飛。萬衆同命。殺僇之慘。積骨成邱。邇者

長城不守。澠東被兵。吾邑鄰封。一日淪陷。老弱轉於溝壑。少壯化爲沙蟲。其死傷流離之慘。又身親而目擊者也。夫豈天地不仁。芻狗萬物。戕生而長亂歟哉。蓋世衰道喪。彝倫攸斁。舉凡聖經賢傳。所以崇孝弟。敦名節。勵志行。範圍身心。曲成萬物者。皆棄而罔顧。以端謹爲迂拘。以仁厚爲樸儻。以廉潔爲愚騃。傾巧也。而通敏之。刻深也。而才能之。陰賊也。而智畧之。饗誠也。而知幾之。機械傾軋之術。中乎人心。澆漓參靡之習。成爲風俗。慘黷坎毒之氣。充塞乎宇宙。人欲肆而天理乖。此其禍至之無日也。綜觀數千年史冊所紀載。世之治也。人人各有勸善戒惡之心。律身嚴。治家肅。人心端厚。風俗敦龐。抑人欲而循天理。是以有和平康樂之祿。及其季也。善不以相勸。惡不以相戒。放利縱欲。敗紀亂常。人心日偷。風俗日敝。恣人欲而諄天理。於是。有羸頊之暴。三國之爭。五胡之亂。十國五季之紛紜。金元張李之屠戮。迨夫變之旣極。禍之旣深。人人復趨於勸善戒惡。交惕互厲。人心風俗。爲之丕變。遂由據亂而馴至太平。蓋亦非天心之悔禍。

也。實人事有以感召之。餘慶餘殃。積之於家。迪吉逆凶。推之於國。易書之所垂訓。固昭昭然也。梁氏是書。其意不過感人警世。初不及乎國家治亂之由。然宋何尚之對文帝之言曰。百家之鄉。十人持五戒。則十人淳謹。千家之邑。百人持十善。則百人和睦。行一善則去一惡。去一惡則息一刑。一刑息於家。萬刑息於國。可以垂拱而致太平。推斯義也。當茲橫流汨濫之時。苟使人手一編。知善之所爲勸而趨之。知惡之所爲戒而避之。人化其家。家積而國。人心由邪而歸正。風俗由澆而返淳。天災人禍。庶乎其或熄焉。大學言治國平天下之道。必推本於誠意正心修身者。其諸天人消息之理。有可知也夫。

民國二十二年六月 溧陽 張志潭



## 勸戒錄原序

善惡兩報。昭昭不爽。天所以示人者也。余逐事錄以警世。當亦天之所許乎。此心而隱合於天也。即善念矣。此書而風行於世也。即善錄矣。余舊有勸戒六錄。刻在閩中。至今十有三年。此念未敢自阻。日見月聞。續有采輯。又成七錄八錄二編。累歲奔波。一官閒散。未能續刻。恆以爲歉。今夏權理杭道篆務。幸餘薄俸。亟先以七錄付梓。略償老願。始萌一善念。必有善緣應之。此說信歟。將善念自此益堅。即善緣緣延自此不絕。八錄可次第就梓。而九錄十錄。更相繼續成。余之志也。即書此以誌善緣云。

光緒四年秋九月敬叔老人記於四明試院時奉差需次郡城

勸戒錄第七集目錄

卷一

湯封翁

翁文端公

楊善人

吳封翁

王相國入品

斷罪首

糊塗鬼

一家連亡七命

朱中丞

蔡方伯

梁觀察

貪官慘報

雷警不孝

刀筆

劉會元

牛痘可信

胡封翁

閱卷不可不慎

勤審案

強項監司

姚總憲

衢郡洪節婦

張氏忠厚

張封翁

戒殺

律有難索

四川奇災

孫巡檢盡忠

埋屍獲報

某孝子

道光己亥雷

好善

孝行克昌

囑匪

收鬼符

姦近殺

戊子闖中鬼

火災

風俗移易

咸豐丙辰雷

192.91  
726  
:7

勸戒錄

第七集

目錄

一



痿婦惡報

翎枝某

妒為大害

廉訪戒賭

痿婦重師

送別

幕二則

不修祭祀

不耐糟糠

李阿崇輪迴

湖北宋孝廉

黃陂蕭氏

卷二

會稽傅氏

大因果

片言保赤

拜佛火輪

某方伯

大令不孝

十金易命

穩婆苦節

金烈婦

吳生

借盜銷案

免牛徵

多屠牛

眼前殺報

刑官不易為

謀缺害命

偷兒善報

吳貞女

鄭貞烈婦

王節婦林氏

除夕救人

耄年得子

埋嬰雷擊

蛇索命

淡墨狀元

費廉訪

李德泉

無心計

朱黃二烈婦

大吏無良

黃封翁

樂善

某主政

燕窩

祝茂才

劫運前定

粵盜

楊協戎

陶封翁

同治辛未雷

雷極二逆子

四不祥

施觀察

烈婦湯氏

繡院女

王烈婦

縣令荷校

孝婦格姑

漳泉械鬪

松江旱災

萬彥齋封翁二事

勒捐

口報

林彌高

自作自受

上饒王某

冥判字紙飯粒

卷三

宋明府

漆藏金

走無常

勘災

道光壬寅雷

林判負心

海盜投降

趙金隴

鴉片案

雷公顯靈

咸豐壬子雷

妻子團圓

某烈婦

死者魂先在冥

酷報

揚州初次夫守

勸戒錄

第七集

目錄

狐前知

張明德

恤寡

某明府

朱少尉

曾有高

閩省盜賊

奸尼案

知過不改

司閻惡業

娘鬼

幼女勸父

和尚太守

金衙莊

泰州生

富室消長

郭廚

關防被竊

術者名利

徐州大案

無頭人

邱真人救荒策

勸戒錄第七集卷一

福州梁恭辰撰

湯封翁

湯敦甫協揆之封翁。嘗載貨往來南北。雖隱于商賈。而輕財好義。有古俠士風。偶自都門歸。止于荏平逆旅。聞鄰房有少婦泣聲。詢之寓主。則有老翁攜女入都。至逆旅而病。病久喪其資斧。將賣女以行。女不忍離故哭。翁惻然。命寓主喚之來。詢其邦族。則亦蕭山人。將攜女入都。依其親之爲部吏者。問何以賣女。則曰。久病負欠。窮途無計。不得已爲此耳。翁因解囊。予以百金。曰。若攜此去償寓主。餘作行資。女可勿賣也。老者驚喜過望。亟呼其女來。曰。蒙湯恩人。予我多金。汝從之去。彼此皆鄉里。不似是間舉目無親也。女趨叩拜。視之。二八佳麗也。翁正色曰。吾此舉。特不忍汝父女分離。豈欲汝女耶。汝携女至都。當爲擇佳偶耳。父女皆叩謝感泣。詳詢翁之家世而去。時協揆已補弟子員。應秋試矣。甲寅場前。協揆應試至杭。忽學師傳去。密授以關節。曰。監臨傳主考命也。協揆置不視。曰。此當誤。生與主考。無一日之雅。安得有此。且生亦甚不願以

關節中。學師固予之。堅不受。試畢。卽歸。榜發。竟領解。報者至。邑令亦至。傳監臨命。促赴宴。不得已。至省。謁座師時。主考爲南匯吳宗伯。見卽謂之曰。子文本好。但和相國囑也。速入都。三元可得。協揆然曰。生鄉曲下士。何由見知相國。且以夤緣進身。義勿敢。宗伯默然。及出。監臨復召之去。詢曰。尊公于荏平道中。曾救一窮途父女否。曰。不知也。撫軍曰。歸詢尊公當自知。是女入都。復爲其父賣入和相邸。寵專房。以尊公大恩告相國。而言子之當秋試也。故相國以囑主考。場中覓子卷不得。填榜時。至徧拆落卷。彌封。又不得。則復尋之中卷。始知已中榜首。此中自有天命。然相國於子。固拳拳也。子宜速入都。勿逆其意。協揆婉辭而出。歸。詢封翁始知其事。然竟不赴禮部試。及已未。始入都。是年中進士。入詞館。如封翁之高義。其有後也。固宜。至和相當國時。炎炎之勢。炙手可熱。凡士大夫之希榮慕寵者。孰不恃爲終南捷徑。而協揆以一諸生。獨不爲之屈。立品之高如此。數十年來。正色立朝。夷險一節。爲海內宗仰。夫惟大雅。卓爾不羣。協揆之謂矣。即彼一女子。能亟亟于大恩之必報。視世之冠紳而負義者。賢否何如哉。

翁文端公

伯兄吉甫公。道光乙酉秋試。文爲主考。激賞。卽翁文端。心存師也。擬元已數日。以五策稍短。改置第二。揭曉往見。頗蒙器重。每調多留絮談。師累世寒素。雖通籍後。貧如故。常熟宅隘。常居吳門。世兄藥房中丞。鄉薦最遲。貌魁梧。器宇闊大。謙謹可風。余兄弟會闈中。屢見之。卽私議其日後不凡。及伯兄官吳。師愈貧。無以自存。以己屋賃諸伯兄。卽今盤門吉慶衙屋也。常自述其先世苦況。故知之最悉。蓋文端封翁。任某縣廣文。一日夢客來調。名片曰心存。生子遂以命之。適水災發帑賑濟。大吏委封翁襄辦。邑令欲分肥侵蝕。封翁不可。持之力曰。此何事也。而心存何地乎。由是悉以事委諸封翁。任勞任怨。舉動掣肘。跋涉水潦中數月。旋以疾卒。而邑令銜封翁甚。多方指駁。誣以短欠官項宜繳。故文端幼時。貧無立錫。以館穀自給。而猶時受咨追之累。文端後得某省試差。其地多富人。緣文端之師某。欲通關節。師迎於途。極力聳動。但一允諾。累萬可致也。文端婉謝之曰。師此來。大約爲貧窘故。差竣後。當解囊以贈。前所諭。自是戲言耳。師慚而退。及揭曉。多知名士。輿論翕然。是夜遂夢獨坐廣廈中。前植大織一柄。正躊躇間。見織中落大魁字數枚。小魁字無數。公駭愕。遂從後戶出。見其額。則養濟院也。公乃自念。若萌貪心。子孫

必入此院矣。益自策勵。立朝剛正無私。爲權貴所陷。幾不免。今子孫皆大魁。新得第宅。適與養濟院爲鄰。亦奇驗也。

楊善人

楊太常四孫之祖。忘其爲高若曾也。以力田起家。饒于財。凡拯饑施藥。捨棺放生。諸善舉。靡不爲。有楊善人之目。而鄉之頑悍者。以其良懦。輒陵侮之。不屑較也。善人手舊竹烟筒一枝。素珍愛之。一日立門外。突有人奪其筒折之。並肆罵焉。善人避入門內。見其植立不去。乃徐出謂之曰。爾此來必有急事。何不可商者。邀入坐茶。訊其貧乏。無以存活。取銀付之。其人流涕欲急去。曰。吾已服毒將死矣。善人留之。亟爲調治得生。並爲之籌畫一切。其勇於爲善。奮不顧身。大率類此。今後人科甲競起。非積善之報而何。太常于戊午年主試吾閩。有知其先世好善。舉以質之。其自述大概亦然。夫烟筒被折而避。其善於忍辱。已不可及。而更付之以銀。可謂盛德之至。得不逢凶而化吉乎。

吳封翁

吳門吳蠡。壽方伯之封君。以販鹹肉爲生。雖溷迹市販。而樂善好施。孜孜不倦。衣食外。稍有餘。卽以施貧乏者。鄉里咸稱爲善人。生二子。皆登甲科。長卽方伯。名俊。次樹。由部曹。典試陝右。仕至監司。孫慈鶴。入詞林。官至侍講。封翁屢受覃恩。蓋盛德之報云。

### 王相國入虬

道光甲辰。江梅卿時官儀曹。偕同輩數人。在松筠庵。每晚扶虬。一日王小秋。因其父秋卿侍御。病痢未痊。竭誠往祈。虬忽大書曰。此何等事。不與人謀。而與鬼謀。大謬。汝父行愈矣。可速去。又書曰。梅卿汝來前。汝係讀書明理之人。何竟入此魔障。我適過此。見妖狐淫鬼。羅列於庭。不速撒。禍不旋踵。梅卿慄慄。叩留名姓。虬草書定九二字。始知爲蒲城相國。

### 斷罪首

吳蓮芬曰。余官國子監時。同官法朗阿助教。言伊威官刑曹。會定一案。一宦室。奴與婢通。主人見之。逐奴後。奴與婢定議。開門納奴。手刃其主。先是問官以奴爲罪首。法威執婢爲罪首。議以凌遲。案遂定。數日後。法威回宅。甫入門。卽昏跌。夜半乃醒。云下車時。見一隸持帖向請。卽不知



事。隨隸憮然前行。至一官署。簾內官云。某案係汝手定。何以定婢爲首。法戚答曰。婢不與謀。必不開門。婢不開門。主何由弑。主之死。奴之抵。皆婢肇之釁也。冥官是之。呼原告來。見四人舉一巨籬。肢體腸胃。紛貯其中。一女首置其上。嘵嘵爭辯。冥官叱之。令押入無間獄。飭隸送法戚歸。法戚醒後。卽具呈引疾曰。刑官安能無一舛也。按是特據情據理斷以罪首。而其不服已若是。若徇私斷之。其怨毒不知何如。主獄者願可存一毫私意哉。卽使絕不徇私。而見之偶誤。斷之稍偏。亦必有報。此刑官之不易爲也。

糊塗鬼

甘泉宋大令。登紫未成進士之先。道光丁亥冬。患寒證。纏綿半月。病愈而兩髀不仁。直至戊子正月未瘥。十三日。俗所謂上燈節。將晚。家人輩在外設供祭祖。宋一人偃臥在牀。見二人入房坐凳上。其一人手牽一繩。纍纍焉繫死鼠十餘枚。其一人趨榻前曰。二先生猶識我耶。審視乃其醬坊中司事蔣姓。已死數年者。宋訝問君胡爲乎來。蔣指坐者曰。渠奉差來拘先生。吾恐先生受驚。故偕來。語訖。出封函一。如俗文書狀。唯紙則黑。字則白。有似碑帖。上書卽刻拘舉人宋

文榜聽審。宋曰。吾不良於行。奈何。蔣曰。無妨也。恍惚與俱。由揚州便益門外進城。沿南北河下街。至鈔關向西。則路漸寬。亦非熟徑矣。約里許。見一官署。蔣令宋坐門外一室。屬曰。少頃即見官。宋曰。吾未著衣冠。太不成事。蔣曰。已著矣。宋反視。則居然濟楚。坐食頃。聞內傳呼。蔣率宋由西角門入。沿西廊至北首第二間。上坐一官。問曰。宋文榜。汝因奸致死人命一節。可供來。宋愕然。傍見一婦屍。其狀係淹斃者。又一枯瘠男子。跪於側。宋曰。屍與人。皆不識。其男子曰。我畢祥也。你因奸我婦不從。推入河中。尚推不識耶。宋曰。汝畢祥耶。是可言矣。因訴曰。畢祥乃跟隨吾父之僕。爲賭博逃去。記得其婦。係貧苦自溺。吾父尙捨棺殮之。彼自懷疑耳。且勿問吾有奸無奸。其婦死時。吾僅十一歲。何以能圖奸。何以能推他入河。官曰。此事本已了然。原告固執。不得不令汝來一質耳。令原差送回。十九日再來過堂。悠然而蘇。開目見家人環哭。知已死半夜。十九日約申刻。聞廚上銅環。響聲不絕。心甚悸。恍惚已見蔣來。拉與俱出。絕非前路。似走鄉僻小境。甚捷。未幾已至署前。仍沿西廊而上。見一官立公座後東隅。諦視。乃前甘泉令王公琛也。但唱名一過。其枯瘠男子。枷鎖而出。宋出署。見其故父立門外。偕回至臥房。前拍其肩曰。可歸矣。

卽蘇時已三鼓。自是痠病亦差。然則鬼在陰司告狀。信有之矣。

一家連亡七命

湖南某觀察以舉人大挑江蘇知縣。初到省。窘甚。後官鹽城。與余戚楊秋嵐先後任。蹤迹頗密。故知之最悉。盡自任鹽城後。宦况蒸蒸日上。歷太守。至觀察。辦糧臺。賞戴花翎。署兩淮都轉。加二品頂戴。數年間。不但宦途順利。而擁有巨資。僑寓邗上。遂以票鹽大得利。膝下多男。一家眷屬。席豐履厚。人望之。眞所謂富貴神仙。戊辰。余於季采臣部轉處同席。見之正四十許人也。其長子爲同鄉黃太守壻。後聞觀察及其數子均暴亡。頗以爲異。其知之者。告余曰。此中有因果。言之誠堪警世也。因觀述云。觀察之長子某。早保候選府。三品銜。鹽務一切轉運事。悉歸主持。籌劃家務。算無遺策。觀察愛其才。言聽計從。聘太守女。以年幼未成婚。太守人素忠厚。一日郡署失銀五百。查知爲老僕某所竊。遂被斥逐。旅懇太守推薦。太守曰。念爾多年服役。爾自尋主。但能收錄。薦之可也。老僕卽以觀察爲言。遂薦之往。亦甚信用。無何其子與太守女成婚。已歷數月。老僕以蜚語密告其子曰。小的在黃家多年。女之不貞。頗有所聞。各願聲名爲是。並云先

令其歸甯。斷不可再接回也。女已有孕。子亦不以爲意。而深信僕語不疑。而不知僕特爲竊銀。恐女發之。女實抱不白之冤。子早有寵妾。亦明慧。以爲千金之子。斷無此事。向夫主力辨其誣。大加呵斥而退。女歸甯多日欲返。其子堅拒之不獲。卽囑其弟代作休書與太守。言其故。太守憤極。卽往理論。無如觀察以子言僕言先入。不能挽回。又相持數月。女誕生男。向觀察家報喜。且云彌月必回家。觀察一家。置若罔聞。女彌月後。知事不可爲。一夜扼殺其兒。遂亦自縊身死。而觀察未之知也。其蚤卽逕到觀察家爲厲。觀察見之。呼曰。你們說不接大少奶。大少奶已回來矣。女卽借觀察言曰。我只要大家到案耳。此時太守處人來。已傳說昨夜事。知女已死。遂排香案告曰。此總是我家誤聽人言之故。現先爲爾立木主奉祀。卽接爾樞回來。勿論何房得子。先爲爾嗣。並爲爾大作佛事超薦。雖萬金不惜也。未幾觀察倒地。女卽借言曰。此全用不著。我的心迹須明也。連日觀察之長子次子相繼而亡。其老僕早病在牀。但呼口痛不止。又次日。其三子死。則從旁下石者也。是夜觀察忽得暴病。次早身亡。又數日。其次媳亦死。惟老僕遲至月餘而死。日夜喊叫不絕。徧身腫爛。說者謂先受冥刑也。大約觀察不應絕嗣。故以幼子延其宗。

公。推心置腹。翼日納款。悉繳船礮軍械。率衆二萬餘出投。一艘先入居會城。百公挑其精銳。仍令保統之。隨官軍往勦麥有貴等。是時提督童鎮陞。孫全謀。總兵萬飛鵬。屢挫賊於電白雷州諸路。遂乘勢追至瓊州金海港。生擒麥有貴。麥有金。并大頭目八人。擄其餘衆。乃置大礮。極刑斬梟。遺成者二百餘人。餘皆省釋。吳登明。以罪未減。準其投首。自此積年巨盜。舉次廓清。奏入。百公加官保銜。賞戴雙眼花翎。與輕車都尉世職。在事文武。賞擢有差。保授順德千總。飛熊以縣丞用。飛熊後擢同知。保亦洊歷廈門副將。卒於官。一嫂扶襯旋里。家居二十餘年。辛丑夷變。當道延之出贊軍務。嫂曰。出仕後。黨羽久散。今老矣。無能爲也。請辭再三。強之卒不出。此可爲去邪歸正之觀。

趙金隴

道先十一年。江華盜趙幅才。以妖術煽惑羣獠。揚言獠中將出大王。趙金隴狀貌奇偉。必應其人。因著異志。潛結粵中散獠數百。連與趙金隴所糾九冲諸獠。得萬餘人。分爲三大營。紅綃抹額。軍容甚盛。於是年除夕。反賊夥趙鳴鳳。以僞示散布遠邇。尾署金隴元年。事聞。上命湖北提

督羅思舉。遴選精騎。迅速進剿。時官弁勦明首逆祖塋。已先掘毀。而賊勢方張。湖南提督海凌阿。暨陳晉。竟爲所賊。乃以貴州提督余步雲調補。與羅公戮力殺賊。十二年四月杪。掃穴殲渠。楚南稀匪。遂以藏事。行間各官。賞卹有差。其時復有粵中連山。孫趙子青者。聞金隴反。亦相繼。登。自。爲。王。曾。對。賊。黨。爲。總。兵。率。眾。肆。行。焚。劫。越。明。年。壬。辰。秋。賊。焰。尙。熾。閩。督。李。鹿。萃。先。生。登。道。督。剿。久。未。克。復。上。命。尙。書。禮。恩。盛。京。將。軍。瑚。松。額。余。步。雲。來。連。協。同。辦。賊。比。至。剿。撫。兼。施。累。月。始。平。連。山。縣。理。番。同。知。郭。際。清。與。各。官。分。赴。孫。山。徇。崖。東。西。八。大。排。百。三。十。一。冲。核。實。丁。口。環。徐。門。牌。按。牌。設。立。孫。老。孫。長。其。小。冲。則。設。立。孫。日。皆。擇。謹。願。者。爲。之。事。竣。論。功。尙。書。賞。戴。三。眼。花。翎。晉。封。輔。國。公。璫。余。二。公。賞。戴。雙。眼。花。翎。與。一。等。輕。車。都。尉。世。職。以。下。將。校。恩。賞。如。前。李。副。督。以。坐。矢。機。宜。奪。職。遣。戍。烏。魯。木。齊。斯。時。先。岳。楊。竹。圃。先。生。爲。湖。南。臬。使。督。兵。出。省。敘。功。三。眼。花。翎。故。知。其。情。事。最。悉。

### 鴉片案

武進令某。爲南匯縣時。值己亥庚子鴉片烟禁嚴。吸食者死。地方官一月獲十五起者。立予升

金以上。卽籍沒監追。限滿無償。罪至死。令居官廉。不名一錢。又耿介。寡交游。同寅中無可通緩急者。惟靜聽嚴參。束手待斃而已。蔡公聞而憐之。翌日召令入。屏人而謂之曰。君所虧三千金。吾知君無力繳完。可具一解批來。當爲君掣批完案。令愕然不敢應。公笑曰。非戲君也。我憐君廉介。且因公被累。欲以應得養廉。爲君彌補。然事非一日所能了。故欲先掣批迴。免君羈旅之累耳。令出不意。感極不能言。頓首趨出。卽具批呈送。公手自填註收訖。月日。鈐印而歸之。令具冠服入謝。叩首大言曰。某荷公再造恩。今生老矣。圖報無從。死後當乞生公家。以報大德。遂歸。後十餘年。蔡公亦致政歸里。晝坐廳事。朦朧間。忽見某令入。無異疇昔。公念令歸久矣。何以來此。正惶惑間。某令逕趨入內。公驚寤。則內室報生公子矣。公曰。是再來人也。當振吾家。因名之曰振武。字麟洲。未冠卽冠童子軍。以內申進士入詞館。觀察粵東。有政聲。屏藩開府。指顧間事也。

梁觀察

觀察梁公。令阜甯。日常詣郡入山陽境。遙見少婦。縞衣麻裙。持紙錠獨行。知爲新喪者。忽旋風

掩其裙。露紅褲。異之。隨之行。或遠或近。近望麻裙中。褲白如故。稍遠必有旋風吹之。則變而爲紅。至一新墳。婦掃地化銚。哭而不哀。忽旋風吹其紙錢四散。墮公輿前。遙望婦顏色沮喪。跪地叩祝無算。公疑焉。喚從役隨婦行。密訪其姓名村落。及死者爲婦何人。死何日。沒何病。役歸知死者爲婦之夫。無病暴卒。殮竟卽葬。諸務甚草率。而婦頗有醜聲。公廉得其實。至郡謁太守。後具以所見語山陽令。山陽令笑其迂。公憤以告太守。太守曰。君休矣。此山陽事也。何勞越俎。公愈憤。因往謁孫寄圃。節相于袁浦。力陳所見。節相素器之。因詢之曰。汝旣欲辦此案。將何措手。公曰。此必謀死其夫者。請檄山陽縣。會同開檢。予一月限。必得其致死之故。限滿不得。願如律反坐。節相許之。及開棺。屍未腐。竟體無傷。上下譁然。咸以梁公爲喜生事。誣良善。山陽令且激少婦。令阻公輿。公厲聲叱之曰。朝廷法吏。旣有所見。自合查辦。查辦不周。自有國法在。豈若讒得陵辱。正色升輿去。卽至袁浦。聽參節相故重公。至是謂之曰。語汝弗妄動。今奈何。公對曰。願甘參處。如荷見憐。請如前寬予一月限。節相曰。審爾可持予令箭往。一月不得當。予無如爾何矣。公持令箭出。易服更裝。四出查訪。兩旬無所得。又僞爲布客。行于山阜之交。日暮無所之。迺



這里餘。至一村。落有茆屋數間。猶露鐙光。趨而往。柴扉半掩。推扉逕入。有一老嫗。倚盤纏。覓覓公驚曰。客何爲者。公陳借宿意。且曰。日暮途窮。計無復之。請假數尺地。以蔽風露。房金多寡。不敢者。老嫗曰。借宿亦無不可。願我家兒子性惡耳。遂引賓柴屋中。坐柴上。假寐以待天明。至三鼓。有叩門聲。知某子歸。旋聞取火赴竈下覓食。母告之曰。柴屋中有客借宿。汝宜善視之。某攜火入。熟視公。微哂曰。是一好人。遂呼公起。公見其意不惡。起坐爲禮。互詢姓名。又問所自來。知公尙未飯。延客坐。取酒肉與公對飲。語頗豪邁。公詢其作何生計。支吾以答。公復詢曰。此間梁公。作官何如。曰。清正而愛民者也。今殆矣。公故問曰。何也。笑曰。囚山陽案也。梁公誠明察。知此案冤。然未能得其實也。公聞其語。因故激之曰。道路藉藉。俱謂此案。梁公喜生事。誣良善。今子言若此。然則真有冤耶。某笑不答。公亦實不問。但飲酒劇談。頗相得。公請結金蘭之好。亦不辭。遂焚香交拜。並拜其母。次日復詢以是案。某猶不答。公怒曰。我輩旣結弟昆。當以肺腑相示。豈容復有隱藏。然則弟尙以兄爲外人。請從此辭。某笑曰。所關者巨。故不敢妄言耳。今當爲兄一瀆之。然不可爲外人道也。遂起杜門。復延公入。笑而言曰。兄請視弟。何如人也。公曰。江湖之姦。

士也。曰然。城鄉有不義者。必暮夜往取之。既以自贍。亦施貧乏。前月聞山陽某家。匿客貲千金。將往取之。誤入其鄰。棲于庭樹。見有男婦對飲。意態褻狎。忽聞叩門聲。婦人急收飲具。男子不知所之。卽有一病人入。步履踉蹌。入房卽倒臥牀上。婦喚之不應。撼之不動。扶之起。復倒。因出喚前共飲之男子入。出鐵釘一。自髮際中釘入。滾地移時。卽不復動。其男子去。婦遂號呼。四鄰入視。余亦混入其中。均以爲中毒暴卒。無驗及髮際者。昨開檢時。某亦在場。見共飲之男子。手伸三指暗記。山陽倣作。雖驗及髮際。亦報無傷耳。言此已在第二夜。公推倦而臥。次日。公遂至袁浦。謁節相。具陳一一。復檄山陽縣。會同清河阜甯。督率三縣倣作。一同開檢。果于髮際。出巨釘一。傳奸婦上。訊之不服。喚某至案前。令陳是晚謀害情形。歷歷如繪。遂俯首服罪。卽供奸夫姓名。縛之至。不復諱飾。一如婦供。並論如律。節相益重公。遂薦諸朝。不數年。觀察淮陽。迎某母子至署安養。復爲之置田產。立室家。終其身禮之如親昆弟云。

### 貪官慘報

道光年間。慈谿令傅某。貪污鬻獄。謗聲載道。數年調署定海。一如在慈谿所爲。未幾病卒。殮以

富陽石灰。藉以衾篋。尸腐。血漬。汚灰。灰中火發。焚燒尸棺。姬妾多而無子。一一從人而走。存殍均不能歸故鄉。其受報亦慘矣。

雷警不孝

慈谿小東門。有馮某者。不善事母。拂意輒怒詈相加。居於樓房。樓牆外卽隙地。一日雷震壞其牆。墮其人於樓外。兩手搭衣廚上。兩足懸空。若一失手。卽墜下無生理。乃大號呼救。自稱不孝母親之故。自後改過孝順。決不敢違。於是其母令人取長梯。倚其足下。始得下。從此不敢忤逆矣。

刀筆

慈谿人。有陳三秀者。刀筆爲生。髮逆再陷慈。被殺者甚衆。三秀旣被殺。且斷其手。非刀筆之報歟。三秀有弟。中道光己酉科舉人。辛亥秋閒患瘡。同里有林姓人。爲走无常者。常往來其家。囑林於冥司簿中。查覩此生前程如何。越日報之曰。爾名在第一本簿中。開卷約數名卽是。問何故。曰。此貴人簿也。名愈前。則愈貴耳。越數日。寒熱不退而死。所謂第一本簿。開卷數名卽是者。

死期之在即也。貴人之說。乃誑之耳。孝廉與兄同居。蓋多倚其勢云。

### 劉會元

劉會元。有慶。宰江右之玉山。廉明而勤。案無留獄。訟者非有應得罪。不輕拘候。時有成衣某。爲某案質證。將集訊。而劉公以要事督郡。差役盡拘兩造及案證於飯歇。以俟其反。成衣之妻。聞夫被押而懼。以爲公不輕押人。押則必犯重罪。急攜其幼子入城探視。值山水發。落水死。及公回案結。成衣歸而無家矣。因自縊。而公弗知也。逾月公復晉省。甫下船。忽叱家人曰。艙中何來婦女。視之無人。及下艙。復曰。汝何人。敢攜幼婦穉子。擅入我艙。家人視之。又不見。衆疑其船有鬼。勸公易船以行。勿許。舟發。公背倚窗觀書。窗忽塌。公遽倒身落水。如有曳之者。急撈救。至三里外。始得公屍。卽成衣婦子落水處也。公歿之逾年。玉山城隍廟道士。夜夢新城隍到任。則劉公也。蓋勤善德也。劉公轉以勤故。致誤傷三命。而身自受其報。書云。怨豈在明。不見是圖。爲上者。而必圖及于不見之怨。甚矣。其難哉。雖然。彼三人者。固冤數也。而劉公平日之聰明正直。以偶不及檢。而罹是慘報。不尤冤乎。余則曰。是亦數也。蓋其水戾。本不能免。特因居官能勤。故歿

而爲神。則彼蒼之鑒觀。固不爽耳。此道光晚年事。

牛痘可信

牛痘之法。種在人之消燂。清冷淵兩穴。不拘寒暑。不必禁忌。小兒生四箇月後。只要無瘡癩諸疾。證便可隨時引種。其胎毒輕重。則顆數不定。種幾顆。則發幾顆者常也。並不用藥。自然灌漿。小兒飲食如常。若無其事。旬日之間。收廳成功。消燂兩穴。在少陽三焦經。三焦者。人身最關之府。總領五臟六腑。營衛經絡。通內外上下之氣。於其關要之處。引之。從皮毛經絡直傳而入。縱有胎毒深藏於腎。亦自然同時引出。金鑑所謂。引其毒於未發之先者。卽此。張玉種痘新書。所謂以好苗而引胎毒。斯毒不橫而證自順者。亦此意。凡種痘乃用引法。而引毒從深處同時而出。不受苦楚。不耽驚險。則牛痘爲最便最妥也。夫牛土畜也。人之脾屬土。以土引土。同氣相感。故能取效若此。本草綱目云。用牛銜能稀痘。取其有牛血耳。牛銜尙能稀痘。則牛痘必稀可知。且痘爲小兒一大關鍵。宜先事預防。不可聽信婦人小子之言。以牛痘爲太暴。致貽後誤。牛痘自種後。至三四日始露形影。發出突頭。五六日起小泡。六七日水足灌漿。微微起癢。八九日漿

足兩靛底微疼。略似結核。頭額掌心。俱見微熱。此周身毒由此出也。其痘灌漿足。有如藁豆。大白豆大者。第九日腳外暈散。熱退漿轉黃臘色。漸次變蒼結廬。屬落光澤堅厚。則大功告竣矣。夫牛痘盡美盡善矣。而最不利于塞鼻。痘醫牛痘不必延醫。又不利于看痘。幼科牛痘無餘毒遺患。又不利于外科牛痘。勿藥可喜。亦不利于藥舖。每有謀利者。暗中妒忌。互相煽惑。竟以牛痘刺種爲傷人。而更造爲再出之一語。此種浮言。斷不可信。育子者當奉牛痘爲希世之寶可耳。按牛痘盛行於咸豐同治間。予之四子五子。均用牛痘種之。絕無所苦。男女孫不下十餘人。在閩在杭。均種以牛痘。或以再出爲可慮。試再種之。必不再出。亦曾試將一二人再種之。而竟不出。此尤可信者。以故人家之過於珍重者。於次年複種一次。其不出者比比也。

### 胡封翁

胡向山太守之封翁。金山刑房吏也。存心忠厚。舞文事素不爲。值金山有盜案。事主跌傷致死。捕獲首從三十餘人。時功令嚴。劫盜傷人者。無分首從皆斬。適翁承行此案。見彼三十餘人者。皆失業貧民。不忍其悉就戮。乃以起意行劫。及下手致死二人擬斬。餘皆擬軍流定案。令疑其

失之輕。翁力言案雖行劫。然閱其供詞。並非積賊。卽其致傷事主。亦係黑夜倉卒推跌。非有金鐵器械。似可從輕。比令慮于嚴駸。翁曰。倘于駸詰。某當任之。卽以某解省亦可。令斂容曰。若肯爲民請命。我豈獨無仁心耶。遂從其言。讞上。果駸回另擬。翁復爲文頂詳。三駸三上。中丞大怒。嚴札申飭。提案親訊。又飭令帶印至蘇。勢將參劾。令大懼咎翁。翁願隨侍至省。且曰。公如見撫憲。請悉委之某。幸而得釋。公之福。不釋某。獨任其責。令遂帶翁同行至省。入謁中丞。翁候于轅外。中丞責令輕比。詞色俱厲。令頓首謝過。中丞復曰。若初任。誰教若爲此者。令以刑房胡吏對。中丞曰。立鎖來。對曰。現在轅門外。中丞笑曰。我固疑滑吏。得賄舞文。果不謬。我當親訊之。卽飭巡捕官帶翁入。中丞叱之曰。若爲刑房吏。不知劫盜傷事主至死。應無分首從皆斬耶。翁叩頭對曰。固知之。然律雖如此。其中輕重。當有權衡。中丞怒曰。同一劫盜傷主。分何輕重。對曰。律爲積年巨盜。明火執械。殺死事主者言耳。若此案。皆失業貧民。迫於饑寒。致罹法網。事主之死。由於年老推跌。似當稍從寬典。中丞厲聲曰。汝得賄若干。敢巧言爲之開脫。從實言之。否則有大刑。翁復叩首曰。若謂吏有意爲盜開脫。吏不敢辭罪。至受賄舞文。吏素不屑爲。不獨此等巨

案。卽圖毆緝故。下吏亦不敢昧此良心。中丞強笑曰。既不受盜賄。何所爲而力從輕比。翁笑曰。不敢說。中丞固詢之。對曰。無他。公門裏面好修行耳。且大人獨不聞歐陽文忠有言。求其生而不得。則死者于我無憾乎。中丞聞而異之。見其應對從容。不似舞弊狀。因令近案諦視之。則善氣迎人。望而知爲長者。遂霽顏問曰。汝有幾子。對曰。有四子。何業。對曰。長子令儀。倖列乙榜。次三皆縣學生。四本年蒙府尊拔取案首。中丞肅然曰。此汝修行之報也。此案吾從汝。保全多命。又爲汝子明年瓊林先兆矣。遂如詳定案。誅二人。餘皆全活。令亦仍回本任。向山太守。次年果捷禮闈。次三俱貢入太學。登仕版。四廩生。至今書香未艾。蓋人欲爲善。不獨宜常有此心。且當有定識。定力。方不爲權勢所奪。世每有初念甚善。非不知以濟人利物爲心。及臨之以赫赫之威。而利害切身。初終易念。古今賢士大夫。以是喪其生平者。豈少哉。胡翁以區區縣掾。見一定而不可撓。雖以撫部之尊。又惕之以嚴刑。陵之以盛氣。而翁持論侃侃不屈。卒之已見得伸。而撫部亦霽威以聽。充是以往。雖張釋之徐有功。何以加此。謂非以定識。定力。濟其善心乎。惟以一案之故。彼中丞遽爲之反覆推敲。而不憚煩若此。繼以一吏之微。而能舍己以相從。不執初



見何其愷懷若此。胡翁可取。中丞亦可取也。惜忘其名。

閱卷不可不慎

吳深廷回家。母舅。邑庠生樂也。筠先生諱原納。僅一子。名寅。通。至少。攜帶館中。早應童子試。屢科。文皆可人意。而屢不售。道光戊申。年三十矣。科試出場。閱其文。長臆。滾做。足以冠場。決其必獲首選。而又被黜。急取落卷。兩卷皆邀評獎。連圈滿紙。因詩題官韻在四支。詩中一聯。押用姿字。將姿字內欠字。誤作皮字。似婆字。而特缺一點。旁加一大抹。遂棄不取。表弟見之。頓足大哭。遂嘔血。一月而殞。母舅因此傷悼。逾年亦卒。在閱卷者。因詩有誤字。遂不信其文。黜之亦宜。然使果係出自倩代。何致不識姿字。何致寫婆字。而作兩點旁。乃左作兩點。右作皮字。其爲筆誤。可想而知。不經細想。即行擯棄。以致傷人兩命。且絕人嗣。其爲無心之過。不亦大乎。善哉。朱詠齋學院之試士也。不拘犯下。出韻失黏。別字。有可原者。皆得憑文錄取。而於覆試曰。當堂訓飭。分別學責。受其責者。莫不感恩戴德。至今士林頌之。

勤審案

今之官箴。不外清慎勤三字。清者廉介。官本不應貪錢。慎者謹飭。官本不應大意。人皆知之。至勤之一字。則動視官爲可樂。而自便於逸者多矣。豈知只此自便一節。其造孽已無窮也。余謂不官則已。既官必先除卻嗜好。振刷精神。做一日官。卽任一日勞。縱未能造福。亦斷不可造孽。語云半世爲官百世愆。誠有所見而云然也。余需次杭省。已三十二年。每于夏秋覲省會首邑監牆外。拖屍不勝計。惻然傷之。省會且然。何論外府外縣。揆其原。皆積壓案件之故。官不理事。罪有攸歸。而幕享大俸。高坐衙齋。忍心害理。厥罪惟均。奈何羣泄泄以從事。不知所變計哉。試思一案到官。羈留多人。一爲審結。何等清爽。其爲行方便。積陰功。孰大於是。當官若不行方便。如入寶山空手回。宜三復斯語耳。今之積壓案件。大率藉詞人證不齊。遂至拖累。班館私設而不究。監屋破敗而不修。隆冬則凍餒失所。盛夏則炎熱逼蒸。其不輾轉痠死也幾希。而盜案之拖斃尤多。向使勤于審斷。所補自非淺鮮。余自咸豐紀元來。四屆握篆。統計約二年餘。行之本屬。卽已不易。事權一過。何能爲力。若彼之久于其位者。斷當求免此罪過耳。其爲大案。求審無由。則度日如歲。其爲小案。兩造願息。則望眼欲穿。無如官若幕。每醉飽安眠。日復一日。毫不動

念。遇有上官札飭。小民呈催。亦知代爲轉行。每批一候字。一宕延間。而又置之度外。經年累月。則瘼斃獄中居多。勿論吸烟酒輩。不宜爲官。卽好葉戲。好弈棋。好詩畫者。亦恐廢時失事。自謂享福。冥冥中已造孽耳。彼未久于其任者。尤有詞可藉。則大半存五日京兆見矣。然則無法可施乎。曰。有。旣不費力。亦無流弊。卽使一向惰者。一行此法。而卽不能不自勉。但令照雨水糧價式。按月一報。某日審某案。某日結某案。某日審若干案。某日結若干案。或某日直書未審案。斷無連日多日不審案者。或連日皆書審此案。斷無連審積審不結案者。同城之縣丞教職等官。責令同報。其刑友姓名籍貫。並曾就館若干次。於屢任時。先須報明臬署。於去任時。查其結案若干。該管道府。按月卽其新收舊存銷除實在四項核之。考其勤惰。行其賞罰。似此則清簡缺案無留贖。必可自了。其煩難者。或派一二幫審之員。以分其勞。將見日日做官。日日行方便。日日審案。日日積陰德矣。此事惟在臬司。信賞必罰。一意主持。蓋專掌訟獄州縣之孽。皆其孽也。以一官之孽。分其三成。亦如藩司之代賠虧項。以七十二外縣計之。誠擔不起。巡撫爲臬司之上官。其孽自不減于臬司。居上官願易易哉。今居官者多好逸而惡勞。能以此令。咨行各省。

傲爲可望政平訟理。囹圄空虛。官民長享無事之福。所裨實多。處得爲之日。操有爲之權。敬以此爲勸。

### 強項監司

陳徽言曰。吾鄉龔蓮舫方伯。綬道光初。以言官出爲惠潮監司。固優缺也。比至省。往謁大吏。大吏欲留之。俾勿莅任。蓋故爲羈束。冀其有所獻也。公一日揚言曰。某以樗櫟。荷上殊恩。簡命來此。惟知恪恭厥職。不知其他。不令吾官。則當還朝待命。若累月省居閒散。虛負頭銜。恐朝廷始意不及此也。大吏雖恚甚。然無以奪公。趣使下車。未久。卽擢至湖南布政使。

### 姚總憲

錢塘姚公祖同。提刑東粵。性孤峭。有幹濟才。初下車。事蜩集。茫無端緒。公撥冗清釐。不數月。處之井然。一無所廢。嘗謂屬吏曰。爾等有公事可來見。否則不必數數及吾門也。署中上下。規制森嚴。鎮日閔然。無驕汰侈靡之習。大府亦以其弊絕風清。相率畏敬而愛之。洊升至開府。未久。卽內召還朝。旋遷擢至左都御史。接姚公與家大人。嘗同京宦。來往素密。後鄰省同官。亦頗

稍得佩其才而微嫌其刻也。

循郡洪節婦事

洪節婦者。居西安禮賢門外之吳頭塘。母家六都楊氏。讀書舊家也。頗稱殷實。節婦生而失乳。父母覓乳媪不得。惟鄰洪婦有乳。洪貧家也。與之商。洪氏曰。能與我爲媳則可。否則吾乳將以養兒。不能爲人乳女也。楊父母思女不得。乳必死。洪雖貧苦。不猶愈於視其死乎。遂諾之。及節婦長。美而慧。父母悔之。索女歸家。洪不肯曰。既許我爲媳。今撫育十餘年而悔之。必不可。父無奈。與之田十畝。以助女焉。無何父死。母以愛女故。終不舍。復召洪婦及女至家商之。洪終不肯。母乃謂女曰。汝願歸家。衣綺食肉乎。抑願歸洪氏。敝絮而鬻藜乎。是時節婦年十四。遽曰。兒既幼許洪氏。則罔洪氏婦也。貧亦命爾。母禁不使返。數日伺間逃歸。俄而母又死。兄弟七人。以門戶故。殊不願召妹至家。時方夏。節婦粗布敝衣而往。兄嫂爲之易服。留不遣。闔家勸之。節婦終不移。至冬歸洪之意愈堅。兄嫂怒曰。汝既願歸洪氏。勿再入吾門。所服不得將去也。節婦度不。破顏面。終不得決去。遂解衣攤牀上。服原衣而歸。其姑喜曰。吾以汝爲絕矣。而仍歸耶。節婦曰。

我生爲洪氏婦。死則洪氏鬼耳。不逾月。翁得病。姑曰。恐有不測。不如即成婚。且使彼兄弟息念也。遂命節婦成婚。是年年十有五。次年舉一子。不久姑亦病死。及年二十有一。而夫又死。遺田十畝。節婦乃刻苦操作。自理農務。問爲人作針黹。得值以撫孤子。子長取婦生一孫。而子又死。咸豐八年。孫甫九齡。而髮賊至衢。避亂者紛過其家。俄而賊已集門矣。節婦急攜幼孫及媳。挾蓑衣三領。米二斗。帳一具。微衣什物數事而奔。賊若弗見也者。當是時。節婦不自知其何以出。亦不自知其何以能挾諸物也。回視後來者。則多被賊戕矣。先是前一日。節婦暈去。見一老人。鬚垂至腹。引節婦至門外。手指右而示之。則刀豆一堆。又指左而示之。則絲瓜三枚。曰。汝明日慎毋往刀豆處。行往絲瓜處去可也。言畢忽然不見。恍惚如夢。次日左行。遂得脫。力走七八日。匿深山中。媳孫具獲全。今節婦年六十六。孫名新有。年二十四。種田八十餘畝。頗自給焉。余至衢聞其事。因歎節婦之能爲其難。而天固有以相之。遂書之以俟採風者。

張氏忠厚

張松坪太守德容曰。余家自先曾祖允善公。宏梓由歛至衢。居西安小南鄉之黃檀口。爲小賈

易以勤儉自食。積數年。稍自給。近村欺其勢孤。頗陵壓之。凡人所不欲者。多強之於公。不允則必生事以脅之。公不敢與校。惟遜讓而已。有吳姓之山。林木荒落。以與人無受者。迫以歸公。索償八十千。明知其不值。然不得不受。乃雇人代爲薪。而以其根作炭。豈知炭適昂貴。售之已足八十千之數。而薪則大獲利焉。又一年。歲豐穀賤。居積者壅塞不得售。買者皆料以爲必賤極也。復以貴價迫公。亦不得已受之。俄而山水大發。米價驟長。竟獲倍利。昔人謂小人所爲。無往不福。君子觀先曾祖之事。益信。又先大父金村公。諱文詩。讀書應試。始入西安籍。家漸裕。忌者猶未已。田賦細故。輒訟奪之。幸賢明長官。皆爲剖白。平生好施予。貧乏者多周之。以此得鄉里心。故忌者無所施。得稍安。性至孝。事曾祖母怡養承志。終身如一日。年四十餘病篤。執款求醫。聞曾祖母小有不適。即日束裝歸。族人囑俟病痊。大父曰。安有聞母有疾而自便者乎。及歸。曾祖母固已無恙。而大父病以此彌篤。先祖母爲具飲食調養。必問母有無。對曰。有然後食。否則必令進母。雖病篤不忘。蓋至性然也。

張封翁。諱世傳。號薇垣。松堦太守父也。兄弟五人。翁居長。孝友性成。不蓄私財。通經學。尤好左氏傳。應小試。闈郡人士。無不樂與交者。好客。座上常滿。與人無忤色。見之無不改容。人或有謂其濫者。翁曰。以吾觀世之人。未有不可相與者。嘗喜誦張船山詩云。平生頗愛東坡語。世上曾無不好人。其豁達如此。好書籍。西安地僻難得。購求插架。亦費千餘金。鄉里鄙人有謂其不知惜財。頗以聚書爲非者。翁笑曰。余旣蓄此。雖不能用。後人必有能讀之者。若不讀書。不知理義。卽守此財何益乎。其後家業中落。兄弟分產。人有謂居長可多得先業者。翁曰。兄弟同體。豈有自多其產。而以其餘與弟者乎。己亥歲。太守補弟子員。心雖喜。而不敢見於面。以弟未售也。及後半歲。弟亦獲售。乃喜形於色。至道光中。食指繁多。而婚嫁喪祭。日以不給。往往告貸於人。有戚姓者。以放債爲務。因稱貸得七白金。其息甚重。至期不能償。則疊算之。併本而行息焉。後愈重。愈難償。積四五年。乃累至七千。翁及弟窘迫無計。僅有棲屋一所。值數千金。與戚姓相近。乃浼人關說。以屋作抵。外餘再備銀以足之。摒擋一切。尙短五百金。不得成議。時其至親鄧翁頗豐裕。見放債者太苛。意頗不平。乃慷慨言曰。此五百金。在我歸之何如。戚乃允諾。其日八月十



五也。說定後。將契券鎖鑰交割。至十六午刻。不知何以失火。而其屋焚如。早半日。則張姓危矣。禍福之機。問不容髮。可畏也哉。

戒殺

丹徒安港江面。有老龍聚族以居。生息蕃衍。沿江漁者。嘗捕得龍大如盆。以獻富室趙某。趙甘之。厚予之值。漁者益百計捕龍。得卽獻趙。恒獲重利以歸。如是以爲常。越歲餘。趙忽夢至東嶽廟。與一人對簿。銳頭而肥軀。自稱江中老龍。訴趙以口腹之欲。殺其子孫不少。嶽帝問趙。趙具服漁者獻龍狀。帝因責趙曰。老龍窟宅于有<sub>下上</sub>此年。素不爲行旅害。彼漁者何知。爾素封之家。不知放生惜福。乃反縱其饕餮。多殺生靈。陰律不能爲爾貸。趙哀求改過。且發願如蒙釋回。當戒殺放生。凡牛犬及不常見之物。永禁不食。以贖前愆。陳乞再三。乃命薄予杖責。以洩老龍之忿。杖訖復諭之曰。一念之善。鬼神福之。爾果能戒殺放生。永禁牛犬。自有善報。若仍恣肆如前。不爾宥也。因命鬼役導之出。及醒。兩股青紫。腫痛數日。杖而能起。不自隱諱。述以戒人。遂舉龍鱗龜鼈及牛馬豕犬之類。合家戒食。又不惜金錢。買物放生。數歲之後。家資益富。財雄一鄉。

律有難索

川省秀山陳譚氏。幼與李二麻子通奸。嫁陳姓三日。卽生一女。後受李二麻子之囑。欲毒斃其夫。誤將夫弟毒死。招解至省。歸讞局復勘。局員吳蓮芬。定以斬決。其時廉訪爲陽湖呂堯仙。呂因李二麻子。已死於縣監。是夫弟之命。業有人抵。則陳譚氏可從寬審結。屢爲吳言。吳不爲然。一日呂又向吳始則婉商。繼則力言。吳曰。此案推勘至再。毒爲陳譚氏親下。則陳譚氏斷不能生。律有專條。曰。奸夫奸婦。謀毒本夫。已行。無論傷與未傷。皆斬決。是不論傷。但論行也。其皆字。論指傷不傷而言。非指夫與婦而言也。夫弟之命。本不擬抵。將來定案。祇曰。除誤傷夫弟。輕罪不論外。雖李二麻子已死。陳譚氏安能有耶。呂不得已。始從吳斷。蓋呂甫由編修。擢高廉觀察。未抵任。卽擢蜀臬。祇知求其心之所安。不知律有難索也。然律亦情理兼盡。無絲毫偏倚耳。

四川奇災

道光三十年。四川甯遠府地震。城垣廟宇。衝毀。崩塌殆盡。叩海水。潰起丈餘。壓死溺死者七萬多人。時值府試。外縣之生童商販。入此劫者。亦復不少。太守牛雪樵。時居考棚。所居之屋全傾。

一大樑將其打入牀下。其樑橫架在上。竟未殞命。但礙爲樑所壓。醫治半年始瘥。尤奇者。後檢埋各屍。一女屍。爲大木釘入地中。牢不可拔。

孫巡檢盡忠

江蘇巡檢孫占五。諱錫琪。紹郡山陰人。嫻習經史。且工書畫。儒吏也。咸豐九年。署常州陽湖縣典史。哀矜獄犯。咸戴其德。至十年暮春。賊犯境。其時文武多囚。公他出者。孫獨毅然自任。督同兵弁。激勵民團。登陴守禦。以待援兵。四晝夜。目不交睫。賊亦望而生畏。嗣因城上火藥將盡。親詣藥局搬運。適股匪鬻至。環攻愈力。衆難支持。賊遂撲城。駕梯而入。孫連藥至武廟前。忽遇賊。猶復督團巷戰。知勢不能敵。遂返署。正其衣冠。釋放監犯。衆皆曰。此仁人也。願各盡力保護出城。孫正色曰。我當盡其職守。與城存亡。爾等速去可也。言未畢。而賊已至。衆犯各執器械。猶手刃髮逆數人。迨賊日至。脅之使從。孫厲聲痛罵。賊恨之。遂碎其身焉。嗷呼。一微員而能全大節。忠矣。其僕朱姓。於十一年十月。自賊營逃出。至上海與小主人塗遇。同回原籍。縷述其事。亦足見忠烈之必宜有後也。

遷屍獲報

蕭春頤司馬之尊人。品三封翁。官湖北宜昌府司獄。值白蓮教蹂躪楚省。宜昌告警。封翁令一老僕。侍司馬入都。依其兄之部。榘者。時骸骨盈野。常于當道遇一死屍。乃裸體橫陳。司馬惻然命僕夫埋諸道傍。並撤已所坐紅氍毹以裹之。辛酉闈中。本房某太史。得司馬卷。將棄之。忽覩案前有物。植立。徧體皆紅。而不辨面目手足。大駭。疑所棄卷有他故。復取閱。以爲不佳。決棄之。則是物復植于前。三棄三現。遂薦諸主司。大遭申飭。是晚主司亦屢有紅色者。往來案側。有知某太史棄卷事者。舉以白主司。主司領之。至夕復睹紅色者植立于前。姑取卷復閱之。實諸落卷中。則植立如故。不得已取中榜尾。揭曉後。太史以詢司馬。司馬茫然。歸語其僕。其僕曰。是殆當日道傍所埋死屍乎。司馬曰。何以竟體皆紅。對曰。主人撤所坐氍毹以裹之。豈遂忘之耶。司馬恍然。後司馬以大挑得知縣。官江蘇。有蕭青天之稱。洊至蘇州府同知。其宰南匯也。有惠政。歿後。其眷屬僑寓茲邑。咸豐甲寅秋。邑遭匪擾。城陷。匪黨多鄉民。相戒弗犯蕭青天家。翌日具舟楫。盡舉其家衆財物。護之出境。羅拜而去。雖盜亦有道。亦足見廉吏之可爲也。

某孝子

○戒錄

第七卷

卷一

三十四

某孝子。忘其姓氏。家杭城東園。以肩挑謀生。母年老。病廢而瞽。娶妻生子女。咸豐庚申春。賊竄杭城。將陷之頃。某語婦云。吾將負母渡江避寇。恨不能揭簪同逃。以子女累汝。生死非所計也。婦泣諾。母亦以身旣老疾。死可無憾等語。哭斥其子。令攜婦孫偕逃。某不顧。遽負母行。母齧其背。冀負痛釋手。某忍而馳。將至望江門。遇賊隊十餘人。忽一賊呼曰。爾非某耶。負者何人。某遽諦視。認爲當年同業染者。遂以負母避難告。賊云。後黑衣隊鬻至。嗜殺人奈何。某泣求救。賊遂率其黨護之行。某竟得與母安然渡江。流寓蕭邑。越七日。張壁田軍門收復杭城。某聞信急回。見牆屋已毀。意妻子必不免。因撥瓦礫。冀覓其遺骸。聞井中啼哭聲。某遂發覆。則妻與子女俱無恙。引之出。詰其故。蓋賊至時。婦以子女累。不能走。知無全理。家故有井。先驅子女入。而已亦溺焉。時天久雨。井水故漲。迨婦入井後。水漸涸。得偕子女伏處。飢則食井溲。亦無所苦。屋傾時。橫橫架井上。以是得無害。迨某躍瓦。子女故得號而出焉。儂有陰庇之者。殆孝德所感歟。

建光已亥

林州蠶里鎮某甲。兇悖不孝。常毆辱其母。有子爾三歲。溺愛異常。園子譽母。習爲固然。其妻常勸諫之。弗聽。道光己亥除夕。甲晨起外出。其母方劈柴。孫立母後。斧起柄脫。著孫額立殞。母驚號。媳至。曰。事已如此。請速往小姑家暫避。夫回。媳自當之。弗令辱母也。母從之。掩泣而去。下午甲回。妻語之曰。汝出門後。母爲小姑家接去。過年立逼而行。我旋至廚下洗菜。聞兒哀呼聲急。趨往視。則跌撲石上。頭破氣絕矣。奈何。甲怒詈其妻。即買棺殮之。西鄰某嫗。素好饒舌。遽以實告甲。甲立往市飲酒盡醉。徑赴妹家。告母曰。母甫出。孫不幸失足跌死。已買棺殮。今日除夕祭先。媳婦以傷子之故。事多失頭落尾。欲請母歸照應。母見其語誠。遂與偕歸。途經曠野。竟縛母于樹而弑之。且剖腹取腸。歸以予妻。託名豬臟腸。令煮以祀先。遂復往市中。婦手檢其腸。不類豬臟。反覆再四。恍悟其夫必已弑姑。念此兇徒。終罹法網。遂閉門自縊。忽雷電大作。震開室門。妻墜地復醒。而甲擊死于市。心腹破。五臟盡出。口尚能言。歷敘行弑情狀。遂自嚼其舌。噴諸地而死。身黑如炭。皆有朱篆。莫能辨認。饒舌之嫗。亦同時被殞。

好善

龍山顧氏。世有隱德。每遇歲除。視鄉里之貧而有行者。輒攜錢米。伺天暝人靜。陰擲其戶內而去。有蔗村翁者。好義尤篤。鄰叟某。貧而死。爲棺殮之。並資助其後人。一日翁獨坐中宅。時方午。隱几假寐。見鄰叟入。急蹤之。不復見。未幾。壺內報分。婉得男矣。

孝行克昌

江邑潭源姜孝子。諱驩。乾隆末諸生也。後母病癱。家貧在近村教讀。適館時。每飯自甘藜藿。舍肉遺親。攜歸以承歡焉。將去。囑細君晨夕潔膳。其妻亦善養志。唯唯聽命。越一二日。又携肉殺歸。始終如一。數十年。孝養無間。其母得孝子賢婦仰事。遂忘其病癱之苦。一日步月。自館回。見路旁淺泥中。忽騰光燄。視之。滿瓶白蠟也。手歸起家。五子俱致巨富。登武闈者數人。孫曾輩聯步膠庠。迄今簪纓不絕。噫。孝子之後必昌。其信然歟。蓋孝子一生懿行。詳載家乘。未獲全窺。即所聞者而爲之志。

囑匪

道光二十五年間。川中囑匪甚熾。有所謂蔡燿天。鑑竿子。母豬油等人。大小不下數十起。橫

行擄搶。漸逼省城。潘木君先生秉臬後。認真緝捕。解省者日以百計。已無暇按律定擬。木君坐城隍廟。卜諸神。可宥者陽答。不可宥者陰答。得陰答。則立行杖斃。境賴以安。其時有丁通判。史知縣。仰承憲意。橫緝暴訊。不問真僞。肆行殺戮。丁後於坐堂皇時。忽瞑目向外曰。我就來。卽垂頭而歿。史後得偏身疼痛證。皮肉青紫而歿。灼然知爲陰譴。潘之意在除暴。當其凶焰方張。其勢不得不嚴。而丁史則其意在爲能吏。陰律之辨公私。蓋如此其審。按潘木君。後洊升中丞。死于雲南回匪之難。

### 收鬼符

山左周寶傳。向任大幕。言始之僑寓省城也。賃一大姓之屋。偏院三間。其妻素患羊角瘋。移入後。其患彌甚。大姓正屋中。夜夜鬧鬼。大姓之子。一日持棍亂毆。傷及其父。於是喧傳其屋不吉。僧道頻來。鼓鑼時響。迄無一效。後有人言。新繁縣儒士某。善驅鬼術。盍乞其來。主人親往叩請。再三始至。其初至也。周視各屋畢。於廳事向外。安一矮桌。焚香。跌坐。啐經。二鼓後。持一盃水。跪而畫符。口喃喃不絕。至四鼓。閉目少息。隨起又誦。又畫。一交五鼓。其情狀甚急。頭面汗涔涔下。



或以手畫水。或以手外招。或笑臉迎之。或瞋目示之。備諸醜態。五更將絕。亟以手握盃。將水傾入一罈。用黃紙封其口。用硃筆畫其上。曰。億矣。可報命矣。主人請言其詳。曰。此屋共七鬼。最後以剪刀自戕之女鬼。甚狡猾。萬不肯來。雞將唱。始爲其獲住。毋不受一錢而去。後其宅竟安。奸近殺。

錢金粟先生。爲冥官最久。京師嘗傳其二事。止海趙斗垣給讖。偶患小恙。延金粟先生診視。斗垣家新僱一老嫗。告斗垣夫人曰。主人之病恐不起。夫人斥其妄。嫗曰。非妄也。昨夜即錢大人審生。詞色俱瀟。未三日而斗垣死。金粟先生每五更即起。晚間令廚房熬一甌粥。至五更。令更夫攜進食訖。然後外出。一曰。更夫循例告粥。金粟先生但曰。曉得不許送進。迨曉親攜至後院。金粟先生撞破。並未聲張。其僕婢密謀下毒粥中。賄更夫以進。而金粟先生固已先知矣。

戒子勸中鬼

儀徵余歲才伯雲。書法絕佳。其家園業。屢中敗。諸債逼迫。遁而之京。道光歲子。就試北闕。八月

十五夜二鼓後。試策已完。偃臥號中。隔簾見月色皎然。因思無家可歸。非得一科名。不克自振。萬慮叢集。忽見簾上一人影。初以爲同號生。閒罝甯月。諦視乃高髻雲鬢。不勝駭愕。坐起自陳名姓。並述生平。絕無害人之事。奮氣衝簾而出。回顧杳然無迹。未幾而隔號沸然。喧傳一人中惡。被鬼扼喉而死。伯雲亦卽於己丑七月病歿。簾上鬼影。固非爲渠而來。其衰氣已不足畏。故鬼敢立於其號前耳。

### 火災

道光乙巳四月。廣東學署轅門。酬神演劇。是日以彩帛結棚。男女觀者如堵。卓午有人方支頤吸烟。忽風颺其火。盤旋棚際。頃之火燄轟烈。竟燒斃千餘人。於時父兄之尋其子弟。與子弟之尋其父兄妻嫂者。哀號之聲。徹道路。知南海史君樸。親至點驗尸骸。見皆層累而積。各以手相挽。若不使其得逸者。亦異事也。飭屬認取。餘皆瘞於城北七星岡。合郡官紳。復作道場。禳祓十數晝夜。而於瘞處環以短垣。立碑題曰。火化叢葬之冢。其左建義莊。以司香火。每至清明。挈壺盞來拜掃者如雲。哭聲震野。率累日不絕。

風俗移易

陳炯齋徵言曰。世事推遷。無歷久而不變者。聞曩日廣俗尙敦樸。老幼男婦。衣履皆大布。雖家積千金。其行旅他鄉。跣足擔簋自若也。近則鄉里販夫之子。靡不鮮衣怒馬。侈然快意。而城市概無論矣。十年前。婦女妝飾。平髻垂髻。頭面光淨。近則濃脂厚粉。頸後大髻長尺許。粵俗呼婦女燕尾曰髻以纖妍女子。而爲此態。彼炫其美。適甚其醜怪耳。士大夫向皆深衣大帛。冠服合度。粲然可觀。近則尙狹尙長。不分衫袍。俱垂踰骭。人情厭故喜新。淫巧是尙。風俗奢靡。生計日蹙。有心人於此。能毋浩歎。粵東鄉宦羅椒生先生。嘗上崇儉去奢疏。探本之論。大有關於世道。而或者且哂其迂。謂非當今救時所急。良可惜也。

咸豐丙辰雷

粵匪跨江而踞瓜鎮。大帥集舟師於焦山。以堵其由江入海之路。有李某者。本艇船舵工。積勞得把總。行恣肆。恆有南塘夜出事。丙辰之冬。有翁媪自揚州攜家南渡。駕舟揚颿下駛。經李舟傍。李招致其舟。託盤查爲由。率其徒入滄搜緝。傾筐倒篋。得銀二百餘兩。金銀首飾盈匣。盡沒

入之。翁媪不伏。爭索再三。李惕以威。翁懼。請捨首飾而還銀。不可。請盡捨之。而薄給行李資。又不可。翁勃然曰。世界反覆。豈遂無天日乎。反舟解纜。李慮其控已也。因爲好語以給之曰。吾特與爾戲耳。然日暮攜取不便。請候明晨。盡歸原璧。遂維翁舟于舵樓之下。至晚鑿空以沈之。翁全舟及兩子溺斃者十一人。當是時。李同舟二十餘人。其不預謀者五人耳。餘皆從而染指焉。有水勇某甲。素奉三官道教。非遇戰陣。卽日夜跪頭。船底諷三官經。聞是事。以爲非私念。曰。此必有顯報耳。其黨皆誹笑之。翌日。李訪友于他舟。驟患頭痛。急喚渡歸。至江心。忽停橈不前。李詢之。舟子指李船曰。君不見船頭有雷神。怒目而立乎。李大怒。叱爲妖言。毆之。舟子不得已。鼓楫而至。李甫登已。舟霹靂一震而斃。同舟人見雷發船頭。皆趨避于後艙。雷復大震。劈舟爲兩截。其後截及人皆溺焉。前截仍浮水面。時某甲尙誦經於頭艙。聞雷聲屢震。出視見李斃而船僅存其半。因呼前渡舟救之。前截亦沈。其不預謀者五人。早爲雷提至對岸沙灘。移時始醒。詢之曰。當雷震時。亦隨衆奔匿。恍見金甲神挾之以行。如夢如醉。初不知其何以至此也。丙辰之夏。丹陽北門外。有卒五人。同行赤日之中。雷震驟起。斃其三人。其二人皆無恙。或詢三人。平日

所爲二人惕然曰。今日始知雷震可畏也。此三人者。平日從軍所至。專以發掘墳墓爲事。不虞其上于天怒也。自粵匪擾亂以來。弱肉強食。比比皆是。攘貨物如探囊。等人命于刈草。如某弁者。豈少哉。而况一舟之中。若者善。若者惡。又孰從而辨之。異乎雷霆一震。涇渭立分。同惡畢誅。無辜罔及。誰謂天夢夢哉。

妒婦惡報

同治癸酉秋。張子青尙書。來遊西湖。其在蘇撫任內。曾推恩及先代。又敍同年甚篤。頗蒙垂青。一日與高辛才江小雲兩觀察。合讌之湖舫。夜以繼日。談論頗歡。因述其所聞往事云。陝中趙藹南大令。壯年無子。以道光戊子鄉榜。大挑一等。補直隸河間知縣。妻某氏。陰狠而妒。有妾不相容。幾于無日不鬧。藹南將妾遷外另居。妻雖不願。而無可如何。其屋卽與但司馬宅爲前後鄰。眷屬常有往來。適正月初旬。藹南赴省。而趙妾往。但太太處拜年。但太太知其久未入暑。謂拜年必不可已。慫恿其去。但借以已車送之往。比入署。則妻出見。亦頗歡。寒暄久之。欺待備至。並留飯焉。又久之。酒肴至。遂請入筵。而隨從之僕婦頗黠。聞有變。卽掣趙妾後衣。教以戒飲。蓋

已知置毒焉。故每舉杯。僅及唇而止。趙妻再四強之。責以無禮。迄不肯飲。遂直前將妾之髮。摔及地。怒不可遏。順手以榔頭。很擊其首。血出。擊猶未已。經家人勸止。趙妾已暈去。其僕婦遂扶歸輿。輿夫以滿身血迹。有難意。令將已衣兜。至頭面。既免血污。又可避風。一氣馳回。但府。而但司馬慮有人命。不令下車。押令還其已屋。及夜而妾斃命矣。未幾。謫南自省歸。妾家已控府。竊南欲寢其事。遂赴府婉求。商以已意。謂妾家自可以贖安頓。求免辦案。郡伯允之。踰日。忽有肅甯令。闖入府署。言女鬼附身。迫令告病。謂其前生居官斷案。人命無償。冤莫大焉。惟念我今生尙孝。貸我一死。否則索命。蓋卽孫翹江大令一事。已載在前錄者也。河間守駭曰。數十年之冤鬼。尙靈爽若是。此亦一人命也。可含混了事乎。遂背前言。將案詳出。而趙妻入獄矣。是時直督爲訥近堂先生。謂宜照例嚴辦。欲置之死地。而核諸律案。尊長置卑幼死。只得遠戍。凡在婦女。于案結後。例得取贖。故凡袒其妻者。皆以不死可贖之語慰之。並言不過獄中遷延數時。卽可出而無事耳。乃久之未出。趙妻之忿恨。所不待言。一日以手槌胸自罵。而每一槌胸。卽有血自胸溢出。左右拍。則左右血出。本幾瘕死獄中。咸謂死時。狀似其妾則。冤鬼附身索命無疑也。

翎枝某

嘉慶甲子以後。白蓮教匪既平。海內靜謐。軍功保舉。翎枝漸少。惟某明府。獨戴藍翎。遂以翎枝。某呼之。性奢侈豪蕩。歷宰要缺。媚上詐民。財多益橫。每遇宴客。珍饌滿台。數杯後。輒驕態大作。無故訶責庖人。珍貴器皿。以箸夾之。連食拋擲於地。碎之勿惜也。嘗招某客。客亦貴傲。酒數行。某驕態復作。客曰。饌實不佳。令人難以下箸。毋怪君怒。吾爲主人出氣。言畢。兩手掀翻食案。所陳磁玉玻璃一切器具。琤琮作聲。悉皆碎裂。大笑拂衣而去。某亦無可如何。座客快之。又嘗盛筵邀上官。著新製貂皮短後衣。自往廚下察視。新割牲懸柱。血汙其衣。大怒。立呼役。卽廚中杖之。杖畢。卽解衣擲地云。汝等分之可也。凡服役者。喜則賞。怒則罰。故人畏其暴。亦貪其賞。後病篤。奄奄一息之時。自言作令二十年。傾人家。蕩人產。所入數十萬。今安在哉。悔亦遲也。身後尙餘一二萬金。衣飾稱是。乃鼠竊狗偷。旋化烏有。眷屬回京。不久已居灰棚矣。姚美溪曰。余初來閩。談者言其驕奢淫佚。揮霍暴殄。種種狂謬。非目覩者不信。尙有劣迹多端。瑣屑不足道。洵純袴中敗類。別有肺腸者也。

## 妒爲大害

婦人之妒。常情也。然其心不過奪寵爭憐。果能調處得宜。尙無大害。惟男子之妒才。其禍患不可勝言。隨園過扁鵲墓詩云。一坏尙起膏盲疾。九死難醫嫉妒心。此隨園因後起復秦中。遭讒見忌。不得志。歸途感鵲之事。作此以自況也。可知妒之一字。爲男女同病。男無才則妒有才。女無色則妒有色。愈無則愈妒。若已之才色。亦本出衆。度量復超越庸俗。一旦遇與己同者。方且相憐相愛。引爲同調。如少陵之于青蓮。南康公主之于李勢之妹。古今來。殆絕無而僅有者矣。夫男之才。莫如曹瞞。女之色。莫如武曌。而又有權勢以助之。遂致有覆巢碎骨之慘。甚矣妒之爲害也。偷人人皆以大公至正爲心。不存絲毫嫉妒。旣不妨賢。自無病國。曠夷髮匪之害。當早除矣。

## 廉訪戒賭

幕中案牘餘閒。偶以博弈消遣。不致曠誤公事。有時欣然一聚。此或在不忘之列。而賓主聚賭。則不可也。乃有某廉訪。不甚留意公事。數至幕室。與諸友爲葉子戲。每局必邀刑友入座。刑友



本酷好此。又以其多貲。從不欠賴。而其妻性喜儉。心弗喜也。其夫勝。則尙可。敗則不免譏諍。且出貲頗難。適兩日小敗。方在嘵嘵勃谿。廉訪又至。笑謂其刑友。尙敢一戰否。友強應之。突聞廡內大聲。作越語長聲云。大音滯人。音寧倒要請教。音告大人。二字音同上。請我音哦哩師。音西爺。音牙來打音黨牌音爬簡呢。辦公事簡呢。廉訪聞之。掩耳疾趨而走。以轉身太急。爲門限絆。跌倒地。亟爬起。神色駭然。吐舌搖首。十數日不敢至。衆皆竊笑。其夫趕入內室。扭結相毆。怒而移榻於外。或謂其妻太過。予則謂其夫本有不應。妻何尤焉。廉訪每語人曰。此生平第一大釘。從此可戒賭矣。

嫠婦重師

吳門向稱重師。不獨科第世家。卽尋常士庶。力能延師者皆然。嘗聞某氏嫠婦。撫獨子。不惜重脩。訪求良師。課讀其子。年十二三。粗解作文。而教法既善。母亦毫無姑息。是以竿頭日進。五經三傳三禮誦畢。入股成篇。師患咯血。需遠參半兩配藥。婦出之。無吝色。師請藥肆。照時價抵算。脩金。婦堅止。脩仍照送。師病旋愈。感甚。每夜漏三下。讀勿息。冬後嚴寒。一日講解甚久。婦屏後

靜聽。僵凍難支。師笑曰。此時安得白酒醬腸一飽。禦此寒氣乎。又刻許罷講。忽見婢捧出熱酒一椀。醬炙豬腸一盞。熱氣熏騰。香味流溢。師大喜。猶謂購諸市肆。繼思時已深更。未必有此。詢之婢。果出家庖自釀。蓋其家本畜豕。婦聞師語。卽潛至廚下。督飭婢媪。執牢礮刀。咄嗟而辦也。師慚愧不安。次日卽肅衣冠。虔詣

至聖先師前。焚香矢誓曰。某所不盡心講授。以致誤人子弟。當爲覆載所不容。神其鑒諸。後二三年。徒益精進。旋入泮。師乃辭去。婦猶挽留。師曰。賢郎已成之學。可以自讀。遙從閱文可耳。後五年。師徒同登鄉榜。未幾先後成進士。噫。巾幗中能如此尊師。洵不愧爲賢母矣。惜談者不能舉其姓氏。

### 送別

姚美溪曰。送別登程。應酬苦事也。江文通云。黯然魂銷者。惟別而已矣。然此猶不過朋友暫爾分睽。雖天各一方。未必遂無相見之日。已覺依依莫釋。難乎爲情。不幸遭逢禍患。一旦生死離別。或後會難期。或竟成永訣。彼此神情。含悲強語。尤令人神魂飛越。無限傷心。一時真難自解。

也。昔在都門。送人遣戍者一。送人伏法者一。至今思之。猶覺淒惋。嘉慶己巳。友人良鄉令。以六百里急遞。失誤時刻。謫戍新疆。走送登程。後逢釋回。猶獲重咄。若友人寶坻令。以侵賑罪擬大辟。送至柴市。則甚爲慘傷矣。寶坻令者。楚人也。以旱災領庫款五萬散賑。實用三萬。餘盡入己。爲京兆尹彈劾。審實棄市。日。親友走送。予等先候於市口。遙見其下車。隨子姪家丁數人。徐步從容大聲曰。爾等歸稟太夫人。生我不肖子。致有今日。上負太夫人一番鞠育之恩。老年遭此悲慘。予罪擢髮難數。悔恨無及。千萬不必悲傷。善爲排解。譬如未生此等孽子。諒亦命中注定。應受此禍也。大有潘岳臨刑。對母所言景象。言次已至市口。予等環揖。皆不忍仰觀。觀者如堵。予不自持。退入叢人後。俄聞礮一聲。刀聲颯然。則隨來數人。哭聲大作矣。用費三百金。首不墜。即以線縫之。納入棺。予此時。但覺兩股戰慄酥軟。僕人扶掖登車而回。昏臥一晝夜。此等送別。亦一之已甚也。令之祖父。皆河員。家業頗厚。寶坻缺亦優。在任三年。宦囊甚豐。兩子皆援例。乃猶貪黷無厭。任所原籍。均歸籍沒。喪生而敗名。家破而親辱。甚矣。貪之爲害也。

幕二則

某侍郎。爲茂才時。多名士氣。在那縣司筆墨。效蘇黃派。後應金華守聘。初至。主人囑擬稿。古致歷落。寥寥數十字。以十七帖體書之。主人一筆抹去。使人語之曰。殆初入幕。不知尺牘體裁者耶。侍郎憤然卽辭去。是科中式。春闈聯捷入詞林。次年卽散館授編修。適遇考差。典試粵東。取道閩浙。金華守猶在任。不免手版迎謁。及道出武林。中丞偶詢及經由郡縣。輿論如何。卽以金華守不理民事對。憲眷本不佳。遂改京秩。侍郎居心未免太狹矣。向例衙署諸幕。以刑名爲巨席。桂林有貧士某。落拓就西席。刑名多戲弄而挪揄之。某生恨甚。因此發憤下帷。未幾連捷擢甲科。以縣令分發湘中。便道歸省。鄉里賀者紛集。刑幕自知不是。叩門謝罪。某生把手笑曰。君所笑譏。吾之藥石也。卒相歡無忤。以視某侍郎。褊心計較恩怨者。遠矣。

### 不修祭祀

姚美溪曰。某太守。原籍會稽。寄北籍。由編修出守閩之延平。旋權首郡。調繁泉州。聲華籍甚。屢覈乎疆臺直上矣。太守胞姑適某氏。孀居在籍。道光丙午夏。患瘧頗劇。其母卽太守祖母。殁已多年。瘡作時。忽附病者之體而言曰。汝病無害。交秋自愈。毋亂服藥也。惟某孫在閩居官。任性

妄爲輕聽。匪人之言。禍將作矣。某孫者。太守小字也。且言其爲翰林時。舉家寓都門。原籍無人。逢年節。並我忌日。從不祭祀。姑念其貧也。今爲外官。仍復不祀。累我屢次奔波遠涉。枵腹而回。似此蔑棄祖先。其官豈能保乎。未幾果有某貲郎過郡。與人爭寓相毆之事。貲郎巨富。在路張紅蓋。乘四人肩輿。太守聽信幕丁。論其僭妄。索詐數萬金。貲郎恃有都中大僚。爲之與援。堅不與。以致激而互控。被劾解任。職未入手。而吏議褫職矣。由此觀之。祖宗祭享之事。不可不信。子孫追遠之意。更不可不誠。按此事。余館芝城。同事陳君午莊。爲余言之。蓋太守之姑。特囑其夫姪某。來閩視太守。與陳有舊。密詢太守居官。究竟如何。因述及附體事。其時貲郎一案。甫兆釁端。太守素荷憲眷。揆度案情。極重不過降調。未必遽干嚴譴也。不意貲郎拚費多金。密置郵傳。將婪索情形。屢次走達都下。上臺不能袒庇。祇可據實嚴參。以致牽涉多人。太守削職外。幸無餘罪。旋客死粵東。年未及五旬耳。

不耐糟糠

婦人遭遇寒儒。不耐饑貧。比比然也。然亦當安命守分。忿怨不形於色。否則卽不致效買臣之

妻而困苦無聊。嗟怨抑鬱。亦易傷生。迨至龔砧一朝發達。而已作泉下孤魂。福讓他人矣。余葭  
李親某氏。其父生三女。氏其季也。最聰穎。貌秀婉。父極愛之。兩姊一適相國之姪某司馬。一適  
候選薩尹。以其皆賞郎也。不甚滿意。必欲爲季女擇一佳壻。異日非甲科不可。方官滇南。一日  
有詩酒之宴。座有少年將冠。器宇不凡。賦滇池懷古百韻。頃刻而成。文不加點。衆皆傳誦。詢知  
未議嫻。將其詩質之學使。大加許可。且決其他日必登翰苑。又邀至署。面試之。詩文復大佳。遂  
挽冰人作伐。招爲贅壻。留署讀書。其父乃吳人。寓滇爲記室。越一載回籍。小試冠軍探芹。乃鄉  
闈不利。屢戰屢北。而年及壯矣。氏父旋罷官作古。諸子析產。壻之父亦不久逝世。萬里奔馳。拮  
据扶柩。藉課讀養母。氏不免辛勤作苦。兩僚壻方宦途得意。榮悴相形。益嗟命薄。更兼兒女成  
行。縫浣不輟。料量衣履。尺布寸縑。有時匱乏。從此鏡前擁髻。窗畔含愁。雙鬢啼痕。常露於寒宵  
刀尺時矣。壻多方慰勞之。迄無歡容。有時微言誚謫。壻惟笑顏受之。乃猶終日情傷。形容憔悴。  
疾作不肯服藥。悲恨而卒。甫踰二年。壻遂領鄉薦。聯捷成進士。入翰林。旋視學雲南。授觀察使。  
因念糟糠之室。共苦而未同甘。不忍續娶。僅納小星。噫。豈非氏之福薄哉。記之以爲婦人躁妄。

不能安貧者戒。

李阿崇輪迴

粵東連平州李阿崇者。精岐黃。爲人誠實。人咸稱長者。家小康。設藥肆於州城。年七十餘。尙健。視聽不衰。道光癸卯春。其友顏培高。一日於州衙後。途遇阿崇。問曰。阿崇先生何往。答云。往江南。邳北廳耳。培高回家。旋聞阿崇已故。因悟頃所遇者。莫非李魂乎。適有江南之遊。即便道往邳北探訪。則邳北通判顏爾懋之側室。於前月是日。正生一子。始知阿崇之魂。往彼投生也。

湖北宋孝廉

漢陽宋翁。佚其名。道光辛巳。孝廉正直好義。世居漢口鎮。人多仰之。鎮多外來大賈。持重資。競錙頭利。劣衿猾吏。每伺其隙。有事到官。必多方魚肉視之。翁素落落。鄙衆所爲。往往持公論。脫人於屛。有粵東黃姓者。因事被詐。禍將不測。翁過市。適值其事。爲持平之論。事遂寢。翁去不問。賈何許人也。賈深德之。翁後遷武昌。適與賈鄰。王子冬。髮逆陷鄂城。翁閉門。將舉家以殉。賈穿壁謂翁曰。寇亦粵人。我爲粵語。保無恙。否則自裁不晚也。翁姑聽之。賈派粵夥。爲翁守門。用是

無擾。翁從容於幽室爲複壁。藏家人。並收匿戚屬。未兩月。粵逆棄城遁。翁家得全於複壁中。皆賈力也。翁子亦登賢書。大挑知縣。現宦山西。

### 黃陂蕭氏

馮介庵觀察曰。蕭南渚大令。名鴻連。黃陂縣南鄉望族。世不涉訟事。鄉居時。爲無賴子所辱。衆代爲不平。密屬公曰。君姑聲言鳴官。向北行十里。我輩計出矣。慫慂再三。公始勉爲衆行十里。翹足以待。衆攜無賴黨與俱至。作追挽狀。公遙謂之曰。待久矣。來何遲也。衆啞然。無賴黨與亦感歎君之厚德。遂相與和解。後公由穀城廣文陞保知縣。年八十餘。一子克承其志。孫良城。癸巳翰林。曆任浙江主考。湖南學政。侍講學士。曾孫延福。丙申庶常。世代簪纓不絕。



勸戒錄 第七卷 卷一

五十四

勸戒錄第七集卷二

福州梁恭辰撰

會稽傅氏

傅星泉封翁。會源會稽人。性純孝。幼失怙恃。鞠於王母。累世仕宦。至是中落。雖貧甚。孝養盡禮。尤好濟人急。嘗於歲暮。赴滄塘村索逋。得五十金以歸。途遇少婦。抱子坐橋梁。哭甚哀。詰之。則曰。夫負里豪錢四十緡。歲逼無以應。以妾償<sub>質</sub>。妾去。此呱呱者失乳。亦不活。計不如同赴清流耳。封翁惻然。卽傾囊與之。亦不告以姓氏。歸家無以卒歲。宴如也。其樂善好施。類如此。後橐筆遊燕趙。卒無所遇。旋歿京邸。年僅中壽。而子瘦石刺史。士奎孫艾臣明府。以綬寄籍順天。先後登賢書。司民牧。刺史官河南山東二十餘年。擢牧德州。所至有神君之稱。其長子靜川明府。以凝任山東陵縣。次子卽艾臣明府。歷宰湖南安仁攸縣。季子節子太守。以禮官福建同知。洊升郡守。靜川明府之子。擢以縣丞需次河南。今亦遷知縣。此外仕雜職。補博士弟子員者尙夥。皆封翁孫曾輩也。傅氏之方興未艾。人皆謂封翁積德所貽云。又瘦石刺史。繼配俞宜人。奉姑孝。

山陰俞鳳臺太守。顯達妹。太守官徐州。有惠政。郡人建祠以祀。祠至今存焉。宜人性仁慈。好施與。嘉慶中。刺史宰光山。望吏議。宜人侍姑。僑寓會垣。資用匱乏。日典質以供菽水。會有僕婦中夜而泣。問之。對以家惟一子。今爲盜誣引。非厚賂盜。子且重得罪。一門矢所養。老婦終亦填溝壑。宜人脫簪珥。使營救其子。果得免罪。後四十餘年。以長子宰陵邑。宜人板輿就養。道出邗上。舟中偶傾跌。惴惴惟恐致疾。夜夢朱衣神告之曰。爾無恐。曩以活人得延算。壽當至七十三。後果如所夢。道光初。先大人陳臬山左。刺史適宰歷城。早知其爲循吏。今節子太守。需次吾闕。又嘗主余姪逸軒家。故悉其家世及門內之行如此。

### 大因果

前錄數集。無非確言因果之理。而閱者猶在疑信參半。輒謂天道有可知。亦有不可知者。不知人之閱歷。前後特數十年。其識見眼光。亦特就此數十年論之。天則合人前後世論之。並有彼此羸紉。互爲乘除者。其中多有絲毫相抵。絕不少爽。此况在有心人默會之耳。否則何以有斯人必不至斯。而竟至斯者。豈非冥冥有主之哉。昔道光末。有朝貴。官居極品。聖眷本極優隆。一

日奉命查辦事件。雖未稱旨。而罪不至死。而某權貴與不睦。媒孽之。竟賜帛。此本人所不自料。亦舉朝之所不料也。羣謂某權貴。他日必得報。或不至如此之甚。無何。于同治初。以事獲罪。亦在宗人府原房。入房時。卽有所見。以議親議貴之例推之。亦可不至死。此又本人之所不及料矣。又某相國罹法。例以議貴。可稍從末減。而某權貴一人持之急。竟至大辟。亦意外事也。赴刑時。猶乘綠車。穿袍褂。在茶棚中。望有恩旨。無何旨下。則劊手上前請安。請中堂洗面。羣觀一面布覆面。則頭已垂矣。未兩年。而某權貴卽以大逆不道置大辟。則誠某權貴所萬料不及此者。相傳其臨刑日。多不敢相送。以避黨也。惟相國之子在場。切齒而指其頭曰。你亦來此乎。其恨之刺骨。情見乎辭之二公者。均可議親議貴。以斷可免之事。而竟不免。其報應之輕重。不爽絲毫。何其巧合如是。謂非因果而何。

片言保赤

錢塘袁公簡齋。由翰苑改授上元縣令。風骨錚然。不阿權勢。引經折獄。有儒吏風。時民間娶婦甫五月。誕一子。鄉黨姍笑之。某不能堪。以先孕後嫁。訟其婦翁。越日。集訊于庭。兩造具備。觀者

堵牆。公盛服而出。向某舉手賀。某色愧。俯伏座下。公曰。汝鄉愚。可謂得福而不知者矣。繼問其婦翁。汝曾識字否。對曰。未也。公笑曰。今日之訟。正在兩家不讀書耳。自古白鹿投胎。鬼方穿魯。神仙荒誕。固不必言。而梁嬴之孕逾期。孝穆之胎蛋降。有速有遲。載于史冊。總之逾期者。感氣之厚。生而主壽。蛋降者。感氣之清。生而主貴。任壽者。若堯年舜祚。爾等諒亦習聞。主貴者。不必遠徵。卽如僕。亦五月而產。雖甚不才。猶得入掌詞垣。出司民牧。謂汝不信。令汝婦人入問。太夫人可也。某唯唯。卽命婦抱兒入署。少選兒繫鈴懸鎖。花紅繡葆而出。婦伏地下曰。蒙太夫人優賞。許螟蛉作孫兒矣。公正色謂某曰。若兒卽我兒。幸善視之。他曰功名。勿使出我下可耳。繼又顧衆笑曰。爾衆中有明理之士。幸諒予心。勿以前言爲河漢也。衆齊聲附和。于是兩家之羞盡釋。後兒讀書。食餼于庠。奉公長生祿位。朝夕供養不衰。

拜佛火輪

西洋人火輪船。出入通商各海口。裝運人物。船各有名。而命名最喜誇大。有名五雲車者。有以省爲名者。則如山西直隸四川滿洲之類。余均坐之。以窘于川資。不得已也。甚有名爲總督者。

且有名爲皇帝者。其後改爲黃滸。雖換其字。而猶襲其音以爲雄。然要皆貿易取利而已。獨有所謂拜佛火輪者。其輪機之上。標有銅物。隨機俯仰。如拜佛狀。因以爲名。辛酉冬。髮逆陷紹興各邑。甯波人皆逃避。郡城東門外瀕江。左右爲商賈貿易大馬頭。東曰江東。西曰江廈。列肆房以數千計。拜佛火輪。瞰各肆皆罷閉。無人過問。縱火焚燒。江東江廈。盡付一炬。所燒店屋民房。及屋內什物。其價不知幾百萬金矣。渠意以賊至之後。此地皆爲所有也。而其船不數月間。在大洋中失火。焚燒淪沒。羣知當日喝令燒江東江廈者。獨不在船。謂倖逃天譴矣。迨甯郡克復後。其人常跑馬城中。恣肆自得。一日於府學前。躍馬過橋。橋忽斷。人馬俱墜而死。孰謂天之獨愆元兇耶。

### 某方伯

居上官者。往往以不參屬員爲和平。以不提控案爲省事。養癰貽患。不但民不聊生。甚至身受其殃。邗上有爲粵西方伯者。其生平迂謬無識之事。指不勝屈。引退後。僻居鄉間。終日坐闔室中。量柴數米。其子早經淹斃。而孳孳無已。殊可憐亦可笑也。咸豐六年正月病歿。二月間。粵匪

有復來揚州之信。遂趕緊淺厝。及逆匪至儀。執土人詢方伯何在。對曰。已死。墳何在。對曰。不知。即殺土人。不得已告之。逆匪剖其棺。戮其屍而去。不知何以結怨於彼若此。後有自賊中逃回者。細詢始知該逆。曾受縣官冤抑。奔控方伯。而方伯仍批原縣。該逆愈受捶楚。始跳身入賊。使當其受控時。即親訊其是非。判其曲直。官如不職。劾之以警其餘。或其人不至爲匪。即少此一股賊衆矣。乃但博和平省事之名。而貽害已死之身。何取乎爾。

大令不孝

吳蓮芬曰。吾邑程甲。爲遺腹子。賴其太夫人艱苦撫育。以至成人。入泮中舉。以大挑試令蜀中。嘗其挑後。竟不回家。卽由陝入川。余已覺其非是。然猶得謂寒士。路資不易措也。及其太夫人患噎膈證卒。程丁憂回。余聞其回。當卽奔趨往唁。意其悲慟。必有不欲生者。乃伊見余。略言伊太夫人病死情事。卽縱談川中官況。心大非之。謂此人天良喪盡。斷不能保厥終也。服闋後。補金堂令。以濫刑褫職。回家後。數年病卒。遺一妻二子二媳。咸豐三年。賊陷揚城。妻子及媳。皆淪賊中餓斃。已爲若敖氏矣。

十金易命

某宦。少時貧甚。常累日不舉火。里有日者。推算精確。謂本年白露前。當死於非命。某宦深憂之。試期將屆。同學數人。邀與偕行。某以日者言。不欲往。辭以無資。有王生者。富而尚義。與某宦素相得。力挽之行。且曰。彼日者言。何足信。若憂空匱。弟請任之。因手持十金以贈。曰。以此作安家。用。行李之資。予取予求。無患焉。某宦感之。遂偕行至金陵。聞承恩寺有相士。談休咎多奇中。某宦與同寓。六人並往。相士徧視六人。或廩或附。或具慶。或永感。歷歷不爽。中惟一人。本科可得副車。餘並言不中。至某宦。則先問家何邑。距此幾程。復屈指曰。速行。尙可及。異而詢之。乃曰。子貌枯而神浮。天庭晦紋已見。法當後五日。死於非命。宜急歸。王生及衆皆駭曰。先生試再詳審之。或有解星否。相士曰。生死大數。非大陰德不能回天。倘六日後。此君尙在。人世。某不復談相。衆默然歸寓。某宦謂王生曰。蒙兄力挽。死固非我所懼。然死於此。諸君受累不淺。不如急返。冀得鏡於隴下。同寓皆以爲然。王生憫之。爲具舟楫。復遣之。十金曰。留此以備緩急。某宦知其意。笑謝曰。此君助我殮費。不敢辭。死而有知。當乞冥司。俾君高擡。以答厚賜。遂別衆登舟。江行十



餘里。風急不得進。維舟株守。瞬息四日。風益猛。默念期將屆。而舟不得發。身斃之言驗矣。是時一心待死。萬慮皆空。因上岸間眺。信步獨行。迤邐里餘。忽見一中年孕婦。攜三穉子。左抱右挈。且行且泣。若不勝悲。交臂而過。去已數武。某宦忽念江岸曠寂。四無居人。婦將何往。急追詢之。勿應。尾之行。且曰。果有急難。幸一告我。婦曰。吾夫屠者。性暴戾。恒受鞭撻。日必出外。有兩豚。謂我曰。得價十金。乃售。旋有人來購。果得十金。計二錠。至銀肆估之。不訛。及歸。其人忽嫌價昂。索銀去。俄頃復來。仍請以前銀易豚。視其銀。無少異。遂以豚予之。而不知是銅也。復向銀肆估之。則皆曰。銅。念遭此騙局。歸必受鞭撻死。均死也。不如死于水。三子皆吾所生。將攜之同死。勿令受惡。夫狼籍。某宦聞而惻然。審視其金。實難辨。時王生所贈金。亦係二錠。自念將死。需金何爲。因以已金潛易之。而謂婦曰。金未必僞。彼銀肆或欺汝女流耳。若與我同往。必不敢復言銅。遂復同至銀肆。出金視之。不訛。曆數家。皆曰。銀。婦大喜曰。幸遇先生。不然幾誤。致謝而去。某宦亦行返舟。時已暝色蒼茫。行未里餘。不得路。躑躅間。忽見有屋數楹。頽扉敗壁。知爲枯廟。不得已。棲廡下。以待旦。默思曠野無人。偷遇狐鬼來攫。得無卽我死所乎。無可如何。旋卽睡去。朦朧間。

聞呵導聲。出視見殿上炳耀光明。兩傍侍從森立。中有土者。據案坐。隱約辨爲關帝。忽聞帝君言。今日江津有一救五命者。宜察其人。予之福報。卽有紫衣吏。持一牘啓曰。頃已據土神申報。係某邑士子某。帝君命檢祿籍。復有繡衣吏持册上曰。某祿命俱絕。應今夜子時。于本廟爲牆倒壓斃。帝君曰。似此何以勸善。是宜改註祿籍。昨準桂宮知會。本科江南解元。以淫汗室女除名。其卽以某補之。復有人言。某金係王生所贈。輕財尙義。使某得成善果。王生亦宜見錄。帝曰。善。命檢籍。王生當中下科五十三名。繡衣吏前請曰。本科五十三名某生。以口過應罰停一科。尙未定人。請卽以王生易之。帝君曰。可。正傾聽間。忽耳畔疾呼曰。出出。大驚而醒。身仍踳踳廳下。四顧黑暗。一無所睹。但聞牆上泥簌簌墜地。驚而起。甫趨出。牆遽倒。正壓所坐處。及明瞻仰。果闕廟。肅拜而出。回船默念神言如是。當必有驗。因謀諸榜人。仍返金陵。順風揚颿。逾時卽達。衆異之。某宦但言風阻不能行。因復來此。衆問五日情景。某宦託詞以答。同寓者皆言今已七日。而君無恙。曷往詣相者之謬。排衆而入。相者目某宦訝曰。君非吾向者言當死者耶。衆曰。然。相者曰。不死矣。數日不見。骨相大異。氣色亦頓佳。君必有非常善舉。故能挽回造化。某宦曰。先

生何言之謬也。余貧賤若此。何能爲善。相者曰。爲善人亦好說假話。今滿面陰鷲。必掄元。必聯捷。由詞館。官登一品。壽在八旬外。又笑曰。事非偶然。半月前。相一秀才。學堂光彩殊常。決爲今科解首。昨復見之。則光采頓隱。是必有大隱慝。削除祿籍。不意君當代之。蓋僞銀者卽其父也。又指王生曰。君面亦有陰鷲。當與此君同捷矣。王生笑曰。吾友吾勿知。至吾則不煩奉承也。相者曰。唯。無所爲而爲。故爲陰鷲。衆羣起誚其遁詞。某宦曰。妄言妄聽可耳。及歸。某宦密謂王生曰。彼神相也。具以語之。是料某宦果發解。王生亦捷。後同人詞館。

穩婆苦節

上海城隍。靈威最著。道光丙戌。邑有採訪節孝之舉。凡無力請旌者。彙其名。上之有司。建總坊焉。方事之始。設總局于蕊珠書院。以紳士數人董其事。衆議是舉。爲風化所關。不可少參私見。乃舉城隍行像於局中。司事者皆於神前設誓。以期一秉至公。一日有舉報節婦者。詢其家世。則穩婆也。董事王生笑曰。安有穩婆。而能守節者。衆以爲然。是夕王生夢爲青衣喚入邑廟花廳。見城隍便服端坐。厲聲責之曰。後生小子。不辨真僞。信口雄黃。謗誣貞節。宜卽示罰。姑念事

出無心。詰明至文廟傍。有毫而擁篲迎門者。詢之可得其詳。後宜慎之。再若此。不爾恕也。王叩首伏罪。神命前吏引之出。及門而醒。即披衣起。坐以待旦。天甫明。急詣文廟前。果見一老者。持帚掃地。視之。則文廟齋夫也。生因以穩婆守節事訪之。老者瞿然曰。相公幸問我。他人勿知也。此真烈婦。真苦節。我四十年來。與之比屋居。其家世業接生。婦有姿色。少寡無子。翁姑父母。勸之改適。誓勿從。以姑年邁。不能爲人接生。婦承其業。以養翁姑。頗盡孝。嘗爲巨家接生。巨家子豔其色。逼奸之。誓死勿從。以計脫歸。巨家子復以多金。陷其翁姑。翁姑皆勸之。婦割一耳以獻。始得自全。吾與比鄰多年。自少至老。未見其與男子戲謔。似此節婦。未知應得旌表否。王旣聞其詳。急至局。以夜夢及老者所言。徧告同人。而登其名於冊。節婦之爲神所敬若是。可不重哉。

### 金烈婦

烈婦梁氏。象山人。年十七。嫁慈谿金某爲繼室。居城隈。無比鄰。夫爲人賃漁。常出外。姑龔氏。素淫穢。與質庫湯姓者昵。湯豔婦色。二年不得遂。乃詔其姑番銀百餅。囑誘婦弗從。固強之。婦乃斷左手中指以示決。姑憤。裸其身。毒肆鞭撻。仍不屈。乃密營地窖。布以瓦礫。赤婦身。跣足寢其

中。上覆板。僅露首。以鉄索鉗之。貯飯於旁。使一手可攫食。日夕以火爇鉄杖。淬其身。婦惟日誦彌陀佛號。忍死不從。自五月至八月。備受諸慘毒。終毅然不爲動。姑無如何。謀速之死。中秋前一夕。將以沸湯沃殺之。有乳婦爲哀求。會天陰欲雨。雷聲隆隆作。懼而止。乳婦出。白諸人。各憤然。伺其姑他適。集鄰嫗闕而入。視婦已蛆生滿身。臭不可近。奄然殘喘。詢之尙能言。爲滌而衣之。昇以板扉。詣縣署。鳴之官。觀者如堵。逾時婦死。時咸豐三年八月二十日也。邑宰宋檢尸。徧體火烙焦灼痕。鞭箠傷痕。瓦礫破痕。蟲蟻痕。已糜爛無完膚矣。立拘龔氏。刑訊堅不吐實。乃置立桶。曝日中。差役舞弊。日飼以飲食。夜則置諸榻。屢訊終不得實供。邑中紳士。訴諸官。乃斃之杖下。遂各出資。爲烈婦請旌表。葬其柩於城北湖上。崇封巋然。豎碣建坊。題其楔聯曰。慘境萬般嘗。問烈火燄中。幾箇鬚眉傲巾幗。貞魂千古在。看清泉石上。長留風月伴松楸。嗚呼。婦雖死不死矣。公道自在人心。貞淫之報。不顯然昭著耶。湯雖暫漏法網。其能逃天譴乎。

吳生

宜興吳生。知名庠序。試屢薦不售。其姊婿某。於除夕。夢邑廟牌示。生爲次年解元。旋復易去。驚

詫間。傍有吏曰。是將於新正。爲一大惡事。故除其名。某曰。尙可挽否。吏曰。當求主者。引之入。見城隍南面坐。某匍匐爲生代求。神擲一冊下。上載吳當爲三元宰相。以口筆孽。盡除之。所載本科事。亦如吏言。某叩首哀乞。且曰。往者已矣。未來事。尙可防。某願以全家性命。保其不爲此事。神頷之。命吏引出。則牌懸如故矣。醒將以語其妻。妻正大呼。如夢壓。推之醒。叩其疾呼之故。則見有報其弟解元者。旋爲人奪去。曰。吳某已除名。勿誤報。因而驚喚。某亦以夢語之。彼此驚異。謀所以處吳生者。妻曰。是無難。吾弟方鰥居無子。塊然獨處。若誘之來家。扁之空室。而告以故。宜可以警惕而保全之。詰明。某卽衣冠詣吳。拜年後。誑以姊暴病。思一見弟。挾之至家。姊語以夢。急引至密室。闔其扉。而加鎖焉。吳詫曰。意誠有之。然尙未爲。鬼神遽示罰耶。姊夫婦曰。室中動用俱全。吾弟可藉此攻苦。勿出也。及試期。始啓門。耶舅偕至金陵。除入場外。跬步必與同行。揭曉果中元。

### 借盜銷案

借盜銷案。各省有之。而海盜之情弊爲甚。自緝捕廢弛。盜賊充斥。搶劫之案既多。報勸後。一時

難以悉獲。遇獲一案。中數盜。當役者畏未獲諸盜之比。輒謬稟本官。指所獲爲送竊。卽將屬內積案。誘之併供。不承捶楚立下。訟庭慘酷萬端。人莫能堪。往往誣服。所司又畏爲上所駭。希圖規避。遂鍛鍊周內。牽強辦理。蓋利其省事。而又足以蔽辜也。其間賊真犯確者。十無三四。而正盜每於事後被獲。轉因案已銷結。反爲輕縱。當官結習相沿。數十年來。視爲固然。以故銜冤與漏網者。不可殫述。欲挽澆風。舍端本澄源。其道無繇。是所望於心誠保赤。實心爲官者。

免牛徵

陳徵言曰。耕牛力田。其勞可憫。而世每以老病售諸屠肆。亦可謂忍人矣。爲此者。類皆鄉愚無知之徒。意在獲利。浸以成習。故明紕政。曾有牛餉之徵。每歲縣率得數百金。當時牛之被戮。慘胡可言。我朝禁止屠宰。概免其徵。大聖人痼瘵在抱。雖一市井屠沽之徵。揆厥禁令。靡弗盡善。於此益歎昭代皇仁。彌綸罔間。誠遠邁隆古也。顧日久禁弛。故態復萌。奉行者視爲末圖。不力從事。往往臨刀牛鳴。哀聲騰於里巷。嶺外俗皆長殺牛。讀東坡書柳子厚牛賦。輒悼然于心。膺民社寄者。奉當禁之約。操得禁之權。其爲事簡而易舉。利而無害。乃皆膜視。罕有過而問者。何

與。先民有言。以交結趨走爲圓機。而事業不能少見。謂之冗員。嗚呼。今之可慨歎者。獨屠牛禁  
弛乎哉。冗員之誚。庸能免耶。

### 多屠牛

家大人曰。嘗聞阿文成公。與和相待漏閒談。偶言日用之費。文成曰。予每日庖中所需魚肉園  
蔬。非四車不可。和曰。予亦如之。而此外尙需肥牛一牽。不如是不給也。夫太牢至重之物。非大  
祭不用。和相歲椎牛三百餘。計柄用十餘年。非萬外乎。卽此宜其敗也。聞有高僧。嘗勸其取諸  
市。勿特殺。和亦從之。數日庖人告曰。市上物皆注水。易縮而味淡。遂殺如故。蓋特殺則皮毛骨  
角皆利也。故以此給之。和相之愚而可欺。豈泥於不察雞豚之言歟。亦足見當日之豪侈矣。

### 眼前殺報

蒲城令某公。久戒殺生。而夫人性暴戾。復貪口腹。日以屠戮衆生爲快。時值誕辰。命庖人先期  
治具。厨下豬羊作隊。鷄鶩成羣。延頸哀鳴。盡將就死。公觸目憐之。謂夫人曰。爾值生辰。彼居死  
地。尙祈夫人種福。夫人詬曰。若遵佛教。禁男女而戒殺生。則數十年後。人類滅絕。天下皆禽獸



矣。汝勿作此老頭巾語。我不受人欺也。公知不可勸解。歎息而出。夫人一夜熟寢。不覺身入廚下。見庖人磨刀霍霍。衆婢僕環立而視。忽魂與猪合爲一體。庖人直前繫其四足。提置大木凳。扼其首。持利刃。刺入喉際。痛徹肺腑。又投入百沸湯。擣毛刮骨。痛徧皮膚。既又自頸剖至腹下。痛極難忍。魂逐肝腸。時一迸裂。覺飄泊無依。久之又與羊合。懼極狂號。而婢僕聾。噉噉慈笑。若無所見聞者。其屠戮之慘。又倍與猪已而宰雞割鯉。無不以身受之。屠殺已徧。驚魂稍安。老僕携一金色鯉來。魂又附之。聞一婢喜呼曰。夫人酷嗜此。正在熟睡。速交廚中。剝作魚圓。以備早饌。有人遂除鱗剔膽。斷頭去尾。其餘鱗則如碎副。其剔膽則如破腹。及置砧上。錚錚細剝。此時一刀一痛。幾若化百千萬億身。受寸磔矣。極力狂呼始醒。小婢進曰。魚圓已備。夫人可早膳矣。遂立命卻去。回思怖境。汗如雨下。明日屬罷宴。公細詰之。具述前夢。公笑曰。汝素不佞佛。若非受諸苦惱。安能放下屠刀也。夫人但搖首不語。自此斷葷茹素。同守殺生之戒云。此嘉慶中年事。

刑官不易爲

吳道芬曰。折獄之道。無非情理。然有時情理俱窮。又無他事以證之者。余曾訊仁壽縣雷應榜一案。雷與吳名黨比鄰。因雞黍小釀。口角爭毆。經兩家妻母勸散。次日。雷不敢戶。鄰居鄧姓叩之。無慮者。共闢其扉。入見七齡之幼子。躡牀前呻吟。其雷之夫妻。及丁一歲之長子。一齡之幼女。皆各死于牀。桌上賸有燒酒半盃。盃底略有渣滓。敝衣在箱。餘錢在地。詢其幼子何所苦。曰。腹痛。急以糞土和水合飲。少定。又詢其父母昨晚情狀。曰。對坐喝酒。並令我喝。我嫌辣不喝。我父猶打我一掌。我勉啣一口。即睡。今天明時。我腹痛欲出恭。喊我父不應。我爬至牀下。腹更痛。故躡而呻吟。該縣以吳名黨威逼一家四命。擬軍詳辦而來。實係以燒酒和生鴉片烟。食之而死。者。余奉臬司委訊。深疑此案。斷有別情。將謂威逼。鄉鄰之鬪。世所恆有。雷與吳。皆年近三十。力相敵也。又皆係鄉農。勢相若也。無所謂威。何所謂逼。將謂謀殺。素本無仇。且鴉片酒。係雷自飲。或謂雷不知而誤飲。其一齡之幼女。亦能誤飲耶。謀之者。能預屬其雖幼女莫違耶。將謂因鬪而氣。因氣輕生。世間亦有此等愚人。然不必全家畢命。因是反覆推求。經十數日。又易裝親往察驗訪探。絕無憑藉。遂提其幼子胞兄。委曲詢問。俱無他詞。復提吳至密室。一官一犯。大言

以嚙之。甘言以引之。吳但伏地磕頭痛哭曰。此係前冤。令我招別事。我實在別無一事。悉聽將我如何處置。後竟照原擬定案。然準情度理。皆有未洽。非枉卽縱。勢有必然。孰謂刑官之易爲也。世無臬陶。誰其證之。

謀缺害命

統兵大僚。前總督四川時。華陽令恆裕。爲其心腹。欲擢資州。而是缺未出。適州吏目以擅受得財。爲人所控。臬司逢督惡。令鄭知州往訊不實。其贓不止。遂將吏目擬絞。州牧鑄級。資州於是出缺。恆裕於是升官。吏目之罪。本爲應有。倘不因騰缺而然。以此微員。不過略繩以法。其餘未必皆以法繩之。謂之過當可。謂之冤枉固不可。若此則謀缺害命。直與強盜同科矣。乃恆裕赴郛。甫引見。得痰疾。未一月。客死旅店中。小人枉自爲小人也。

儉兒善報

某甲。初行乞。繼作賊。後乃巨富。子孫有登仕籍者。稱封翁焉。初邑某氏。家素封。而三世孀居。有娣姒三人。夫皆死。無子。嗣且絕。幸季婦有遺腹未產。共冀得男。以縣宗祀。值清明日。赴鄉墓祭。

二媼俱行。道遠往返須三日。獨季婦以有孕不往。留一媼伴之。某甲偵知之。乘隙往竊。踰垣入。見季媼與媼持燈出視門戶。甲遂匿婦室。婦坐燈下觀書。媼侍側。有醉狀。促婦睡。婦曰。若自闔戶往睡。媼遂虛掩其門而去。俄頃。有一少年。推門入。某甲疑爲同道。而訝其衣甚楚楚。婦見少年。驚呼。少年遽抱持求歡。婦堅拒。呼媼。媼不應。少年見婦不從。出襪中刀示之曰。不從血我刃。婦叱之曰。家世清門。不能受無賴子污。欲殺卽殺。少年以刀加頸逼之。某甲憤極。驟出。從少年後奪其刃。還斫之倒。婦戰慄不能出聲。某甲遽開門大呼捉賊。四鄰畢集。問賊何在。若何人。甲迫於義憤。忘己之爲竊來也。及是始悟。笑曰。我賊也。然現有更甚於我者。請從我來。因引衆入婦室。唯見一人臥血泊中。燭之西鄰某也。傷輕未死。衆詢其何以來。默不語。並繫之。官少年反誣婦與某甲奸。而已以捉奸往。甲曰。我賊也。誰不知。婦卽不貞。安肯與賊奸。不信可問婦。因縷述夜間事。並歷供積年行竊之案。以實之。乃嚴梏少年。始吐實。蓋是晚媼受賂通謀。密引少年竄己室中。僞醉睡耳。官遂論少年及媼如律。旌婦之貞。義甲而釋之。甲出竊如故。一夕竊於鄉鎮。爲事主所覺而逃。聞有追者。忙投絕地。倉卒間見一破廟。踰垣入。將匿於神案。行急。誤撞

旁侍土偶倒地。已亦從之而倒。忽所觸土偶。自地躍起。青面而赤鬚。持刀叱甲曰。若何敢撞跌我。適前揪甲欲殺。甲力與撐拒。忽聞殿上訶曰。是人保人節操。全人宗嗣。陰德浩大。上帝已予以厚福。鬼卒何敢崇之。有人摔青面者去。復喚某甲上。曰。丹墀下有巨金錫汝。叩謝而起。恍惚見丹墀下。金積如山。趨下階。一跌而醒。仰視天際。疏星三五。默憶神言。循階而下。徧地尋覓。得康熙大錢一個。以爲鬼之侮已也。亦姑拾之。辨色而行。尋至村落。見道傍有賣熟山芋者。以所得大錢買食之。旋有老翁。亦來買芋。食已即去。遺一搭連。甲見之。知爲翁所遺。啓視則中儲黃金二巨錠。番銀百餘。制錢數百文。出入帳目四冊。上載未收銀數巨萬。恐爲賣芋者所見。遽掩之。私念此豈卽神所賜耶。然老翁失此簿。何以收銀。雖神賜不可受。因復坐以俟。久之。賣芋者曰。若出一文錢。久坐不起。將寄宿耶。甲曰。尙欲買食。因出搭連中錢數文。復買之。翁果倉皇而來。遽詢曰。我適遺一搭連還我。甲笑曰。不因翁物。我早行矣。因舉以還之。曰。原物俱在。惟借用數文買食山芋。翁既不啟視。亦不致謝。唯曰。敝居不遠。曷偕往。甲從之。至一大宅門。外木植堆積如山。翁與俱入至中堂。揖甲而言曰。余楚人也。設木肆於此有年矣。各邑木肆。皆此間分出。

養本數千萬。強半除貸。皆戰遺所失。鑑中幸君歸我。否則殆矣。請以千金奉酬。甲堅辭。翁見其意誠。因詢其向。習何業。甲泚愧曰。無所習。復詢其家有何人。曰。落拓一身。未有家室。然則何以爲生。曰。不敢欺。我賊也。並逃姪。各發鬻然。曰。爲某邑殺蕩子。以保全節婦者也。此舉可資神明。今復見利不取。光明磊落。盜寇所難。君儉不棄。曷從攜遊。甲喜諾。從翁以居。甲頗識字。翁命之代收帳目。出入兩年。勤慎精密。且無絲毫苟且。翁老而無子。竟以甲爲子。攜之還鄉。因離鄉久。鄉人無知其僞者。及翁死。遂據其業。子孫蕃衍。有舉於鄉。住至觀察郡守者。至今爲楚巨室。

### 吳貞女

貞女。江山吳廷福之室女也。居城東白沙地方。幼字近村王某子。未嫁前而某子死。女屢言於父母。請奔喪。終弗許。且謂之曰。王某之子死。爾未于歸。無奔喪之理。將爲爾另擇一佳婿。勿以王門爲念。女泣不語。伺父母未及防。偕胞弟奔入王門。先拜舅姑。更易縗素。稽首靈前。慟哭失聲。舅姑憐之。父母欲強之回。女泣對曰。兒旣入王門。生爲王氏婦。死爲王門鬼而已。並告兄弟。善事父母。平日常事舅姑以孝聞。端莊靜默。守貞三十餘年矣。足蹟不出門外。親戚往來。至今罕

有靚面者。

鄭貞烈女

貞烈女者。江西北鄉鄭壽喜室女也。戊午四月。賊搜山。捨壽喜。將殺之。女在棘叢中。突出以身救護。父僅受一傷。賊見女。反怒爲喜。手搆之不從。甘語亦不從。恐嚇強拉仍不從。賊忿甚。故以刃輕傷其手。女無懼色。端坐父旁。父受傷撲地。賊提刀欲戕其父。女抱父首。罵不絕口。賊又撫摩勸誘。女終不從。賊夥俱怒。交斫數刃。斃命。賊退。父帶傷回。令家人掩埋。女面色如生。嗟乎。惟孝故烈。惟烈足以完其貞。所謂庸德之行也。其此女之謂乎。

王節婦林氏

江山節婦林氏。監生王耀南之妻也。幼讀書。頗知禮義。年二十四歸王門。夫家赤貧。而林氏妝奩甚厚。無驕矜色。事姑以孝聞。不數年。夫死無子。氏守志靡他。戊午。賊竄江城。氏胞兄敎職林實森。合門殉難。僅遺幼弟甫七歲。被賊擄去。氏聞耗。盡鬻妝奩珠金。詣親戚范某家。哭訴曰。林氏闔門殉難。僅遺一藐孤。今復被擄。惟君入城。能贖此子。以續一線之延。范慨允。竟以重賞贖

得之。後氏姑棄世。氏竭力營喪葬事。姑遺一幼子。氏撫養之。復攜養某氏室女。數年後。爲叔成合。香禮。林玉兩姓宗祧。皆賴氏手存之。平日清操苦節。闔邑周知。氏室前有大古柏參天。邑乘載明季有鶴曾棲其樹。女自號柏鶴居。其清介如此。

### 除夕救人

江山富室王少山。平日樂善好施。年已耄臺。臘月除夕。見街頭一人。倉皇走入巷內。形迹奇異。少山疑而隨之。其人將躍入井。少山從後急急止問。泣告家貧。無以卒歲。因索妻首飾。當得些微銀兩。旋又失去。不能歸。求一死耳。少山隨與銀五兩。慰之速歸。越數年。少山以無疾卒。其子跨驢借堪輿觀山。偶至一村。見前面山水有佳景。即其處遙望。老嫗倚門。因渴求飲。嫗問姓名。驚曰。君乃我家之恩人也。急呼其夫出見。始知伊父前年所救投井之人也。因款留止宿。繫驢屋後。是夜大雪。驢失所在。循迹覓之。見山上一處。獨無雪。驢臥其上。堪輿共異之。少山之子。隨手折彫枝插山上。祝之曰。此地如該吾父也。枝當榮花。迨交春復至其山。見手插彫枝。放花五朶。因商主人買之。主人首肯不受價。且云此山吾呂氏先人以五兩金買之。昔君先人以五兩



金救吾命。今何敢再受山價。子遂以父柩葬之。子孫成進士者二人。點侍衛者三人。舉人茂才十數人。爲善獲報。信有徵矣。

耄年得子

江山北鄉大陳地方汪氏。聚族而居。其族長卓夫先生。富而好施。老而彌篤。於族中貧苦者。尤加溫恤。江邑素有溺女刁風。先生力勸鄰村貧戶。勿溺女。每育女嬰一口。月給錢六百文。以二十四月爲滿。自是鄰村竟無溺女者。平日施棺修路。一切善舉方便。時行弗怠。邑自庚申兵燹。各姓祠堂被燬。先生常念祖宗靈爽無憑。耿耿于懷。爰倡捐數千金。重建祠宇。鳩工庀材。悉心竭力。汪氏祠宇。竟煥然復新矣。江山近有望風而起造祠堂者。皆師先生敦本錫類意也。先生年逾周甲。身體康彊。尙艱子嗣。同治三年。嚴郡桐廬建德等縣。皆被蹂躪。後饑民垂斃甚多。江山同善局紳董。稟奉上憲辦粥賑饑。向浦城廣豐各處勸捐。集腋成裘。先生慨捐數百金。慈惠迅速往賑。全活饑民無算。同治四年十二月。先生繼室。居然生子。時年六十有七矣。先生平日陰德甚多。茲舉其大略。以耄年得子。可爲艱於子嗣者勸。

### 埋嬰雷擊

同治六年夏。江山有東鄉樵夫。入山採薪。路見一嬰孩。身邊繫布二疋。包洋十元。年庚一紙。樵夫明知私產遺嬰。取其布及洋。竟將嬰兒生埋之。晚告于兄。兄責之。翼日同兄採薪。復到埋嬰處。兄嗟歎未已。忽雷電大作。兄驚伏樹下。霎時不知弟所在。須臾晴霽。覓之。擊斃巖下矣。

### 蛇索命

江山城南路陳地方。有農人性嗜殺。戕物命最多。同治六年五月。荷鋤至田野。見巨蛇目瞪舌出。農人追殺之。農年已四旬外。止有一兒。甫八九歲。是夜兒夢蛇咬驚覺。晨起寒熱交作。舌出寸餘作蛇狀。半日即殤。按以上七事。皆江山某紳所述。余適分巡三衢。故得其詳如此。

### 淡墨狀元

王文簡公與其弟。以鏞爲諸生時。有聲庠序間。爲學使寶東皋先生所賞。一時稱爲二王。鄉捷後。同應乙卯會試。寶爲總裁。首題民之所好好之。二句。寶爲學使時。按臨湖郡。詣學講書。至此節。別有心解。至是適以之命題。通場惟二王解。與己意合。及揭曉。弟得會元。兄則第二。下第者。

遂多浮議。時和相當國。以竇骨鯁不附己。思有以中傷之。聞之大喜。遽以聞。上爲所動。謫竇官。而遂以類回籍讀書。及廷對。日。文簡公念師于於吏議。弟被放逐。鬱鬱不得志。僅以淡墨書卷。潦草終場。無復奢望矣。適和相有館師。亦於是年中進士。和囑之曰。近試卷均尙濃墨。子殿試日。不必以濃墨書卷。較他人異。且易識。或可得元。及得公卷。以爲必無二人也。竟寘之一甲。臚唱日。上見其書以淡墨爲疑。和從旁力贊曰。此人以淡墨書卷。能莊雅若此。較濃墨者倍難。必積學士也。上以爲然。遂得首選。及唱名爲王以銜。上顧和厲聲曰。此亦竇光胤所爲耶。和矜不敢出一語。於是竇冤大白。而浮議亦頓息矣。按是科家大人適在京會試。薦而未售。因來年有科。留京頗久。榜後聞人傳述如此。

費廉訪

歸安費公。起家縣令。官至臬司。公正而廉。不受私調。既司憲柄。遇事執法無所委曲。老而無子。致仕後。自反仕宦數十年。而清白一節。何以得絕嗣報。遂疏具城隍廟自訴。是夕夢城隍神遣吏請去。至則見神降階迎人。坐定謂公曰。頃見公訴詞。頗悻悻。故特請公至一決之。公之不愛

錢不徇情。此心實可對天。然公司憲有年。平日所恃以尊主庇民者何事。願以賜教。公曰。無他。惟事事照例辦耳。神笑曰。公之無子。正坐此照例辦三字。公愕然曰。然則例不可用乎。神曰。不然。公儒者。獨不聞律設大法。禮順人情乎。愚民無知。誤陷法網。若事事照例。民何以堪。且公總司憲柄。能保州縣之必無誤入耶。况又自信太過。案有近於疑似者。公一斷之於已見。其中豈無無辜被戮。揆之聖人罪疑惟輕之旨。似不若此。水至清則無魚。公太刻因而無子。公所自作。無怪天道也。公默然頗自悔。神後慰之曰。公一生清公正直。將來與余有同官之誼。俎豆一方。何藉子孫爲。因復遣吏送之歸。公寤後。求子之念始息。竟以姪爲嗣。臨終見臥榻前。似有呼冤者。叱問之。則陳臬某省時。有匪犯六人。罪不必死。而公執法以入之者。公白。知不起。遂索衣冠。服之而卒。後相傳爲某郡城隍云。

李德泉

近閱上海新報云。李德泉。南海南鄉人。居心正直。爲按察使。掌案吏。精熟律例。深明治體。多平反冤獄。歷任官皆器重之。一夕理秋審文書。至四更未臥。而新任梅臬憲。更爲國愛民。往往疑

案必虛心考核。是夜偶步出外。各處俱熟睡。惟德泉房有燈。遂微步其窗隙望之。見德泉危坐凝思。左坐一翁。背立一婦人。臬憲細思。渠輩亦有眷在此。忽德泉秉筆疾書。久之翁有喜色。又另取文書觀之。塗抹再四。婦亦甚意得。臬憲遂排門而入。將詰其何以挈眷。及入則德泉一人耳。問其頃所定二案。一案乃香山人。因爭田水毆傷。回家得病致命。苦主告以故殺。必欲償命。拖累多人。德泉以誤傷經風致命。擬爲首者遣罪。餘勿問。一案乃順德縣寡婦守節。族惡叔利其家資。強逼改嫁。婦不從。凌逼過甚。致自縊身亡。惡叔復掉稟。因奸畏羞自盡。德泉知其冤。故直定爰書科以惡叔重罪云。據前所見。翁乃首犯之先人。婦即完節鬼。共相歎異。可知下筆間。常有鬼神鑒察。特有知有不知。况人命至重者乎。聞德泉之子。已于前年丁卯登賢書矣。

無心

吳蓮芬曰。三伯父奉政公。幼極貧苦。以本生祖父故後。家中落。時伯父年十九。遂棄儒業。爲餽口計。竭蹶數十年。僅免饑寒而已。一生溘溘悶悶。無計較心。坦坦蕩蕩。無歆羨心。大伯父後饒於貲。不之顧。三伯父亦如無聞見也者。性愛潔。每日必親自畚掃。晚年手一編不釋。史書極熟。

其子舉秀才。孫潮成進士。入部曹。年逾八十。無疾坐逝。孰謂天道愷愷耶。

### 朱黃二烈婦

朱烈婦。江山人。原任臨清協副將朱紹榮之篋室也。咸豐戊午春。賊氛逼近江界。風鶴之警。一日數次。烈婦恐賊至爲所擄。私市鴉片食之。病作。家人予以解藥。堅不服。囑其夫及家人曰。我死速葬我。遂沐浴更衣。端坐而逝。越數日。賊至。氏已葬矣。又有黃烈婦者。張村儒童黃茂英之妻。戊午春。賊驟至。英率屬避兵去。甫里許。賊騎追及之。氏告賊曰。妾遇大王。誓不遁。請先釋氏夫。妾家去此近。願偕至。故廬而委身焉。若欲野合。有死而已。賊信之。相隨至家。氏復囑賊。竝於外。僞云。妾更衣即來。賊待之久不出。遂入視。已縊于牀。急以刀斷其索。氣已絕。賊歎息而去。倉猝間。具有萬全之策。可謂爲難矣。

### 大吏無良

吳蓮芬曰。世每謂婦人之心最毒。吾謂奸邪之心更甚於婦人。有大僚某。屢獲重譴。屢次蒙恩。棄瑕錄用。自應感激無地。乃咸豐三年。特命統重兵。赴揚勦賊。初逆匪聞之甚懼。而彼至揚。僅

於城外安營。日轟大礮數聲而已。將弁中頗有奮志爬城者。不但不遣一兵一卒衛之。且云如有貪功。不恪遵軍令者。以軍法從事。諸將於是袖手。以致賊占踞揚城十月之久。殘虐損耗。不可勝計。不知朝廷何負於彼。而竟怨恨如耶斯。後迄不得善終。

黃封翁

嘉善地瀕水。多支河。斷港偏僻之區。莫喚叩須藉瓜皮小艇以渡。艇無漿。貫一索以達兩岸。索以草爲之。閱時卽朽。往往有舟覆中流。救援罔應之虞。有黃退蕃封翁者。讀書樂善。行方便事。惟恐人知。每于隆冬風雪時。自製新索。詣各處易之。歲以爲常。其他類此者正多。其嗣君齋青觀察。名安濤。亦有至性。嘉慶丁卯鄉薦。已已傳臚。入詞館。出守江右粵東。洊至監司。所至政績炳然。人以爲退蕃先生樂善之報云。

樂善

高某家嘉善世里。鄉有田數頃。歲以所入租。故廉其價。於所居設肆售。遇貧困告糶者。必數倍其值以與之。以是業日微。或止之。高笑曰。亦行我心之所安而已。不如是。其如一鄉之貧困何。

道光甲午科。鄉解名錦者。其後人也。

某主政

某主政。性穎悟。六歲卽能辨四聲。十歲詩文皆楚楚可觀。十二歲採芹。書院千餘人。屢次冠軍。旋食餼。鄉會報捷。年甫二十。授農部主政。皆以遠到期之。父方爲太守。戶曹又非冷官。正可力圖報效。乃因本省有軍務回里。偕紳士團練。鳩賞集勇製械。遂藉以牟利。鄉評薄之。某漠不爲意。出入衙署。于求請託。太守拒之。某坐書肆。俟太守出。邀其下輿。懷中出片紙。立談面懇。其鄙陋如此。罔利旣多。問舍求田。終日汲汲。人所不敢購之產。以賤值得之。一二年。遽擁厚賞。覺閭里脂膏。大勝於長安清俸矣。團練事竣。不復有出山志。持籌握算。日益饒富。越年餘。忽搆疾不起。年甫逾三十。漁獵財利。而薄視功名。何所見之狹也。卒之不克坐享。未免爲人齒冷耳。此道光晚年事。

燕窩

燕窩。產東南海隅。取之不易。故讎飲中。稱珍饈。某制軍三世督撫。平日飲酒豐侈。量亦兼人。自



言垂髫。晨起必燕窩一兩。廿餘歲通籍後。爲京外官。起愈早。則加至二兩。佐以鵲卵十四枚。終歲無間。制軍壽七十餘。計一歲四十餘斤燕窩。此生已噉千餘斤。亦從來所罕聞也。又所親述其酒量亦洪。常用飲器。約貯四兩。飲必五六十杯。其妾量如之。逢宴飲。恆不能暢。幕中客。亦無及者。故每與客席散入內。仍須再飲也。撫滇時。歷一二年之久。訪求異寶。成帽花一朵。晶瑩璀璨。光可射十數武外。值七千餘金。爲生平所珍愛。任閩督。值英夷亂。提兵守廈門。失之。罷官後。十餘年。卒於蘇。族櫬回籍。中途貲盡。遣人返里門鬻田產得歸。此亦近年督撫所最豪侈者也。

祝茂才

海昌祝仰山茂才。名嶸。明孝廉。殉甲申難。開美先生之後。家貧。假其戚之偏廈。授村童子讀。以去家可一里。晨昏得以奉母焉。生平硜硜自守。取嚴一介。族某監司南河。每於士之貧不能自存者。投必厚遇之。並有拂拭。爲博一秩者。聞茂才行誼。亦深契之。有勸其往。茂才曰。封鮒之豐。不如菽水之儉。吾不能離母以行。道光丙午春。母病卒。茂才視含殮畢。一痛而絕。

劫蓮前定

某廣文。曾司鐸石門。一日語友曰。此次余與太倉城隍司造報冊。徹七晝夜而成。甚憊。友愕然。叩其詳。廣文悔言洩。曰。此妄言也。越十日。以無疾卒。又十日。而太倉復矣。蓋同治癸亥二月事。

### 粵盜

粵地幅員遼闊。擅盡山海之利。市列珠璣。戶盈羅綺。奸人朶頤。跳擲萑苻。至有一夜連搶九船。一郵械劫數家之事。予竊怪盜賊公行。獨盛於他直省。訪諸二三耆老。始知賊黨羣聚一鄉。與縣中幹役。陰相結納。役過其境。必以重賄饋焉。役厚獲而無分贓迹。遂潛庇之。賊得優游出掠他邑。他邑之役。張皇境上。固莫能致詰也。賊又與里之劣衿通聲氣。彼念楡社無事。亦竟聽其盤踞。無復稟官乞捕治。其甚者。或更反爲之護。以故狡兔之窟。旣固。迄難剪除。至海上行劫者。倏忽無定。蹤蹟尤難。賊衆駕數破艘。泊於洲島。伺估船過。羣共掩之。旣及。則執刀仗鼓噪而登。靈驅船中人。過其破艘。而賊卽據估船揚帆去。一轉移間。估船輻重。悉爲所有。並無煩舉手投足之勞也。賊之計若是。亦甚狡矣。年來嶺海之間。行旅視爲畏途。若涉虎穴。然凶徒罪稔。不旋踵輒以誅死。當事月必請王命旗牌數四。處決者率十數人。以此見天網恢恢。肝人之肉者。雖

或苟延旦夕。終難倖逃顯戮也。

楊協戎

汪調生曰。嘉慶初。盜橫行江浙洋面。奉旨嚴拿。爲崇明協鎮楊天相所獲。提軍陳大用。飛章入告。倉卒未會制府銜。制府某貪而忌。銜提軍之獨奏也。思有以中傷之。會奉旨交江督審明正法。盜因以十萬金賄制府。制府受之。決欲翻案。適揚州太守自侍御外擢。謁制府。語以是案。情有可疑。太守曰。綠營習氣。多誣良邀功。是宜詳察。制府卽以是案屬之。時盜執口稱係良民。以捕魚爲業。爲協鎮所誣服。太守先入制府言。信之。竟以誣良爲盜定案。制府立出盜於獄。而劾提臣協臣。請褫職治罪。竟殺楊於海口。提軍以縱庇屬員。革爵遣戍。楊死之明日。制府出行香。將上轎。忽叱從者曰。楊大老爺來。若輩何以不傳稟。遽反走。若與客偕行者至花廳。初作拱揖狀。口喃喃。若與人爭。繼復作相搏狀。又以兩手自批其頰。頰盡腫。良久忽曰。我不合得盜金。實汝以死。我該死。我償爾命。又以手自扯其髮。復曰。無扯。我去我去。遂以頭觸廳柱。腦漿盡出而死。一時無不知爲協鎮索命。逾年。盜忽至山東。巡撫衙門搜到。歷供在江甯被獲。行賄得脫狀。

東撫不欲興大獄。誅盜而諱其事。惟揚州守。竟以功名終。蓋太守素正直。其審此獄也。非有意迎合制府。徒以任京職久。諗聞外省緣營。遇事畏蒞。好誣良邀功。且以偏執之見。致成冤獄。其過實出無心。然功名卒不顯。且楊死之歲。太守生一子。桀傲不馴。竟敗其家。是亦報也。太守與余有年誼。常見其自敘年譜。猶以此案爲平反云。噫。辦案願可存成見哉。

陶封翁

余於壬子。權守東越。嘗與陶堰諸紳來往。已聞其多行陰德事。未得其詳。後於其鄉人轉述以聞。因並錄之云。會稽陶堰村。邑庠生陶補雲先生。諱辰。生平濟困扶危。好行其德。在村中設立義塾。培植寒微。其慈行更僕難數。最足異者。道光己丑暮春。爲幼子納采。攜百金。夜舟入城。道出皋步村。已二更矣。遙聞村婦哭聲。遂命榜人泊舟。登岸獨行。勿令僕隨。至村尾。茅舍數椽。乃哭泣之處。卽而聽之。莫解其故。遂推門入。見貧婦携一穉子。相對而泣。且有屍橫陳。大駭異。急詢之。婦曰。良人素習君平業。旣鮮親族。又無弟昆。僅遺四齡弱息。前日忽病逝。無以爲棺。衾計。鄰家婦。遽爲作媒。力勸鬻其身以殮夫。明日將往矣。陶聞之不勝歎息。因傾囊金。僦數予之。曰。

此款爲爾夫殮葬外。餘貲尙可養贍。勿再嫁也。婦率子跪謝。問姓名不以告。其舟中僕。久待滋疑。往覓之。潛至戶外。耳其事。爰登舟命返棹。僕以其主舍已從人。心竊異之。而不敢言。次日卽春明禮闈揭曉時也。越數日。得泥金報。其次子廉生太守諱。成進士。翔步木天。一時里巷傳聞。咸信果報不爽云。

辛未杭城雷

同治辛未。聽鼓杭垣時。剛夏五。卽酷熱非凡。望雷倍切。忽於十五晚得雨。而雷震。次日卽聞雷。擊一人。事後細詢頗未。因備錄之。以資懲勸。蓋十三日。華光巷口大街。有某姓子。奉母命持衣赴質庫。得洋六元。過酒肆小飲而去。洋竟遺酒家。爲酒夥拾得。旁有一人。亦備知而不告也。某子歸家。始知洋失。母責之。復到酒肆理論。酒夥堅不承。而在旁知情之人。亦代爲支吾。不得已而歸。其母仍痛責之。已而無以爲計。卽投河死。母只此一子。痛甚。亦自縊。此十五卯時事也。迨時及午。雷將酒夥擊斃。又將代爲支吾之人震裂其脣。久之而蘇。向人說其情節如此。後聞破脣者。口不能食。不久亦亡。

## 雷殛二逆子

江邑廿七都。吳佛殿寺前。有朱某夫婦。樵採爲業。朱歿。遺二子。長二十餘歲。次甫六齡。婦因家貧無依。贅陸某爲夫焉。陸無嗣。勤勤懇懇。撫朱子如己出。迨稍成立。遽忘養育之恩。兄弟黨惡。欲將義父迫之使去。父弱而子強。其生母力爲勸解。置若罔聞。亦無如何。一日掘山遇雨。避入薜蘿叢中。一聲霹靂。二人伏而碎其腦。屍骸焦灼如燬。朱氏宗。從茲斬絕。其生母猶痛而哭之。見者皆稱快焉。或曰。此人忤逆。罪固當誅。然猶顯著者也。當不若是之速且慘。以衆所聞。尙有密謀。欲殺義父之意。故天不稍容耳。此語諒足信。同治二年六月初九事。

## 四不祥

真

陰陽家有玉匣記一書。以爲許旌陽竄君傳留。凡大事以及起造屋宇安牀治竈開井設碓一切細微之事。諛擇日期。無不一一備具。內上官赴任。有四不祥日一條云。上官初四爲不祥。初七十六最堪傷。十九更逢二十八。君若不信定遭殃。某太守。一生居官。確信此說。歷任各處。雖不能名利兼收。恰皆平安交卸。且由別駕。而洊升太守。未及十年。宦途亦云利達矣。故僚中有

蒞任者。乞其擇日。必諄諄然以此告之。某戚某少尉赴任。爲擇至吉之日。少尉因中途風阻。未能依期。又忘四不祥之忌。竟犯之。甫半年。監犯服毒去官。則又顯有明證矣。此外有避之者。有犯之者。然有信不信。余謂此或吉或凶。皆事之適然耳。必謂避之則吉。犯之則凶。是事事皆人爲政。非天爲政。德不必修。而但工趨避可矣。有是理乎。善夫紀文達公之言曰。人有善惡。室有吉凶。善人而居凶室。惡人而居吉室。吉凶仍如其故。是室之吉凶爲重。而人之善惡爲輕。恐彼蒼不若是憤憤也。斯言也。余甚信之。然則玉匣記一書。但教人趨避之法。而未嘗勸人爲善不爲惡。其書爲陰陽家編集。專事祈禳。不重修爲。與聖賢降祥降殃之道。相背而馳。其非許旌陽真君之書明矣。

施觀察

故湖南衡永道施觀察道生之父。施公。以鄉魁令奉天承德縣。縣旱荒。夏無麥。秋無禾。饑饉流離。十空而九。是歲國有大慶。枋國者。不欲以一隅偏災。上勞睿慮。留都卿尹。咸順厥旨。公請賑之稟。三申三駁。且引甘肅冒賑案。爲危詞以怵公。公憤極。盡發常平倉穀。以賑餓者。或尼之。公

笑曰。余擅動倉穀。不過籍沒監追。限滿無償。亦罪止一身耳。余爲一邑之主。豈惜以一身救萬民哉。發竟。遂以擅動倉穀自劾。上官飛章題參。竟以侵蝕擬大辟。瘐死留都獄中。人知其死。而不知其爲神也。時公夫人已先沒。觀察尙幼。同僚無過問者。流落遼瀋。轉徙入都。年十五六。爲酒家傭。以自給。一日有數客飲於酒家。觀察聆其音。爲承德人。亦效其語。與相問答。客驚曰。子豈吾鄉人耶。曰。非也。吾家江左。特生長君土耳其。然則子何姓。曰。姓施。客皆起立曰。有官吾邑父母者。子何稱。觀察泣然而涕。哽咽不能作聲。客遂不復問曰。今日二鼓。收店後。可訪我於某胡同。幸無失約。觀察許諾。至晚往。出店門。卽有衣冠而候於途者曰。君承德之施公子耶。曰。然。遂扶掖登車。及某胡同。則候問者絡繹於道。甫下車。復有衣冠十餘輩。扶之升堂。簇擁客正坐。羅拜而致詞。曰。某等求公子有年矣。使公子流落至此。皆某等之罪。幸先公有靈。俾某等人都相訪。今果得相見。豈非天耶。當是時。觀察年幼。又淪落日久。瞠然不能實一詞。客具爲觀察言。公發粟賑饑。甘以一身罹罪辟。而存活者數萬人。某等皆當日食粟之災黎也。頻年歲稔。思報大德。知公已歿。聞公子流轉遼瀋間。分遣數十人。徧訪無迹。昨城隍廟住持夢公蒞任。且示以公



子所在。故某等得來都相訪。遂爲之易新衣。開正寢以舍之。次日寘酒更番進見。有官道長者。是日亦至。對衆曰。某全家八口。絕無恆產。昨遇奇荒。非先公不能生。家君見背時。執某手而言曰。施公以救萬姓故。擢奇禍。一家星散。爾倖忝科名。所不能報施公者。非吾子也。某受命久矣。朝夕縈懷。今幸覩公子儀狀俊偉。必能致身通顯。繼先公未竟之志。請君等奉以歸。異日公子功名事。某請獨任之。衆遂奉以歸承德。先是公沒後。家人殯殮。棄棺叢祠中。至是承德人亦爲擇地安葬。又爲公建專祠。實祭產。觀察至之日。適祠宇落成。衆咸奇之。遂奉公子居祠內。衣食用度。一皆取之公中。復爲延名師訓迪之。然觀察幼卽罹難。時過後學。無復神悟。不利於舉業。道長聞之。招之入都。俾入方略館充供事。又爲之論婚世族。並爲延譽公卿間。竟以道長力得官。旋從軍南楚。奮發自厲。不數年至太守。薦升觀察。乞歸。今爲承德人矣。

烈婦湯氏

婦名嘉名。爲雨生將軍女。工詩畫。適某貳尹。方北上。依父居金陵。癸丑春。賊逼城。父促家人走。獨婦不忍去。旣而父躍池死。婦從其遺命。藁瘞之。乃赴水死。

繡院女

咸豐癸丑。賊踞金陵。所陷婦女。視其年之老幼。各置獄一室。有良家女某。被錮繡院。供針縷役。恨賊之悖。以褻帛絨巾。思所以厲賊也。爲同院女所覺。發其隱。賊怒酷刑害之。

王烈婦

婦王姓。忘其氏。山陰人。居紹郡之試院西偏。辛酉秋。賊陷郡。婦與其夫某。匿閣下。屢囑夫自爲避賊計。以存家室。夫漫應之。婦於是時。已有死之心矣。越數日。夫被擄。婦隨向賊涕泣求脫。夫賊不從。踵至福祿橋。近賊館。婦知不免。投於河。賊倒載救之。猶卽官語夫。早爲行計。語畢自沈。嗚呼烈矣。

縣令荷校

陳炯齋曰。英德令陳寅。不習吏事。蒞任數年。簿牒堆案。漫不省視。民有來訟者。命隸繫之。不詳報。亦不審結。兩造人證。苦於拘押守候。先後波累。竟斃四十餘人。其間罪應死者。什之二三。而無辜者。含冤入地矣。後有被案者。逸出赴省。訐於大府。始褫職定罪。擬發軍臺。事聞。上以所擬

乖謬。著將陳寅於省城枷號二月。滿日發往伊犁。充當苦差。以爲草菅人命者戒。命下。衆皆以手加額。頌天子聖明。情法兩申。而過陳寅前者。靡不指笑唾罵。以爲快事。在嘉慶四年十一月。予老友竇向榮。曾目擊。爲予述之。

孝婦格姑

江邑汪秉乾。自述其伯母。事後姑至孝。姑病瘵。據牀性急躁。少不如意。輒暴怒不可遏。伯孝養維謹。見姑怒發。每伏地請罪。甘受扑責。絕無怨言。同伴見其如此。私問曰。汝之事姑。可謂盡禮矣。又甘受扑責何耶。答曰。姑患沈疴。困苦已極。設逢彼之怒。其氣鬱而不舒。不更苦中加苦乎。甯受責。毋使老年人心不快也。其養志如此。聞者慄然。久之姑亦允若。遂相安無事。而家道從此殷實。則天之報之也。

漳泉械鬪

閩之濱海。漳泉數郡。人性皆重財輕生。剽悍好鬪。凡劍棒刀予藤牌火鎗諸器。家各有之。少不合意。糾衆相角。蓋夫一呼。從者如蟻。將鬪。列兵家祠。所姓宗長。率族屬男婦。羣詣祖堂。椎牛告

奠。歃血痛飲。大呼而出。兩陣既對。矢石雨下。已而譁譁如雷。勝者爲榮。鬪既罷。視其死傷。足相當者。置而不論。不足者。則倩人償其數焉。名曰頂凶。身命視伏法受誅。若九牛亡一毛者。乃其常態。嘗有兩親翁不和而鬪。死數不相富而再鬪。度弗敵。適其女在母家。遂取其頭。而以長竹貫之。以洩忿。揚言曰。汝家媳婦。又被我殺一人矣。其頑悍似此。鄉愚窘迫之家。視其諸父諸昆。老廢無能。有如贅疣。里中大姓。欲得頂凶。即舉以售之。大姓酬之貲。或數十金。或數百金。無定值。兩造鳴官。遂以嚴事。而其人亦樂爲之用。蓋念衰朽就木之年。於家何利。計惟一死。足裨後人。故往往舍身殉財。而元凶轉漏網焉。官知其僞。或明告曰。是獄具則若頭落矣。何以爲。我阿堵物。而自令若是耶。當曰。殺人抵死。我罪應爾也。雖多方刑訊。終堅執如初。窺其意。非特殉利。殆將強漢自居。謂吐實負人實深。衆且從而笑我。惟怯。是足耻且。臨刑引頸就戮。了無難色。而其子若弟。既得所售貲。或以卒歲。或以爲婚嫁費。恬不爲怪云。聞潮地接壤。亦染此習。所謂一氣相感召也。安得廉明之長官。爲之潛移默化哉。

### 松江旱災

嘉慶癸酉。吳中亢旱。松郡尤甚。鄉民鬻至華婁二縣告災。縣稟府。府不以爲意。越日。數百人遂擁集府衙。太守坐堂上。詢各村如何荒旱。環訴自五月不雨。至今七月。苗皆枯槁。米石五千餘。請禱雨平糶。以救窮黎。太守北人。不知南中米價。遽怒喝曰。五千一石。亦不甚昂。爾謂苗皆槁死。何本府庭草。尙青葱如是耶。明係恃衆逞刁。爲抗完錢糧地步。當嚴擊爲首究辦。語未畢。衆忿怒。蜂擁而上。太守急避匿。數百人徑入內堂。時方中元祭祖。酒席筵未徹。衆噉盡。且毀其箱篋器物。械籬皆覆於床。婦女越牆逃避。民間罷市。提帥率兵至。衆始散。獲數人。置之法。激變者太守。漏夜至省。諉過於兩縣。大吏與有舊。免議。坐兩縣以勸災遲延。參革遣戍。冤矣。其實太守如以婉言導之。一面委員踏勘。彼時即可解散耳。後太守不久告病歸。在家潦倒終身。臨終無子。

萬彥齋封翁二事

陽羨萬務門方伯之封翁。彥齋先生。爲諸生時。家甚貧。方正不妄取。而勇於爲善。遇人有急難。必委曲調卹之。雖自汗。勿顧也。嘗館鄉間。歲除步歸。途逢一婦。行且泣。異而詢之。婦不答。固要

之。憐然曰。後遺之人。各有心事。何暇逢人絮述。公見其詞厲而色哀。慰之曰。我非漫然相問者。果有急難。誠告我。我或能爲爾謀。婦乃曰。吾夫里正也。虧官銀三十餘兩。禁獄追比。日受箠撻。前往探視。夫言被箠。甚復達限。必以刑死。家有幼女。囑我速賣之。以銀交官。我從夫言。以女詭孀。孀乘我急。抑其價。僅得錢十千。念失女而夫仍不免。沈思無計。將賣身以益之。吾痛吾夫之困於刑也。吾女之辱爲婢妾也。吾身之不能自保也。轉盼之間。一家星散。是以悲耳。公曰。三十金亦非大事。汝夫豈無親族。知好可告貸者。乃至出此下策。婦歎曰。先生何言之易也。彼親族。資者自給不暇。稍有餘資者。求一而不可得。言已嗚咽。卽行。公止之曰。子無然。我雖寒素。三十金尙易辦。第汝女已賣。得金尙可贖否。婦曰。偷蒙哀憐。女未立券。交銀可立取歸。公因出囊中十二金遺之曰。子先持此去。明日俟我於城中某處。婦出不意。泥首泣謝。詢公姓氏里居。且曰。明卽往取女歸。當送至府服役。公笑曰。我憐爾骨肉分離。非欲爾女也。不告而去。行數武。德譚之曰。明日當早來。毋自誤。婦泣應曰。諾。遂持金去。公歸至家。夫人索脩銀易米。公囁嚅曰。白費卻一年辛苦。山路崎嶇。傾跌數四。人幾墮深谷中。遑暇覓銀乎。夫人知其好周人急。啞曰。

若果傾失之。尙易覓取。恐又從并救人耳。公以實告。夫人固賢淑。無怨言。且慫慂之曰。此亦大善事。然時迫歲除。二十金何從措辦。第君已許之。不可中止。家中尙可典質度歲。但速爲彼謀。毋憂內顧也。公喜而出。貸之戚友。得十餘金。尙不足數。邑有放利債者。非以物作抵。雖至親不能通一錢。默念事急矣。舍此別無所謀。第倉卒鮮可抵之物。公素主宗祠匙鑰。竟舉祠中桌椅門窗。向其人質十金。次日持金往。婦已先至。出金畀之。遽歸。婦潛尾之。遂知公姓名居址。未幾卽與其夫攜女至叩謝。請留爲婢。公視女未十齡。然頗姣好。因謂之曰。此好女子。可爲擇佳偶。速攜之歸。母陷人於不義。堅卻之。羅拜而去。及元旦。族衆入祠祀祖。見祠中洞然。咸大驚。疑被盜。翁亟對衆自白。歲暮無賞。暫借質錢。乞俟到館取贖。族衆咸讓之。公默然。旣無忤色。亦無怒容。時有族長某翁。素知公長者。好周人急。疑必有他故。勸衆暫歸。俟三日後再議。族長獨至公家。密詢諸婦人。得其故。喜曰。此亦大好事。今秋必捷。然擅盜祠中物。不小懲。人將效尤。遂集族人而告以盜抵之故。且曰。是宜暫革出祠。秋期伊邇。俟泥金報後。準其復入。衆皆曰。諾。公夷然不以介意。及秋果捷。領鹿鳴宴歸。族長爲之開祠受報。公後官通州學正。生二子。次爲荔門方。

伯。人以爲好周人急之報。

### 勒捐

各省軍務未完。糧餉不繼。司農籌策。首重捐輸。其中弊竇多端。不可枚舉。吾鄉有某甲某乙。久居縣幕。本好干預公事。因有勸捐之令。借效殷勤。並思染指。鄉民某年已衰老。家僅小康。世代力農。未登仕籍。甲乙勾通劣紳胥吏。串詐不遂。強報殷實。勒捐三千金。茹痛勉輸其半。以爲未足。拘繫之。鄉民素安樸陋。足迹未履公庭。布衣菜飯。溫飽有餘。一旦被羈囚。受徭押之苦。又無端耗費多金。積憤成病。比保釋而已。淹淹床褥。歸家數日。卽死。甲乙等。侵匿數百金。大小股派分。甲所得獨多。遂捐未入。旋權某邑尉。鄉民死之日。尉卽患癩疾。闖入縣署。擊鼓持刀。不省人事。以檻車昇至省。不識妻孥。自言有冤鬼隨之。與之食不食。隨處拋棄。時至街市攫食。爲人毆傷。如是月餘。竟斃於路。乙本抱病。同日亦卒。先後祇數刻耳。此咸豐二年事。特不便言其地其人耳。

### 口報



有巨族某君。赴都謁選。自江右挈妻子。奉太夫人。至揚州。適族兄某司馬。爲南監製同知。因寄  
某學於署。而身自入都。未及選。卒於京邸。時太夫人年已高。其妻將臨募多病。凶問至。司馬謀  
實秘之。俟某妻婉身。彌月後。再行以聞。司馬之妾某氏。自正室沒後。以房老專內政。聞是議。獨  
持不可。曰。各分門戶。安可以凶喪。久住人家。遽往以實告。且促令賃屋另居。以便設座成服。司  
馬踰咎之。然業已言之。而事已行。無如何矣。越數年。司馬以薦擢大郡。隻身赴任。留屬於金閨。  
俟進止。豈是時。太守年逾強仕。循良之考。冠於三吳。開藩陳臬。指顧可期。而某氏既攝內政。儼  
同敵體。是歲爲某氏三十生辰。至期方張燈設樂。徧受親戚賀儀。自鳴得意。而不知太守未及  
履任。行抵袁浦。遇疾暴卒。先某氏生辰一日。而凶問至矣。子姓輩咸謂宜俟過明日。再行揚出。  
而選君之子。適在蘇。獨持不可。曰。此何等事。安有弔者在門。而猶可張樂受賀者乎。竟入內。以  
凶信白某氏。而身首易服。舉哀。衆亦惟有除燈彩易服。舉行大事矣。是事口語相尋。不過數年  
間耳。至今猶傳爲口實。嗟乎。女子小人。不明大義。往往好假正論。以自便其私。彼受之者。一時  
聽無可置辭。而銜心刺骨。亦已久矣。投種於地。待時而發。語云。言悖而出者。亦悖而入。信夫。

林彌高

道光初元。豁免積欠錢糧。閩之福清一邑。民間誤會。謄黃。以錢糧免徵。開徵數月。新糧分毫勿納。爲老貢生林彌高把持也。彌高大族豪猾。所爲多霸道。合邑聽其指揮。非一日矣。拘之勿來。以兵臨之方就獲。制府董文恪公。親訊數次。狡展無實供。難加罪。羈管月餘。命之首先完納。卽開釋。則以身被拘繫。無從措繳。必先釋回。或可變產以應。皆有意挾制之詞。通邑則仍觀望不前。末後提訊。反覆開導。終不承認把持。制府曰。然則一縣錢糧。從何措辦。豈遂任其抗欠。終不完耶。錢糧一日不完。一日不能放爾。彌高忽曰。欲完錢糧不難。今日釋我。明日卽完納矣。制府拍案大聲曰。此爾親口所供。實情俱已吐露。非爾一人把持阻衆而何。據此卽可錄供定案。立命畫供。傳令恭請王命。押赴市曹斬之。由是一縣恟懼。地丁源源而來。無敢抗欠矣。

自作自受

逆賊楊秀清。肆其詭詐。起自粵西。流毒天下。旣襲踞金陵。遂自謂天下無敵。妄冀非分。自稱東王。推逆首洪秀全爲天王。實幽之使不得與羣賊接。事無大小。皆一人握定。雖各賊酋奏報軍

情。洪逆均不預聞。又倣古轆製法。創爲五馬分屍之刑。以剪除異己者。未幾遂欲謀殺洪逆。而據其位。洪逆聞之。密召賊黨僞北王韋政於太平。至則與楊逆鬪而執之。即用五馬分屍法。磔楊逆於市。而盡誅其黨。賊勢自是少衰。多行不義必自斃。其是之謂與。

上饒王某

鄭元麟云。嘉慶癸酉。麟省試。買舟歸。遇蒼然古貌者。詢知王姓。上饒東北鄉人。年七十餘矣。王因言某自弱冠應童試。今歲蒙學使王省崖先生拔取。半年憔悴。一領青衫而已。麟爲慰慶。比聞本科年例。適符恩賜副舉人。乙亥。麟授徒饒邑北鄉。館距王家十里餘。詢之諸生。僉云。王先生固最惜字紙人也。書案側。置皮一瓦瓶。每檢字。卽貯之。滿卽焚化埋淨土。或訓蒙遠村。則挈瓶以行。將散館時。必躬埋字灰而後去。如是者有年。見人污棄隻字。力爲勸止。老而食報。豈偶然哉。別來十餘稔。遺忘其名。爲歎然。其惜字之不懈。感應之不爽。固灼然昭人耳目間者。

冥判字紙飯粒

嘉慶己卯春三月。倪孝廉延壽。僑寓金陵報恩寺。有老僧談冥間果報事甚詳。其談閻羅審訊

不惜字紙。輕棄飯粒兩案。尤奇。據云。嘉慶十二年七月。在四川重慶府時。病甚。恍至一處。殿宇崇深。見故徒曹福在焉。曹見其來。訝且喜曰。我職司判官。知師壽未終。明日當送師歸。今日王審案。盍隨往觀。須臾。聞傳呼而來。王升殿。殿前衣青衣者。帶領九人跪階下。王向左曰。汝二人。竟將字紙作還魂紙。有時賣與落鋪爲紙花。婦女不知。一時乘便揩抹污穢。罪莫大焉。利息雖好。終受惡報。人財兩空。何一愚至此。今汝知悔乎。答曰。知悔。王曰。果知悔。姑放汝還陽。可別謀生業。儻更能留心敬惜字紙。許贖前愆。且使汝富。若仍執迷不悟。必遣火部神將。焚爾居。蕩爾產。子孫爲替。語畢。又向右曰。汝二人爲人收字紙。何得貪利。賣與奸人。作還魂紙。明知故犯。誠居何心。本應剜汝心。姑念初犯。且放汝回去。自後不將字紙竊賣。又知敬惜。必獲好報。至後五人。係平日糾會敬惜字紙者。王霽色。向語曰。公等皆好善君子。知敬惜字紙。却不知收字紙者。實與賤丈夫作還魂紙。亦是失察。今概從寬宥。令公等還陽。可徧告人。將字紙親自焚化。積久灰多。收貯潔淨器皿中。送諸巨流。壽爾父母。顯爾功名。昌爾子孫。種種善報。絲毫不爽。毋疑母意。九人退出。余悚然懼。慨然歎曰。世間或用字紙糊窻。繕簿。或裹囊包烟。剪襯鞵底。或撚成燭。

心。或窻戶細書碗上。或於碗罈磚貨爨襪木套上。刻字號。或濫刷招帖。於便溺處。或婦女用字。本來鞵樣。或用神前有字帳幔爲衣。種種未知敬惜。較之作還魂紙者。相去幾何。正躊躇間。忽紅光一片。從西北方來。見衣綵衣者二人。輻轆引一老者至。王拱立以待。老者上殿。余細視。即左鄰孫某。向有善人之目。王曰。公一生無他善。惟敬惜飯粒。歷久不忘。常分付女眷。不時至廚下察看。見有廢飯。卽給與乞丐。或餒犬餉貓。或置屋上餉雀。不令廚下任手拋棄。上天感動。賜公子孫良田千頃。公廚下惟何某。一日將公之幼女。一口剩飯。拋在陰溝。公知之乎。對曰。未也。王曰。此人已發在乞道中矣。顧青衣者。命之來。未幾見蓬頭跣足者一人。來向老者求援。王曰。此人輕棄五穀。罪難末減。卽公亦因此人輕棄一口剩飯。冥中減公五曰祿。陰律甚嚴。予不敢私。老者逡巡而退。王亦倏忽不見。回視故徒曹福。仍在殿前。曹曰。頃兩案。師見之乎。作善者如彼。作孽者如此。師歸後。能廣爲傳播。不但延年。必證佛果。余方欲再叩。忽猿啼聲劇。瞿然而醒。病亦尋愈。

勸戒錄第七集卷三

福州梁恭辰撰

朱明府

山西知縣朱應灼。卽初錄敬惜字紙坎泉先生之孫也。幼隨任江蘇。器宇不凡。文字俱可觀。咸以翰苑期之。應童試。每前茅。而院考多以他故黜。自亦莫解。後雖援例以知縣銓選。然志在科名。不願就也。咸豐元年春。回杭掃墓。時已二十九歲。抑鬱不得志。聞天竺觀音極靈。步行上山祈禱。比返。則神魂無主。嗒焉若喪。未夜即和衣睡。似夢非夢。若有人招之去。行路輕快。似至城隍山顛。忽進一大衙署。令外坐候。頗覺陰氣逼人。少間聞傳請朱大人。愧不敢應。有人強拉之行。已見有花翎紅頂官出迎。以賓主禮相待。言今日大士念爾孝思。傳爾來看善惡簿。隨有人持簿示之。上書朱某某三大字。下爲夾行小字。瞥見首行書十九歲。入仁和縣學第三名。後註某年月日。據江蘇吳縣詳。該員二夜。連宿未破身妓女三人。覆查無異。實屬縱淫。前程削去。視之惶恐不安。遂行看去。二十四歲。中丙午科。本省鄉試第五十四名舉人。二十五歲。中丁未科。

會試第八十四名進士。殿試二甲五十一名。即用山西知縣。二十八歲起復。補定襄縣知縣。三十一歲升澤州府同知。三十四歲升澤州知府。四十一歲升河東道。四十三歲升山西按察使。四十六歲加布政使銜。四十七歲轉山西布政使。下注一季二字。正疑何謂轉。何謂一季。其目隨注到後行。括簿者已將簿奪去。然自此以下。亦如前之因犯淫。全行削盡。而非妓女也。蓋某容貌俊雅。既登富貴之場。復處繁華之地。少年不檢。遂不免墮行耳。紅頂者。大加申飭。以爲斷喪祖父陰功。並謂儒釋道三教皆有魔。此亦儒教之魔。往往功名愈顯。魔障愈深。若能忍片刻歡娛。卽保終身富貴。爾貪色欲。失富貴矣。以目前論。因汝尙孝母。當有十八年實任官。科名無望。如不悔悟。後不堪問。連稱可惜。可惜。某慙汗交流。不禁大哭。家人以爲夢醒。喚醒之。身冷發顫。口不能言。直至曉。方克出聲。徧告親友。誓改前非。遂決計棄舉子業。赴部投供。一日見知縣缺單內。有山西定襄縣。自知必選此。籤掣果然。到任後。勵精圖治。頗有政聲。未幾調繁。並加升銜。計其時。正升知府之年也。後雖屢欲升遷。而總有躑躅。然於升道升臬加布政使銜之年分。或疊晉頭銜。或保舉升階。暗相符合。至四十七歲。乃慨然曰。我不久於任矣。果然無端聖誤。何

官皆爲之稱冤。而不知其夙因也。至轉藩司一季之說。彼時適值藩司開缺。廉訪帶兵在防。以雁平道兼理三月。亦有明驗。可不畏耶。世間如朱某者。正未知凡幾。不自罪已。轉欲怨天。惜無觀音城隍。徧示以善惡簿。若朱某之能得神明示戒。正彼有可取之處。所有情事。皆其自述。藉以勸人消罪。良可訓也。時爲光緒二年。余在金少伯員外處。與朱某相遇。故得其詳。

### 漆藏金

喜與于氏。巨室也。市房甚多。有朱某者。販魚爲業。租于氏屋。屋卽在府旁。爲于太夫人贈嫁產。每歲紗。太夫人遣婢來徵租。不假手僕隸。朱便而安之。朱雖小貧。然性豪曠。能急人之難。嘗於市中遇男婦二人。攜一子。約十齡。相持而哭。朱詢之。曰。淮安人。遭水厄。流亡至此。聞今歲大稔。將歸而無資。欲賣妻。志旣不可奪。欲賣子。情又不忍離。徘徊無策。飢火中燒。故相持而慟。朱詢其需錢幾何。曰。但得二千文足矣。朱不忍。如數給之。其行誼類是者甚多。禾俗歲暮祀神。恆多市紙錢。寘筐篋中。兩人扛之入內。力若弗勝者。宣言曰。今日掘藏矣。以是爲來年富厚之兆。然特闔巷小民行之。士大夫家不屑也。是歲朱夫婦祀神甫畢。適于氏徵租婢至。二人延之飲。



曰。祀事方竣。財神卽來。來歲定當大發。請飲此福酒。再持房金去。歸以實對太夫人。當不而責也。婢笑曰。我比已再來矣。初來正當賢夫婦掘藏時。不敢驚動。歸以告。太夫人行年七十。金寶珠玉常見。未見藏銀。欲借觀之。以新耳目。故令復來。暫假卽歸。幸弗吝。朱笑曰。此禾俗過年之口采。非眞獲藏也。安所得銀以奉太夫人。婢艷然曰。若眞小家氣。太夫人豈肯味汝一錠銀者。而飾辭以拒我。朱夫婦力辨其無。婢大怒曰。此屋本太夫人產。藏銀出此屋中。汝何得據爲己有。歸白太夫人。當令司事者問汝。拂衣竟去。朱夫婦相對驚詫。有頃。婢復將命。持元寶二。以予朱曰。太夫人知掘藏者。忌屢用則易盡。今請以二易一。爲若將來營運獲利必倍之兆。幸毋再卻。朱尙欲有言。婦視之以目。謂婢曰。旣承太夫人諄諭。何敢終祕。但請飲盃酒。當取以奉獻。遂招夫出。予以一錠銀。曰。速鎔火漆。和泥以塗之。如其言。色黝然而黑。土色斑斕。望而知爲出自窖中者。舉以予婢曰。太夫人銀本不敢留。顧俗忌旣爾。敬當暫領。婢喜攜之去。旋復來曰。藏銀太夫人留以示子孫矣。命以二寶。及今年房租爲贈。朱夫婦皆大喜過望。旣意外得五十金。遂棄販漁業。將設小雜貨店以自贍。因持于氏所贈寶。開單赴行。批償。行主卽于氏族。見而哂之。

曰。汝大財星。尙作此小買賣耶。還其銀。十倍其貨以予之。辭不獲命。顧念計亦甚得。遂別賃門面。擇日大開店。則存銀者。附本者。合分者。紛至沓來。應接不暇。竟不費一錢。而百事俱集。所居貨。獲利恆數倍。不數年富並于氏。

### 走无常

慈谿常有走无常者。道光初年。一圻匠爲之。每爲人工作。必告曰。如我猝倒。勿驚慌。逾時當蘇。聞其事。則祕而不言。後有林姓廚司之子爲之。同治年間。則俞某爲之。俞本慈大家。父兄皆庠序中人。某忽爲冥役。言冥中句人者。爲陰无常。必與陽无常偕往。則能近。但不可預泄其事。親友被攝者。反役之後。始言某某已死。其家探之果信。陰无常時與往來。家人不能見。而某如對客言語。其家習爲常。不之懼。有時於臥室中相語。其妻亦安之。又言冥中攝人。皆用票據。惟孝子節婦。則城隍神以柬帖請之。節婦且以輜相迎。至廟則神爲起敬。惟一日請某節婦。輿至廟門。忽堂下衆役。排衙堂上。神升坐。傳呼節婦。如縣官泣審狀。與常時節婦之入異。神檢簿。謂節婦曰。汝守節若干年。頗清白。但有一過。汝知之乎。婦曰。有之。一日見犬合。爲之心動。神曰。不但

此也。曰。曾抱柱焉。神曰。然。因於簿上。記知過二字。命退。此皆俞所述也。夫婦之抱柱。豈有人見。其心動也。豈有人知。而神皆見之。知之。然則暗室中。可謂無見之者耶。一念之起。可謂無知之者耶。咸豐辛酉十月。慈城被陷。壬戌四月克復。俞某忽曰。我見城隍神處。新又頒到一册子。恐慈人尙有劫。册中首名爲陸某。陸某者。邑西鄉之士豪。道光辛丑。夷擾之時。陸某通夷。魚肉鄉里。官府拏辦。奸細竟得漏網。及髮逆至慈。陸某迎導。受僞職爲鄉官。復肆荼毒。闔郡旣克復。自知罪大惡極。投依江北岸夷人處。恃爲淵藪。官吏不能捉。乃僞以道府名帖。請之議善。後則欣然以輿來調。至卽縛之。立正法於道憲察院之堂下。夷人已不及救矣。此簿首名之驗也。旣而髮逆再平。突入城中。見人輒殺。死者無數。則又遭一大劫。所冊之類。蓋爲此矣。

勸戒

道光庚寅年。江北大荒。有司以賑撫。戶口稍多。撫軍疑之。因飭蘇藩司。於州縣佐雜中。選廉幹者十員。往會地方官覆查。與斯役者。頗極一時之選。顧皆承撫軍意。務爲刻覈。澤不徧露。節省帑金巨萬。時惟鄭君祖經。與某某所查獨寬。以是忤撫軍意。不得保。而以精覈蒙上賞者七

人。次年。七人者。相繼無疾卒。而鄒君以前海運勞。自南匯丞。擢尹江都。一子以孝廉入中書。某亦俱無恙。時先中丞正在蘇擔任。余隨任在署。故知之悉。先中丞嘗曰。辦賑一事者。以無私爲貴。與其能刻。不若能寬。蓋卅時何時也。性命呼嗷之間。稍一從刻。死生因之。顧可迎合上司。而曠視民命哉。

### 道光壬寅雷

蘇州有某甲。不幸其母。辱詈毆打。習以爲常。又有某婦。積銀百餘兩。將寄居生息。以度朝夕。爲某乙某丙所窺。竊而瓜分之。寡婦失資。鬱鬱以卒。人皆知乙與丙所爲。畏其無賴。不敢言。而某甲母亦竟爲子磨折死。三人者。皆藩伯執事夫役。壬寅夏。災氣惡。大帥自浙至蘇。當道設軍需局於滄浪亭。亭鄰郡文廟。李藩伯以事至局。執事人役散憩文廟前大樹下。赤日一輪。青天萬里。忽風雲怒捲。雷電奔馳。旣而霹靂一聲。甲乙丙同震死。是年余正隨侍在蘇撫任。次日即有人哄傳云。

### 林判負心

嘉慶時。有林判者。潮之漳林鎮富人。自幼饒心計。所居濱大海。常運牛酒糗糧出港。遇盜艘。卽互易所劫貨物。歸而售於通都大邑。輒獲厚利。如是者數年。積銀累萬。乃自造巨艦。輜重纍纍。游賈海外諸島國。後至一國。夷酋見之。偉其貌。與語大悅。因以女贅焉。生一子。判思歸省。女爲請於酋。夫婦因得偕來。瀕行。酋以國中珍寶贈者甚腆。女約歸見判父母。當復返。中途判萌異志。一日蚤起。至舵樓。呼女出觀海上巨魚。從而擠焉。女落水死。判歸不復往。於是良田廣廈。肆意經營。復循例捐監司職銜。以賞雄里。烜赫一時。官其地者。皆垂涎焉。兵備道某。遺以綉扇。馳一介致書。從貸金十萬。判弗與。遂成隙。日思所以中傷之。而未有間。會其家屯積貨物甚夥。因謀加以私通洋盜罪。招之飲。就座執之。急發兵圍其第。盡室所有。悉抄出之。附會成獄。其兄太守伍。亦波累焉。事聞。上發星使來鞠。某道適權廉訪使。以前書在判手。懼其訟冤。亟詭辭請於大府曰。判黨甚衆。勢洶洶。將劫獄。不便宜行事。恐中變。大府領之。遂請王命斬之。比星使至。判死三日矣。則誠虧心之報也。後某道子。無故忽客死粵西。擯屍大路隅。里長斂錢以葬。某不久亦去官卒無後。

海盜投降

嘉慶間。閩粵外洋巨盜驛騷。濱海居人苦之者十餘年。閩有蔡牽朱渥。粵則郭學顯張保麥有貴麥有金吳登明等。衆各累萬。官軍迄難捕治。十四年己巳秋八月。福建水師提督王得祿。舟師撞破逆牽。撞燼沈之海。九月。朱渥率黨夥出投。閩洋盜氛遂熄。是年冬。郭學顯亦率其衆萬餘人出投。粵督百文敏公。百齡爲具奏。予以官。辭不受。自築室仙城。課子孫以布衣終。其時張保等之擾如故也。百公寡有膽略者。往偵賊動靜。有周飛熊者。與張保有舊。願往。至則保欺之甚厚。因乘間說之。保疑信參半。與妻鄭一嫂切切私議。一嫂曰。細察其言。必官授意來。盡信大難。然既有投首意。亦不可置而弗聽。宜慎圖之事。一敗。我與若皆齎粉矣。久之飛熊凡再三往。保始決意降。約百公先與相會。飛熊反命。百公諾之。至期保列戰艦水上。轟巨礮。大聲震動者不絕。陽若相送。陰實耀武。百公減從。扁舟出海。保與一嫂登舟叩謁。因笑謂曰。張保。爾好威風也。老夫至矣。爾能反正。以爾材勇。老夫當具奏保爾。爲朝廷干城。往罪不足問矣。於是命其配爲夫婦。復倒地稱謝。百公與開懷劇談移晷。瀕行取大拇羣扳指。帶保手。珍重而別。夫婦感百

公推心置腹。曩日納款。悉繳船礮軍械。率衆二萬餘出投。一嫂先入居會城。百公挑其精銳。仍令保統之。隨官軍往勦麥有貴等。是時提督童鎮陞。孫全謀。總兵萬飛鵬。屢挫賊於電白雷州諸路。遂乘勢追至瓊崖金莫海港。生擒麥有貴。麥有金。并大頭目八人。擄其餘衆。乃置大熬。極刑斬梟。遺成者二百餘人。餘皆省釋。吳登明以罪未減。準其投首。自此積年巨盜。舉次廓清。奏入。百公加官保銜。賞戴雙眼花翎。與輕車都尉世職。在事文武。賞擢有差。保授順德千總。飛熊以縣丞用。飛熊後擢同知。保亦洊歷廈門副將。卒於官。一嫂扶襯旋里。家居二十餘年。辛丑夷變。當道延之出。飛熊一嫂曰。出仕後。黨羽久散。今老矣。無能爲也。請辭再三。強之卒不出。此可爲去邪歸正之記。

趙金隴

道先十一年。江華流趙幅才。以妖術煽惑羣獠。揚言獠中將出大王。趙金隴狀貌奇偉。必應其人。因著異志。潛結羣中散獠數百輩。與趙金隴所糾九冲諸獠。得萬餘人。分爲三大營。紅綃抹額。軍容甚盛。於是年除夕。反賊夥趨鳴鳳。以僞示散布遠邇。尾署金隴元年。事聞。上命湖北提

督羅思舉。遂選精騎。迅速進剿。時官弁勸明首逆祖肇。已先掘毀。而賊勢方張。湖南提督海凌阿。原賊首。竟爲所賊。乃以貴州提督余步雲調補。與羅公戮力殺賊。十二年四月杪。掃穴殲渠。楚南騫匪。遂以蕪事。行開各官。賞卹有差。其時復有粵中連山騫趙子青者。聞金隴反。亦相繼。遂調。自。爲王。爲封賊黨爲總兵。率衆肆行焚劫。越明年壬辰秋。賊焰尙熾。閣督李鹿萃先生。連。連。久未克復。上命尙書禧恩。盛京將軍瑚松額。余步雲。來連協同辦賊。比至。剿撫兼施。累。始。連山廳理察同知郭際清。與各官分赴騫山。而。東。西。八。大。排。百。三。十。一。冲。核。實。丁。口。。給。門。牌。。設。立。騫。老。騫。長。其。小。冲。則。設。立。騫。日。皆。擇。謹。願。者。爲。之。事。竣。論。功。尙。書。賞。戴。三。眼。花。翎。。晉。封。輔。國。公。。瑚。余。二。公。賞。戴。雙。眼。花。翎。與。一。等。輕。車。都。尉。世。職。以。下。將。校。恩。賞。如。前。李。開。督。以。生。失。機。宜。奪。職。遣。成。烏。魯。木。齊。斯。時。先。岳。楊。竹。圃。先。生。爲。湖。南。臬。使。督。兵。出。省。敘。功。三。眼。花。翎。。以。知。其。情。事。最。悉。

### 鴉片案

武進令某。爲南匯縣時。值己亥庚子鴉片烟禁嚴。吸食者死。地方官一月獲十五起者。立予升



階。時裕忠愍公。巡撫江蘇。督辦嚴厲。令迎合其意。兩月間。報獲百餘案。裕大喜。爲之請加同知銜。時以半年戒除爲限。限內無死法。而所獲既多。大半斃於獄。越數年。令自武進調元和。得卓異。赴京引見。駸駸有駕五馬建雙熊之勢。舟行至清江浦。其家人在前艙。聞令大言。若等有話好說。勿動手。時所坐爲常州花船。船妓與令素有染。疑其相諶也。繼復聞呼叱聲。又言我輩尙不應死。何忍置之死地。家人異之。同趨入視。見令顏色沮喪。作手撐足拒狀。衆入始定。曰。幸汝等來。不然殆矣。問以何事。又默不語。或勸請病假折回。不可。至王家營。病大作。所言皆與人憤爭。時其子從行。遂決計奉之南歸。晝夜趨行。及常州之奔牛。病已瀕危。忽以兩手自摳其舌。大叫而死。汪調生曰。藉人性命。以益功名。於心何忍。若盜劫人。則王法所不容。捕而誅之。果實心爲國除莠安良。誰曰不宜。又或地方捕盜。官吏因案搜擒。在官爲舉職奉公。在盜爲情眞罪當。盜死於法。何敢仇執法吏。然爲民父母。不能教養其民。至窮而盜。則從而駢戮之。哀矜勿喜。仁者猶有憾焉。若境非本轄。官非有司。事非因公。徒以覬覦遷擢。越境購拿。就使賊眞盜確。一念之私。盜已得而仇之。况其中更多不實。不盡。或張冠李戴。或鼠竊狗偷。本無死法。而羅織以成。

之。遂至負屈含冤。俯首就戮。死而有知。不於獲盜遷官之人是仇。而誰仇乎。三十年來。所見以此遷擢者。大都賀者在室。弔者在戶。書之以爲有位貪功者儆。

### 曾公顯靈

同治四年冬十二月二十八日。如皋東鄉。雷擊死一男二女。震活一嬰兒。初聞其事。不知其故。今年六月五日。聞高郵生述趙芝林定邦太守從如皋來。看一奇事。云如皋東鄉某家。有田百畝。有錢千貫。夫婦二人。一生行善。膝下無兒。過繼猶子爲嗣。嗣子成室。嗣父年五十餘。嗣母年四十餘。忽然有娠。將分娩。嗣子往百里外。賄穩婆銀五十兩。囑謀害嗣母所生子。歸告嗣母曰。某處穩婆最穩當。兒已倩之。嗣母不疑。嗣子有惡心曰。好。後數日。嗣母分娩。穩婆收生。墮地無聲。男孩氣閉。埋之田廕。嗣父憤極。赴城隍廟。鳴鐘伐鼓。哭訴城隍。某一生行善。五十餘歲。纔生一子。生而不育。天道無知。神心何忍。還我靈應。心始甘休。日夜哭訴不休。第三日。片雲纔起。雷聲大震。穩婆手捧寶銀一錠。與嗣子並跪田廕。同時擊死。震活嬰兒。呱呱而泣。觀者如堵牆。卽乙丑十二月二十八日事也。余曰。貪財害命。生者殺之。行善得子。死者活之。善惡之報。呼籲之

靈如此昭彰。特書之以爲世之行善者勸。作惡者戒。

咸豐壬子雷

汪調生曰。壬子秋。旋里應試。經吳江之甲塢鎮。舟子指岸上人家曰。是家一月前。父子爲雷同日震死。今絕矣。詢其何以致于天譴。舟子曰。是家亦操舟者。今春自外歸。忽有多金。問舍求田。不復理故業。有詢致富之由者。詞多慚恍。久之其事漸露。是人父子駕舟往來於松蘇間。去臘有客伴二人。自上海雇其舟至蘇。囊頗厚。其子頓萌惡念。密與父謀。道經泖湖中。夜殺之而棄其屍。攜資以歸。自謂蹤迹詭祕。人無有知者。而不意天鑒之不遠也。死之日。萬里無雲。其子在田。其父在市。相距里許。忽霹靂一聲。自田中提其子至市門。父子對跪於地。視之死矣。背上皆有朱書。篆文十餘字。人無識者。

妻子團圓

梅某。甯國宣城人也。當髮逆竄擾時。舉家陷入賊中。某單身逃寓如皋。幾於乞食。迨賊氣肅清。卽回本籍。昔之屋宇。一片焦土。無力起造。遂賣其地。基於戚家。得其所。作小經紀於九江。蘇。

湖間數年來。頗爲順利。自願年近不惑。形影相弔。且數代單傳。一線之延。有關宗祀。急謀續絃。一日於九江謀之友。並云但求宜男面貌。門第皆弗計也。其友曰。事有適值其巧者。適有人欲鬻一婦。年約二十許。貌僅中人。而聽其口音。似君同里。身價不昂。盍往觀乎。苟合意。納爲小星。未爲不可。某聞係同鄉。姑往見之。卽其妻也。相視默然。不作一語。友從旁觀之。曰。是合意矣。代爲主持。身價銀三十金。交訖。肩輿載之歸。復爲夫婦如初。悲喜交集。同人置酒爲賀。席中有一友自漢鎮來。問某有子乎。答曰。有一子。失時已五歲。今當十六歲矣。友笑曰。天下奇事。恐萃於君一門也。予在武昌城中某糖鋪內。見一習業幼童。狀貌頗肖君。問其姓。亦宣城梅氏。得非君之血脉。流落他省耶。某聞言心動。擇日與友買舟往訪。至糖鋪認之。形軀雖長。而面目尙約略可認。細加盤詰。子亦恍然。憶是其父。相與抱頭大哭。店主見之。囑某帶回。某酬以金不受。由是父子偕返九江。半月之間。夫婦父子。共慶團圓。人咸謂梅某有隱德之報。此同治七年冬月間事。友人言之鑿鑿。諒非虛語。况亂離之後。此等事亦所時有也。

### 某烈婦

烈婦上海陳家巷人。爲童養媳於某氏。操作勤慎。能得舅姑歡。咸豐壬子秋。始成婚。會木棉登場。烈婦從其姑捉花於野。日晡。姑餒甚。先歸。烈婦以花捉未淨。獨留。惡少某甲。與其徒乙丙三人同行。過其旁。見烈婦少艾。乙與丙。戲謂甲曰。能與之野合。當釀金置酒相賀。甲笑曰。是何難哉。遽前抱婦。調以遊語。婦出不意。大驚狂呼。甲見四無應者。遂摔婦於地。碎其裙。婦瞋目大罵。聲益厲。甲怒以土塊塞婦口。將去其小衣。婦竭力撐拒。移時不動。撫之僵矣。乙丙懼而奔。甲亦將遁。屢起屢撲。初不知辯爲婦所持也。有同村人過者。見之。驚告其家。其舅姑及夫偕至。觀者一時層集。執索將縛甲。見其辯猶在婦手。劈之不開。舅與夫泣而祝曰。某甲不良。致汝死於非命。今我等皆在。不能遁矣。盍釋其辯。當鳴官以伸汝冤。而請旌爾烈。祝訖。手不劈而自解。觀者咸謂烈婦之靈。雖死不爽。遂縛甲送官。復捕乙丙至。三人皆論如律。

死者魂先在冥

戶部主事簡宗杰。雲南昆明人。同治壬戌進士。甲子年正月二十九日。偶感寒疾。延同鄉友人診視。方內用麻黃三分。清晨一劑。汗出如雨。惛然罔覺。夢見二隸。以練繫其項而去。至一署門。

上憲都城隍理事廳額。入門卽見兩婦人。各撫掌笑曰。來矣。再進數門。歷級而上。遇刑部主事葉守矩。簡君壬戌同年也。一見卽向前慰問。旁又見刑部主事吳養源。顏色慘沮。默無一語。簡頗感葉之熱腸。而深訝吳之冷眼也。葉與吳。皆本朝衣冠。忽殿上一人來。微鬚短視。年四十許。藍袍圓補。冠烏紗無翅。簡卽以無辜被繫告。其人云。當上殿查之。尋下殿。持一冊來。翻數頁。見一行書。軍功六品頂戴簡泰良。湖南岳州府人。簡卽大呼曰。我名宗杰。非泰良也。其人曰。誤矣。遂掩卷命去其繯。則一紅藍布兩面帶子。紅一面。墨圈無數。圈內皆有簡泰良三字。其人問簡籍貫官階。曰。然則是廣東司前後輩。君己未年到衙門。宜乎我不及見也。簡亦叩其姓名。則曰。姓路。異日自知之耳。卽命隸送歸。不復見來時門徑矣。恍然夢醒。時己日晡。查檢所服藥料。方知藥肆以麻黃三分。誤付三錢。調養數日而愈。二月初九日。葉守矩之母壽辰。簡君往祝。守矩卽是日下世矣。聞之大駭。卽訪吳養源。亦四日前病故。憶夢中相遇之日。葉初病。吳尙未病。不意其魂魄先已在冥府。訪戶部同事。並知廣東司。昔有路璋。丙申進士。貴州畢節人。頗正直。與堂官蕭頤計協。告退旋故。殆歿而爲神與。

吳蓮芬曰。乾隆間有甘泉令某。巧於貪婪。時淮鹽正盛。某令參養不遑。盡數人。日事羅織。凡商家每一舉動。必百計驅之陷窞。爲生財地。揚州徐甯門外河東有一寺。其僧素以富名。一日。一少婦。豔妝肩輿而來。僕從如雲。僧見之。恭敬有加。少婦入方丈坐定。曰。供獻未齊。且少聽。僧側坐陪。備正坐間。突有大漢擁進。曰。和尚藏姦在密室。何其樂也。僧曰。毋亂言。此某商家太太也。太太曰。此某姦也。何太太之有。再覘其與夫僕從皆無矣。遂以索其牽之官。某命如得奇貨。僧厚賄之乃已。因又傳詢商家。何姦不別姓是託。而特洩是託。可見平時有婦女入廟之事。商又賄之。如此者不一其事。故有剝皮之混號。在官以暴疾死。家口流寓揚城。未數年。室如懸磬。未適之妾。尙有二三人。並其兒媳室女。相率爲倡。此光祿公親見其虐。而親見其報者。實述以爲痛云。

揚州初次失守

自古用兵將帥。畏蕙亦所恆見。未聞咸豐三年揚州之異者。粵匪肅至九江。各處防兵。皆聞而

退走。揚州書傭江壽民。竟與賊通。允送犒師銀數十萬兩。設席百餘桌。請其入城宴飲。許以假道。絕不據殺。其時江北防堵之大員某。不但將江壽民正法。且欣從其議。漕督某。亦從薄其成。某爲防堵二三品大員。竟出乎此。且面諭遷徙之百姓。爾等不必驚慌。長毛賊不過一過而已。試問一過後。何所往耶。朝廷土地。竟可容其一過耶。律以叛逆。情真罪當。竟得保首領以殘幸哉。賊入城後。所有連庫之銀。義倉之米。以及紳富資財。不下二千萬。胥爲竊賊。有所被愚之百姓。死者計十七萬有零。助逆賊之驕張。損國家之元氣。莫此爲甚。某死後。其家直有未可言語。論者報應已甚於琴瑟矣。

### 狐前知

揚州會館蒼屏樓。相傳有狐居其上。霜髻道裝。每逢會試。士子羣集。則避去。屋空又來。已歷年所。絕不爲人擾。咸豐二年。壬子科鄉試。會館居者寥寥。七月望間。三鼓後。更夫巡更至彼。聞樓上兩人共談。曰。今年館中無多中式者。唯方鼎鏡中五十名耳。更夫焚草管人。後果不謬。

### 張明德



華亭戶書張明德。奸巧善舞文。翁緣爲漕胥。益肆行無忌。鄉民之良懦者。橫遭吞噬。與人有睚眦怨。輒中以危法。以故皆側目事之。弗敢抗。有皂役陳大忠者。性伉直。明德積不平。思有以中傷之。壬寅春。漕事將竣。明德以糧串數百石。囑大忠赴鄉催收。折色時。每石折收洋錢五元六角。大忠既行。明德遂白官增其價至六元三角。及大忠回。如前數收繳。明德遽曰。是尙缺三百餘元。得無汝中飽耶。大忠艷然曰。我行時。祇五元六角。城中驟增價。我安得知。與之忿爭而散。明德竟以大忠侵蝕告官。官拘大忠。責令賠補。抗不承。遂下獄。坐侵用官銀。遣戍河南。大忠有屋數楹。田十餘畝。盡賣之。爲安家及行資。已署券矣。明德聞之。往告買主曰。大忠侵虧國帑。其產應變價償官。爾等私售犯產。當與同罪。買主懼。厚賂之。而請計焉。明德故爲躊躇曰。價已付乎。曰未也。曰未付。尙可挽。爾速取契及買價來。我爲爾呈官。大忠來索價。令其赴庫請領。則爾無患矣。買主從之。盡以價與明德。大忠之遣戍也。已預報家產盡絕。聞之。怨憤而已。竟不敢領價。是冬大忠赴戍。號痛出城。哀動行路。當是時。大忠身負奇冤。千里赴戍。一家星散。自問還鄉無日。抱恨終身。而明德徒以大忠禮貌微嫌。既入其罪。復罄其貲。意氣驕橫。自謂得計。更無有

與之爲難者矣。會豫河決口道阻。遣戍者皆奉文還本縣監。俟水退再往。大忠於癸卯二月十二日。復反華亭監。未旬日。而明德難作。先是華邑兌丁費重。民間折色遲緩。漕總先籌款墊給。不足數。則船先發。而留丁以俟。歷年遵辦無誤。是年邑令劉公新蒞任。明德思有以挾制之。預白官。新漕須俟幫費清。始開。不信。則日喚幫丁水手入署曉索。令知其情。怒責明德。明德因服生鴉片。至門房。意謂以覓死圖賴。令必將活我。而別籌款以給運丁。船既開。則官項可任意侵蝕矣。司閘者見其鬚有生烟。大駭。白令。令下明德獄。入獄門。已昏聩矣。凡服生鴉片者。忌熱茶。大忠在獄。聞明德將入。喜極。預儲熱茶以俟。見明德入。迎謂之曰。明德汝亦來此乎。手捧茶勸之。明德昏亂中。遽飲之。飲竟即撲地死。死後。其家欲攜尸自監牆上出。大忠與同監者不可。曰。必反我售產資。而予同監者千金乃可。當明德在時。恃其巧詐。凌轢同類。人咸疾之。大忠之事人尤不平。及其死也。莫不稱快。至是竟無有爲解紛者。凡千二百金。尸始得出。蓋距大忠之還僅十日。而明德死。死又兩月。大忠復赴戍。瀕行以己及明德先後獲罪下獄始末。屬人敘其事。而鑄之版。徧送四方。報施之巧且速。無逾此者。天豈專爲一陳大忠償其冤哉。特大忠一事。其

險惡尤爲顯著耳。陰謀積久。自墮網羅。君饗君矛。古今一轍。陰險何益哉。

恤寡

浦江朱氏。始以積穀起家。稱巨富。翁媪皆上壽。生二子。長黠而次慝。父子累代忠厚。受欺弗能校也。二子先後授室。和睦無間。雖妯娌間。後稍有齟齬。以媪御下嚴明。弗爲患。翁以長子有才幹。令出貿易。且以長已得四孫。次未生育。因以次主家政。次忠厚而極公允。一家安之。無何翁逝。長以奔喪歸。遂令長主家政。次本身弱。而天性極篤。痛父而亡。媪以晚子。最得其歡心。痛極切。遂愈憐媪。媪亦極盡孝道。迨媪耄年。妯娌漸多不和。一家知之。不敢白媪也。媪微有所聞。嘗語妯曰。媪幼寡可憐。此苦味。吾深嘗。汝宜善視之。妯諾之。實則漠不爲意耳。遂擬將產析爲四。一爲己膳。一爲諸孫。一爲長。一爲次。均以爲允。長弗願。且曰。一經分析。母膳誰承。弟媳誰代。手持甯歸兒一人勞耳。媪信其真。而不知媪之意也。此後媪之受制於妯者。不一而足。媪以孤寡。無可告訴。遂鬱鬱有心疾。妯固視若贅疣。長亦置若罔聞。其多年含忍不發。實以媪尙知大義。頗知盡孝。恐媪不歡耳。媪母家故貧。暗有些微周濟。妯偵之。遂以白媪。媪曰。誰不知有母。能孝

母乃吾媼也。此蔑蔑者。捐吾家幾何。況卽其本分應得。續以與母也。汝輩勿太迫人。媼愧甚。於是益銜媼。外似甚和。暗則無不媒孽其短矣。方次病革。於諸姪中。有素愛者。媼知之。命繼爲後。媼又以媼太寂。令歸媼撫養。曩日後能孝其母。此正辦也。長亦以母言爲然。媼故難之。因曉媼曰。吾子固繼汝。特汝命太苦。防尅兒。媼曰。吾命固苦。旣尅夫。何至尅之不已。今旣將兒繼。吾果何日而來繼也。媼曰。再商之。於是。一年復一年。有繼之名。無繼之實。媼以年高。未知底蘊。相與因循。而媼勢日盛。媼勢日孤。媼嘗曰。吾名爲富家婦。實一苦人耳。何樂生爲。不久抑鬱而卒。卒後家中切切私議。代媼不平。媼亦有所聞。頗悔析產之不早也。一日媼暴卒。口中喃喃致辨。旣而長歎一聲。甦矣。人環問之。則曰。爲媼訟於金華城隍神。以吾欺陵之。又隔絕其母子。並貪其財。將有惡報。吾無以辨。而媼益恣肆不服。神向媼曰。此前世因也。汝前世與媼爲姑嫂。汝譖媼於母。逼媼逐歸母家。隔絕其夫婦者二年。更負兄嫂八百金不償。此所以報也。惟媼施於汝稍過耳。向媼曰。歸可勉爲孝婦。或免報。向媼曰。汝節孝可敬。速轉生去。勿種惡因也。媼自甦後。變爲純孝。每告人曰。神亦敬寡婦。吾等切宜留意恤寡。勿似前之憤憤任意也。

某明府

山陰某明府。先就閩省中韓。積有硯租。咸豐年。值鐵錢例開。捐輸邑宰。指省閩中。聲氣素通。有幹才。上游重之。稟到未久。卽代理優缺。素眷一漁婦。名噪一時者。纏頭私蓄。除金釧首飾外。尙有二三千金。心計精密。鵝母不知也。年甫及笄。厭倦烟花。有從良意。第見識頗高。不願爲士大夫妾。但願爲商人婦。蓋有鑒於儕輩中。作貴人小星者。多遭薄幸故也。於明府前。吐露心腹。明府乃詐稱茶客。斷莖久。正思續娶。毛遂自薦。並指天誓日。以要之。婦爲所惑。竟委身焉。其脫籍費二四。百金。亦漁婦暗中私贈者。迨入門。知受給。兼被河東之虐。旣在窳中。惟有忍受。然詞色之間。未免時形怨憤。且有時亂頭蠱服。粉黛不施。明府頓加白眼。惡衣惡食。以婢嫗待之。且常施撻辱矣。未久。明府奉新例迴避粵東。初抵省。適宗人某。權臬事。頗加照拂。委司釐務。月進百十金。指日可握縣篆。乃未及數月。陡患險證。數日而歿。疾亟時。婢嫗見漁婦焚香夜禱。問之。則曰。主人病危。祈天願以身代耳。此則以詛爲祝。不言可知矣。凶耗到閩。其胞兄參軍某。方抱病。聞之加劇。不數日亦遂死。豈因弟有此舉。乃兄袖手無言。不爲力阻之故歟。抑家運之替。適逢

其會歟。總之漁婦不宜娶。歷睹閩垣數年以來。仕宦中娶之而非去官卽身死者。指不勝屈。若明府者。既貪其色。又攫其財。竟忍心害理。刻薄以待之。宜其方當強仕。而遽遭不祿也。可不戒哉。

### 朱少尉

會稽朱仙圃少尉。幼失怙恃。聞關來閩。依其舅氏。習度支數年。機遇遽逝。未能出手。思博微名。而賞又難集。彷徨無措。不知所從。有族叔某。在粵東爲海關吏。然久未通音問。不敢竟詣之。且道遠川資難措。亦無意住投。乃族叔窘時。曾受少尉祖父攸助。少尉因幼。未之知也。迨族叔爲吏。家計漸充。追念前情。欲圖酬報。輾轉訪問。知少尉在閩。落拓無聊。遂爲其捐輸從九。指省粵東。遣人帶盤費以書招之。少尉遂赴粵。留之寓中。極爲親睦。又爲代覓釐局差委。備極關垂。少尉本已斷弦。遂爲作伐續娶。且補缺又近。從此可以自立。不致飄泊無依。事雖極細。然在少尉可謂得之意外也。亦可謂施報之無常矣。少尉人甚樸誠。其奉事後母。極盡孝道。家既貧寒。又鮮兄弟。於生養死葬。一身任之。竭力籌謀。能忍飢寒。而事事盡禮。於此見人有片善。天必祐之。

而其族叔之受恩必報。感德不忘。亦足以風世俗之澆薄無良。忘恩負義者。故樂爲記之。以勸世。

曾有高

咸豐丁巳春杪。粵逆圍攻建州。賊勢猖獗。危城孔亟。忽有一人於城下語守者曰。有機密事欲面稟。叩太守。守者稟。其人短衣赤足。不持寸鐵。援而上。自稱楚人曾有高。爲賊擄三年。不得出。今伺隙得逃。願投誠。且云。尙有數十人。亦願歸順。欲與偕來。恐人多見疑。故暫止之。又云。賊現挖掘某處地道。離城不數丈。三四日可成。如不信。請置我於獄。不驗。甘心就戮。太守劉雲樵。察其人無凶狀。頗信之。與之食。令薙髮。詳問賊中情形。對頗細。乃團練紳士。疑爲奸細。請速殺之。且謂不殺此人。城中頃刻變爲戰場。守陣百姓。亦先欲潰散。語語傷勸挾制。一面竟擅行牽出。戮之府門外。太守難與固爭。三日後。某處地道之言果驗。城幾崩陷。紳士乃大悔。作佛事超度之。在紳士之恣肆誤殺。固屬非是。而太守優柔無據。亦失之懦弱矣。

閩省盜賊

汪稼門制軍。任閩督。治盜最嚴。洋面間亦失事。而隨路搶劫稀少。一日南臺錢肆。四鼓被盜。次日甫曙。制軍已親至。副參郡丞稟調。伏地惶悚請罪。制軍叱左右。立將各協。擄去頂戴。當街擗責四十棍。游守等。徧加責處。郡丞主簿。咸擗頂。嚴詞訶斥。限三日內破案。逾限則盡挂彈章。果如期贖盜悉獲。猶分別各記大過。當時地方官。俱留心緝捕。無敢懈玩。數年後。道路稍不靖。然惟商賈或遭劫掠。水陸兩途。凡奉公者。尙不敢動。自臺陽張丙亂後。不數年。又遇曠夷滋擾。所募勇役。散而爲盜。於是萑苻日盛。近則髮逆之後。劫案愈多。行路每有戒心。凡奉差委員。以及撥運兵餉。批解錢糧。陸則須鄉勇一二百名。海則必用火輪船護送。官眷必帶大幫僮行。方可無事。徧地匪蹤。無法勦除。此誠不可不思亟治也。

### 奸尼案

海甯東門外。一尼庵。師徒七人多不潔。巨室廚役某。溺焉。買笑追歡。揮金如土。久之力不支。廚於柴米多所侵盜。遂被逐。某固異鄉人也。海甯無投足地。念與尼往來久。因攜行囊往庵中。爲暫住計。尼見其囊尙厚。允之。未逾月。衣履盡歸質庫。囊空如洗。大遭白眼。某度不可留。忿然



辭出。一日清晨適住持挈其徒一人入城而羣見庵門大開。一犬傷刃斃於庭。驚呼徒衆。無應者。入視之。一尼斷頭死殿上。再入一死川堂中。一死後殿院中。皆身被數刃。其一偃臥牀上。身首殊矣。更覓其一。得之香積廚中。與佛婆俱腹裂而死。急鳴保鄰。同入查檢。衣物一無所失。知非爲盜來者。時州守爲王百期先生。明察善斷。聞報往驗。默思此非姦殺卽仇殺。驗畢。訊住持曰。若庵中有無男子往來。諱言無之。復詢四鄰。以不知對。公籌思間。有小女子睨公而笑。公密令役攜之上。鬻顏問曰。汝幾歲矣。曰。十歲。又問爲誰氏女。指階下一人曰。庵鄰某。吾父也。即喚其父上曰。若女端厚有福。可繼爲吾女。暫攜之去。不數日卽送歸。勿慮也。汝亦同往。遂命丁役輿送至署。囑夫人善視之。及晚。公旋署入內。夫人已爲女易妝。見公入。女拜跪如禮。公因屏侍婢。而問女曰。頃若睨我而笑。何也。女曰。我不笑爺。笑某師太之謊爺也。公曰。何事謊我。女曰。渠庵中常有男子往來。而曰無。非謊而何。詢以所往來者何人。初不敢言。強而後告曰。有某司務者。宿庵月餘。每往庵中採花。見之。數日前。大鬧而去。曰。某去後。近曾復來否。女變色而對曰。昨午見其來庵。後跟四五人。皆奇形惡狀。令人驚怕。不知其何時去矣。公默念殺厄者必是人矣。

遽出喚帶二尼入。叱之曰。有某司務住汝庵中。汝何諱言無。尼色頓變。曰。某住庵中月餘。誠有之。然數日前已去矣。詳詢其姓名鄉里。卽標簽往捕。役持簽出。卜於城隍。連夜持燈出東門。未及數里。遇一人惘惘來。迎叱之曰。是某司務否。曰。是也。擒之。搜其身。得廚刀一柄。衣褲皆有血迹。鎖之歸。命尼視之。果某也。質明帶訊。如夢初覺。曰。我何以在此。旣而歎曰。冤孽纏身。休矣。遂不待研詰。盡吐其挾仇凶殺之由。且曰。此冤孽也。復何辨。我自尼庵出。寄身城外破廟中。昨殺尼後。卽思遁至乍浦。下海行未數十里。迷路不得進。遇一人拖之曰。汝欲往乍浦。須從我行。隨之狂奔一晝夜。遙見燈光。其人曰。向燈光行去。卽乍浦矣。從之。遂被縛。非冤孽而何。研詰再三。矢口不移。案旣定。某照殺一家三命以上例。凌遲梟首。其二尼以賣姦故。的決還俗。而賞義女之父。此道光壬辰夏間事。

知過不改

某生者。浙杭諸生。從蔣一亭學申韓術。小有才。而放誕不羈。道光丙午。蔣君就上海咸雲崖觀。察幕。某生秋試後。謁師於道署。出其闈藝。徧示同人。意甚得也。會署有請仙者。降乩爲夏瀆如。

先生某生叩問功名。大書前程頗遠。惜爲口孽淫孽。折除盡矣。速改行。尙可延年。否則冤鬼將至。尙冀科名耶。某笑曰。仙人乃作此老頭巾語耶。旣云冤鬼。請問是何因緣。亂復書曰。汝必欲明言耶。十年前。荷池洗硯事。尙憶之否。生色頓變。叩首默祝。又書曰。冥司申報桂宮。黜爾名。減爾算。故予知之。從此力悔前非。尙可挽回萬一。徒事禱祈無濟也。衆視生面色如灰。亂停後。有詢生以仙所云者。生憮然曰。挑達之行。慚負人鬼。敬以相告。願有志者。以予爲戒耳。先是某生嘗讀書於姑母家。姑有豔婢。生調之而未得間。夏日偶攜硯滌於荷池。適婢以採荷踵至。四顧無人。遂與調笑。婢亦不甚峻拒。入池畔小亭而私焉。自此得間。卽會而婢孕矣。歲暮。先生解館。生亦歸家。及拜年往。姑留之宿。人靜後。婢忽至。謂生曰。蒙君厚愛。紅潮不至者三月。偷始終眷念。得以長抱衾裯。君之惠也。如將見棄。亦不敢怨。但求速覓良藥。以免敗露。感且不忘。生慰之曰。我已以情告母。將從姑。汝我必不爲負心事。汝勿過慮。婢泣謝。是夕復留與亂。而不知生無意娶之也。及歸。竟置之。亦不復至。姑家婢朝夕懸望。音耗俱絕。未幾腹益大。爲姑所覺。不勝驚。始吐實。姑素愛生。遽令人召之。將以子之。生堅不承。且曰。妾婢不知與何人亂。乃致汚

蟻我拂衣竟歸。姑信生言。從嚴禁錮。無以自聞。及夕自縊死。生亦不以爲意。而不虞仙之發其覆也。旣以語詢者。因謀所以自衛。衆多勸其折節爲善。且延高僧爲禪追薦。生領之。自是豪氣暫斂。然未及一月。故態復萌。信口謔真。常情花柳。曲語展外置之矣。明年竟以吐血狂死。死時侍疾者。咸見一女子披髮立牀前云。

### 司閻惡業

杜小舫曰。揚州某甲。於江陰下游一縣爲司閻。本官擢任高郵州。甲以病歸里。病中作種種異狀。初似被人勾攝。繼則張口呻吟。似受掌責。問之。屢不吐。次夜又作欸客狀。所應對似一尊客。一儕輩。並呼童具茗具食物。囑囑私語。良久作送客狀。旋自歎曰。案中人已盡至。且奈何。再詰之。仍不吐。問著物供何人。則云自嚼。是夜交手作被桎梏狀。匍伏號呼。若受重杖。五更氣絕矣。家人爲之含殮。冠服整潔。納棺時。首忽左振。帽已脫落。帽紉二。宛然刀截。揚俗專治盛殮之人。名司殮匠。相顧駭歎。詢之云。此受冥中大辟象。不知何所據也。甲病時。延比鄰助守。余僕與焉。諸狀悉目覩。但知有惡業。而不知其詳。後遇某甲同事者。述之憬然曰。報應若斯之不爽哉。邑

中先有謀財害命一案。甲與幕客某。家人某。受番銀二千八百餅。爲之上下營謀。設計縱其凶。某某旋先後物故。今以其狀證之。殆此案發覺矣。余謂得贓枉法。令死者含冤。其伏冥誅宜也。且一息僅存。尙不肯稍露惡蹟。其陰險爲何如此。誠豐年事。

娘鬼

江都某生少與鄰女有啗臂盟。旣而負之。女賚恨以歿。生懼爲祟。乃絕意進取。後生子某。少聰慧。冠即遊庠。某科鄉試。初九夜三藝已脫稿。忽有人揭其號簾。視之則二入女郎。怒目而視。某自念生空無虧行事。乃正容莊坐。以覘其變。女忽舉手批其頰。某憤曰。余與汝素昧平生。何妄來作祟。女厲聲曰。某秀才非爾父乎。爾父薄倖背盟。致我飲恨以終。我俟之二十年。不意伊竟絕迹場屋。我無從報復。不得不取償於爾。某固微聞父前事。因急起立曰。然則我娘也。娘要兒死。不敢不死。然肯容兒一言否。女色稍霽。曰。爾試言之。某曰。兒年幼。實不知詳細。若早知之。娘嫡母也。春秋享祀。生辰忌日。皆應致禮。然父半生辛苦。唯兒一人。今旣知有娘。敢詢極停何所。場後即迎入先塋。敬立神主。兒苟有寸進。當博封誥以報娘恩。娘若致兒於死。於報怨誠得矣。

然於娘並無益處。女默然良久。曰。爾言亦大有理。果如是。我又何求。但恐爾亦似乃父。有口無心耳。某指天自誓。且延之入號。曰。既爲母子。可無避嫌疑。外間冒風露。娘儘入號小憩。女許之。瞥眼間。已在號內。左右對坐。號舍寬然。某復細詢其姓氏里居親族。及停紼之所。女一一告之。某隨書於紙。女離坐欲起。曰。話既分明。我去矣。慎毋相忘。某留之曰。兒有事相求。娘在冥間。知兒今科得中否。女曰。此有主者。二場爾於明遠樓側。呼我告以坐號。我當來。坐號太多。我難尋也。言已出號。忽不見。某出場。遽以所見函稟其父。請亟爲立主於家。俟歸而迎柩。稟既發。即焚其稿。及二場。如其言於明遠樓呼之。是晚女果至。有喜色。蓋已見所焚稟稿也。因謂某曰。爾尙誠實。我昨至冥司求銷案。且詢爾科名。冥司謂爾應中在三場後。嘉爾能幹父蠱。適今科有除名者。將爾補入矣。但冥間不無費。爾當爲我籌之。某曰。已爲搆入。遂舉所帶冥鏹悉焚之。復留女入號。依依如眞母子。鷄鳴而去。三場復至。及揭曉。果中。歸而白諸父母。其母固賢淑。促生父子訪諸其家。所言皆符。乃迎女柩而歸。諸先壘。次年某復中進士。女竟以嫡母受封焉。

### 幼女勸父

觀察某公。年垂暮矣。監司省會。公私應酬。不遑刻晷。每黎明卽起。二鼓方息。退入內室。自言辛苦勞瘁。筋力不支。幼女甫八齡。依依膝下。撫父鬚言曰。爺旣如此辛苦。何不告老回家。婢媼等曰。作官豈不大家快活。何言告老。女曰。大家自然快活。獨爺一人太苦。大家何不替爺辛苦耶。父聞言撫其女。淒然淚下。年餘後。滿洲某制軍蒞任。不喜衰老。屬員勸令休致。此所謂知進而不知退。識見反不如幼女也。後此女適士人。由詞林出爲太守。年將六旬。卽引疾歸。急流勇退。善刀而藏。或亦出夫人之意歟。

和尚太守

王和尚者。京師無賴小人。奸狡百出。要案漏網。遂披雍。夤緣鑽刺。得出入公卿之門。大僚有佞佛者。被其蠱惑。共相推重。致有活佛之稱。凡大小京官宅中。事纖悉皆知。故信奉者愈衆。自大學士至司坊各官。願共締交者。不下二三百人。其暇依座下。稱弟子者。四五品翰詹。京堂居多。朔望皆虔誠叩謁。和尚高坐。參拜者紛紛。皆合掌閉目受之。不答禮。但云勉作好人。毋庸向我。臆拜云云。翰林某。亦在弟子之列。家貧忽得某省學差。喜甚。夫婦臥榻私語云。聞此缺尙優。三

年任滿。除清逋負外。贖取典質若干。餘可買屋置產矣。次日以得差往謁。和尚卽見怒容滿面。厲聲訶責曰。爾以寒士。今蒙皇上恩。畀以文衡重任。不思爲國求才。以圖報效。昨與爾妻所言。全是一片私心。恐儒佛兩門。皆所不容。今姑薄責示懲。如能速卽懺悔。佛門廣大。勉爲姑容。倘再執迷。我亦不能救汝也。言畢下座。親取界尺。責手心十下。翰林毛骨悚然。伏地不敢仰視。叱去之。乃蛇行而出。又令轉回。大聲訓飭曰。爾如不遵吾訓誨。卽屏出門牆。從此勿復相見。翰林唯唯聽命。面色如土。舌撻而不得下。聞者益加敬服。餽遺絡繹。惟恐弗受。和尚令藏之庫。曰。余方外人。何須此。某處巨剎傾頽。僅存基址。昨蒙我佛示夢。曰。非爾不能鼎新。余已遵命應允。惟工程浩大。非數萬金不可。今未有半。尙須大慈悲者。慨解義囊。庶能仰副我佛慈命耳。於是捨者漸多。日積月累。和尚遂暗擁厚賞。而人不盡知也。時嘉慶丙寅丁卯之際。川楚白蓮教逼平未久。和尚既蓄多財。遂動彈冠之念。謂諸大老曰。余以撇却紅塵。不復櫻心世事。惟佛家總以救拔衆生爲心。今觀三楚地方。教匪雖滅。戾數未完。不日餘孽復興。仍有刀兵之劫。非余親往以國法治之。佛力除之。不能消弭此戾。尙須假以方面威權。庶可相機行事。自念世外閒身。亦



徒有此心耳。言罷深爲太息。諸大老深信其言。起立拱手致敬曰。吾師惻隱爲懷。垂救一方民命。功德非小。某等自當努力玉成。以副吾師宏願。和尙俯思良久。乃曰。承諸公共以救苦爲懷。同一盛意。祇勉下上可爲出山。惟修剎一事。須待二三年後歸來。再了此願矣。於是遂蓄髮還俗。一面衆爲集貲援例。捐納知府候選。復函囑兩湖督撫。奏請揀發道府。和尙遂出守楚中。旋補襄陽。署武昌。聲氣廣通。又有被其熒惑拜爲師者矣。御史石公承藻。本深惡和尙詐僞。以庇之者多。且未得實據。未遽彈劾。迨和尙赴官後。訪其劣迹。知有徒在京刺探時事。乃設法誘致之。並多方暗訪。悉知其飲酒宿倡。無所不爲。特秘密耳。至於各官宅中大小事無不知者。皆不惜重賞。賈通婢僕。隨時密報。故雖夫婦私語。亦能聞知。並得其往來私書數函。乃臚列種種欺誑。密摺參奏。睿廟震怒。立發星使。審訊不誣。革職查抄。本欲罪擬纒首。因僅詐誘取財。朦混捐納。尙無傳教等情。從重問擬遣戍。永不釋回。和尙遂死於戍所。石侍御旋因案鐫級。乃衆人恥受和尙之愚。遂遷怒而排擠之耳。此事徧見邸鈔。迨癸酉年。姚葵溪入都。戚友老於京者。纒述如此。故得其詳。或曰。和尙尙不動凡心。未必卽敗。其禍乃自取之也。然而小人詐僞。終有敗露之時。

和尙既富。而又圖貴。故其敗尤速耳。世之不知止足如和尙者。豈少也哉。

### 金衙莊

杭州舒園。本金氏別業。舊稱金衙莊。地極寬廣。高臺曲館。水榭風廊。夏日納涼。尤爲勝境。武林諸園。莫大於此矣。近園有麪肆。一日客觀荷坐久。呼麪餉之。進麪者十數齡童子。徘徊不忍去。僕訶之。始怏怏出。頗自悲。因誓曰。他日得志。不有此園。非夫也。聞者媻笑之。童子歸。終夜不寐。展轉尋思。欲償此誓。非讀書不可。於是辭肆主。投身某宦爲書童。伺塾師課讀。輒潛聽而默識之。傭賞盡以買書。暇卽閉戶讀。有時向師質疑問難。頗能領悟。或作破承小講。呈師批改。亦有思路。問其父作何生業。含糊以對。常問師如欲小試。能否無礙。師曰。爾雖微賤。並非契賣爲奴。果有志上進。能完篇。予係廩生。願保爾入場。無人攻也。僮大喜。服役之餘。絕不外出。發憤用功。主人亦喜其好學。命伴諸郎讀。半載成篇。師益爲盡心指授。是年適小試。開履歷。始知姓舒。父爲府學諸生。早卒。叔不能養。八歲廢書。遂入麪肆。至是竟入泮。次年鄉試未售。益奮勉。下科卽中式。春闈聯捷。以卽用知縣發江蘇。補六合令。其師以老明經不應試。爲之出賞捐教職。以報

焉。六合有膏腴名。爲令十年引疾歸。年未強仕。人怪問之。笑曰。宦途風味。不過如斯。余將尋泉石烟霞之樂。正須及筋力未衰時耳。時金氏中落。一子將遠宦。園林無主。願賤價典質。以五千金典十年。數載後。金氏子卒於官。家益貧。人口益少。復予一二千金。竟爲舒氏之業。距在園立誓時。未三十年。而身享林泉之福。且四十載。可謂有志竟成矣。然此並非陰謀巧奪。全是一番苦心孤詣。故上天亦爲玉成之。至曾孫不能守。又典與某氏。後且屢易其主。零星典售。園亦日就荒蕪。道光丙午。余到杭。欲覓寓所。則索價二千金。以東偏近城門。夜間難於防範。不果購得。至咸豐十年。作軍需局。今則爲四閒別墅。規模一新。常爲讌飲聚集之所矣。四閒者。萬籟軒。吳曉帆。兩方伯。濮少霞。許緣仲。兩觀察也。

秦州生

秦州某生。年二十餘。娶妻極悍妒。生與媵婢通有孕。妻疑而驗之。婢不能隱。詰與何人私。畏不敢告。裸跣拷烙。體無完膚。號叫聲嘶。旁觀皆爲楚慟。生如不聞也者。值妻倦臥。婢求一言爲解。生憚河東吼。置不顧。婢不能堪。乘間投繯死。生鬱鬱不自安。攜僕赴揚州。寓興教寺。時值盛暑。

與寺僧對弈。天忽晦冥。雷電交作。某神色大異。推枰疾去。甫至後殿。霹靂一聲已震死。觀者如堵。僕始言其隱。此道光丙午年六月事也。余謂婢媵經自亡。按陽律某無死罪。然忍人之心。同於虺蜮。能無干天怒哉。而悍婦孀後。於咸豐十年。遭賊亦烤烙備至而死。

### 富室消長

浙江富室。乾隆時。首推趙氏。本仕官舊家。多田積穀。後更廣開質庫。益見豐饒。質庫多在蘇松等郡。貲本皆二三十萬。有十餘處。又善居積。故日增月盛。有子八人。女十六人。一子生。則以二千金。檀子母。取一分息。積至千金。又加之母。比及冠笄。可萬金矣。婚嫁多未見損也。後八子分辦。各二十餘萬。生齒日煩。自爲京外官。家業託人經理不善。且服食漸趨奢侈。不若老輩之儉樸。出多入少。至曾孫輩。已蕭索不堪矣。嘉道以來。在鄉則蔣氏。在城則許氏。許以鹽務。蔣以力田。各號稱百萬。論者皆以爲商易消。而田可久。乃蔣之子弟。不安田舍家風。而慕城中華麗。棄其耕鑿。專事嬉游。又好與當道往還。通融假借。不吝解囊。未及卅年。祖父所遺。悉歸烏有矣。許氏雖素習豪華。而家長操持有法。每日黎明卽起。料理內外各事。井井有條。奴僕多人。不能作

弊懈玩。漏下二刻。卽關鎖門戶。不準無故出入。子弟家人。有要事出外。至夜不能早歸者。必先告之。否則不納。賞罰公明。衆心悅服。平日用財。不濫亦不刻。其尤不可及者。待人接物。禮貌謙和。毫無恃富驕矜之色。亦無市井猥鄙之形。至今百餘年。子若孫守成不敗。商之中最久者也。聞其平居常訓戒子弟曰。欲知人家之興敗。當看子弟之勤惰。欲知子弟之勤惰。須看臥起之早遲。歷觀數家。其方盛也。合家男女上下。無不早起早息。迨其將衰也。則合家無不晏眠晏起。迨其衰之甚也。則主人眠起皆遲。而奴僕眠遲起早。至婢僕眠遲起早。而其家不可問矣。此言確有道理。姚蔗田嘗曰。自天子以至乞匄。未有不當早起者。或謂帝王百官士農工商。固當早起。乞丐無事。正可酣眠。何必早起。不知入廟燒香。清晨者多。丐欲乞錢。不早則讓他人矣。子與氏曰。雞鳴而起。爲善爲利皆然。旣欲爲利。自宜早也。予又嘗訓兒輩曰。試觀禽獸。其稍具靈性者。無不天微曙卽起。猿與馬且不睡。惟豕則終日臥。最蠢最惰。人奈何效之耶。先輩有言。多食令人病。多睡令人昏。此不易之論也。昏則諸事無所用心。清明之氣。旣已枯亡。故不能爲善。亦不能治家。一生悠悠忽忽。委靡不振。身體與草木同腐。家業與冰雪齊消。若此者。視息人世。甚

無謂也。

郭廚

有庖人郭陞者。閩之惠安縣海濱某村人。其家積慣爲盜。親丁男女十餘口。陞頗不善其父兄之所爲。十數歲逃去。爲人司爨。後歷事幕中久。遂善烹調。且敏速。辦二三席。毋庸人助。主人愛之。傭值既厚。又友人時借往治庖。遂頗有所積。乃爲人訐誘。一旦盡耗於賭。無心刀七。技亦拋荒。歸家仍入盜黨。盜術未精。被獲就誅。陞自言其村百餘家。不耕不識。專以劫掠爲生。每冬初西北風作。估客鬻貨載贖回。即挂帆出洋。以捕魚爲名。名曰討海。遇巨商大賈。羣駕小艇圍而攻之。無得脫者。有時並據其船。假其牌名爲盜。拒則殺之。或縛而投諸海。如是數次。登岸瓜分。遂無物不有。從此安居無事。醉飽嬉游。約一年所擄財物將盡。至冬又相率出洋。習以爲常。覺盜之外。無事可爲。亦無有樂於爲盜者。遇巡洋舟師嚴。亦捕獲多人。殺之。梟示海濱。而其徒黨。慙不畏死。一夥誅盡。一夥復生。焚其巢穴。不難營立。官兵亦無可如何。蓋其人自幼至長。所見所聞。惟此一事。不知其他。有戒以不當爲者。則羣起而譁爭矣。此真聖賢不能教。仙佛不能化。

刀鋸加之而不畏。雷霆擊之而不驚。不知是何戾氣。生此一種凶惡之徒。閩粵沿海各郡鄉村。大率類是。或曰。此等人。轉世仍爲盜。所以生生不已。予曰。輪迴之說。理必有之。若在生爲盜。縱被誅戮。已苦少樂多。轉生仍爲盜。似太便宜。曰。然則不入輪迴耶。予曰。縱輪迴未必人身。凡世間水陸所產。一切禽獸鱗介昆蟲。以及至微極細之蛙蛤蜆螺。供世人口腹。難逃宰割烹醢之慘者。必此等遞降而轉生也。而其人陰惡無異於盜。甚且浮於盜者。則所罰亦同此科斷。恨無有知冥法者。將此理質之耳。若能將此等因果報應。明白宣示。儆戒一番。庶人世盜賊並種種作惡之徒。或稍能猛省耳。

關防被竊

道光十五年。閩浙制府鍾雲亭先生。出巡閱伍。至廈門駐節行館。次日較場閱操畢。明日將視水軍。夜中忽失去關防。館五楹。中爲廳事。東外間。制府下榻。內間居羣僕。西外間幕友下榻。內間兩僕居之。圍牆高峻。屏門外。荷戈兵衛數十人。戟門外。行帳十數架。四圍有擊柝者。邇夜巡邏。極爲嚴密。制府臥室。臨窗設一几。關防匣。加鎖供几上。夜微雨。晨起窗微啓。几面足跡顯然。

匣蓋啟。虛其中焉。合館大索無獲。密遣人四路查緝。毫無蹤影。制府削職矣。此案終未破獲。或曰。吏胥盜用後鎔燬。或曰。爲狐所攝。皆無絲毫實據。予謂狐。何所用之。卽制府得罪於狐。狐欲害之。術亦多矣。何必攝其關防。且狐攝物。亦無庸踰窗。吏胥舞弊而燬。此說近似。況有足迹。明明是入矣。屋頂及牆頭。俱無形迹。明明又是內賊。非外賊矣。書吏本隨行而同宿館廡。又係官人兵衛等。不卽鬧破。或盜用後仍可歸匣。一經張皇。無隙可乘。祇可匿之。此亦小人必然之情事也。姚芙溪曰。裴晉公爲中書令。嘗失印。晉公不動聲色。若無其事。反予之隙。少頃啓匣。而印仍在。若索之急。防之密。則不能歸矣。然予追思之。吏胥盜用。究屬懸揣之詞。彼時曠夷已漸萌窺伺之念。或係外夷遣謀來探海疆虛實。諜歸無以取信。故將必不能僞。亦不容有二之物。盜歸以爲據。盜卽唐憲宗時宰相武元衡被刺。取其顱骨之意。然顱骨亦尙可假。若紅線夜入田承嗣家。盜取枕邊金盒。則與盜關防相彷彿矣。或曰。制軍待武營最嚴。屬官莫堪。日思有以去之。激而爲此。理或然歟。

### 術者名利



廣東都城隍廟。有二星士。一陳氏子。本三水諸生。家貧。掉三寸舌。賣卜度日。後登賢書。賣卜如故。一胡姓者。其名尤噪。俗所謂金吊桶者也。歲久積有贏餘。於城東買田築室。子孫繩繩焉。然細叩二人技。非真精於星學者。特祿命偶然奇中人。遂傳爲今之李虛中矣。惟士民爭訟往問。卜以斷吉凶。二人必飾辭排解。冀兩造息訟乃已。與人談五行。嘗云。生來者不足恃。當修其在。我以培補之。則福臻而壽可延。若恣意妄爲。雖命逢三合。削祿減算。亦難乎免矣。指陳之際。歷舉前人軼事。以昭勸戒。娓娓可聽。聞者動容。多賴以化導嚮善。是殆奉君平遺教。以其業惠衆者。宜其立名獲利也。挾一技之長。亦足以善及人。其食報且如此。上焉者。可以蹶然興矣。

徐州大案

道先三年。吳門有逆倫重案。將請王命。提犯出。則男婦二人也。知爲因姦謀逆重案。時官廳有自徐州解案來者。述其致死破案之由。因得盡聞其詳。逆婦徐州人。有姿色。夫死依姑以居。姑年邁。目雙瞽。婦孀居不能貞。乘隙與鄰右某通。兩情纏綿。有婚嫁之約。鄉里皆知。惟礙其姑不能違。二人姦情如火。媒孽遂生。顧念以他法致之死。形迹易彰。家有小樓。遂引姑登其上。而去。

其梯。轉於樓下喚姑。姑不知梯已去。倉卒蹈空。遂殞絕於地。婦復其梯。而故號呼乞救。迨鄰里聞聲四集。姑已不能言。咸以爲下梯錯步。咎其媳之不爲扶持而已。初不疑其有他也。自後遂與姦夫晝夜往來。無復顧忌。而死者顧屢現形爲祟。婦恆命小蠶至市。市冥鏹。市人見蠶來頻速。戲問之曰。汝家日日市此何爲。蠶初不答。後日益狎習。一日收其資而弗予貨。曰。汝家究何以日日市此。弗告我。無楮鏹給汝矣。蠶爲不得已者而告曰。無他。一日不燒紙鏹。我老奶奶卽出現耳。又小語曰。老奶奶生雖雙瞽。死而有靈。甚可怪也。市人奇其言。因窮詰之。祕弗以告。遂持冥鏹去。明日復來。則雙眸含淚。告市人曰。昨若久稽我。我奶奶謂我必在外饒舌。撻以重杖。又曰。奶奶尚可。某相公兇惡更甚。昨非老奶奶有靈。我斃杖下矣。市人復細詢其故。某相公者。卽姦夫某也。是日婢歸。婦謂其久稽。操杖責之。適某自外至。謂婦曰。此婢必與人饒舌。若久留之。必誤我與若事。非去之。卽賣之遠方耳。遂奪婦杖。代之責。杖欲下。忽若有人掣其肘。還擊之者。杖凡三起。皆反擊其肩。復聞姑靈牀震動。遂棄杖而去。婢旣盡以杖已事。語市人。又掩泣曰。老奶奶死得苦。我今亦不復爲之隱矣。因盡吐其實。事遂顯露。道路喧傳。徐守及邑令畏其案。

重。不敢發。適林文忠公觀察淮海。廉得其事。飭縣拏獲。併置之法。

無頭人

丙辰之秋。大軍雲聚丹陽。大帥向忠武公。薨於軍。怡悅亭制府。自常州赴軍。護帥事。有廣西標弁六人。奉翼長令迎謁而歸。道出呂城。所坐船與民船競。六弁倚勢持刀躍入民船。以刀背毆一人下水。並搜括其舟中銀物。民船人號呼求救。呂城團練民人。方齎集兩岸。接大帥未散。聞水面號聲。遽奔救。六弁持刃死鬪。衆疑爲盜。併力禦之。格殺三人。其三人已就縛。時萬衆騰奮。刀棍齊下。不復可以理喻。遂即斃之。唯長夫二人。得乘隙逸歸。奔訴於翼長。翼長大怒。嚴飭丹陽縣。緝犯擬抵。時令丹陽者。爲某司馬。攝事一年。瓜代已有人矣。忽遇此巨案。且責令獲犯結案。方准交卸。司馬懼甚。懸重賞以購犯。不二旬。獲犯五。唯金阿德一犯未獲。時翼長必欲一命一抵。缺一不可。而阿德之兄。本充呂城里長。以解犯在城。遂併下之獄。與五人者。同正法於市。案結。司馬交卸旋省。甫至省寓。卽病。寓中大小皆見一無頭鬼。隨一長鬚人。往來廳際。易簀之日。有僕婦某。自司馬臥房出。見長鬚者。攜無頭鬼直入臥內。僕婦大呼撲地。守視者。聞聲驚救。

僕婦醒而司馬長逝矣。事起倉卒。司牧者能據理以爭。爲民請命。上也。卽不然。調護上下。化重爲輕。使生者無冤。死者折服。猶其次也。若置民生於不顧。惟權勢之是徇。哀此小民。控告無所。馴至駢首就戮。身雖死而心未死。其爲厲也宜哉。

### 邱真人救荒策

乾隆丙午。江南大饑。天中節。蘇州粥廠告竣。衆善士設醮於葑門外文星閣。扶鸞。長春邱真人降乩。因問吳中各廠諸董紳士功過優劣。真人曰。昨同諸真校閱蘇州粥廠諸冊。乃各府縣城隍會同嶽府糾察司上奏。諸真磨對各廠功過。大約以九功一過爲最上。至六功四過而止。此由策未全善。故亦無全功。蓋粥廠雖有救人之功。其中亦有九害。筋力已衰。龍鍾就食。一遇擁擠。昏眩隨之。不死於家。而死於廠。其害一也。童男童女。或依父母而來。或附公婆而至。一到廠前。男赴男廠。女赴女廠。各不相顧。因此掠賣。無處找尋。生則淪落卑污。死則輾轉溝壑。其害二也。大雨淋漓。雪風凜冽。泥塗躑躅。寸步難行。雖得一餐。已同九死。其害三也。男廢耕耘。女拋縫績。偶因本年秋歉。兼釀來歲春荒。其害四也。飢傷帶病之人。跋涉不勝其苦。而粥又溫寒不等。

遲早無時。不能救飢。反以速死。其害五也。懷孕婦女。或因損以墮胎。或滿月而將娩。飢傷血暈。湯水誰憐。感冒風寒。終身致疾。其害六也。日候關籌。夜棲孤廟。風簷打盹。溼地權眠。穢氣薰蒸。染成疾病。其害七也。或有無識婦人。遭逢浪子。既喪名節。且致拐逃。悔恨莫追。遺孩啼哭。老母悲酸。夫歎斷弦。妻同覆水。其害八也。蟻蝨滿身。垢膩徧體。散處已堪掩鼻。合聚更覺難聞。惡臭不堪。染成瘟疫。大荒之後。瘟疫流行。其害九也。爾等未得善法。故未能邀全功耳。衆叩盡善之法。真人曰。人心不古。纔過荒年。農家忘水旱之憂。市井忘饑饉之苦。併紳士亦忘賑濟之勞。道人雖熟籌有三策。恐未必能遵行也。然甯可言之而不行。不可因不行而不言。第一未雨綢繆策。凡府州縣。各有鄉都圖甲。地方大小。煙戶多寡不齊。每崗舉殷實老成者爲董事一人。副董十人。同心協力。捐辦倉廩。除五六分年歲不捐外。每夏秋兩熟豐收之時。副董查有實田十畝者起捐。每畝冬米四升。夏麥二升。實田五畝租田五畝者。每畝捐冬米二升。夏麥一升。共收米麥若干。登記明白。貯倉封鎖。如遇青黃不接之時。出陳易新。或做社倉例。出借有田之人。酌量起息。無田者不准情借。若遇大荒。查明實貧飢口造冊。毋稍遺漏。五日前發票。注明村戶大小。

幾口。大口日給麥六合。小口日給麥三合。麥完。大口日給米五合。小口日給米三合。十日一給。米麥足數。五月之糧。則從十一月半給起。四月半爲止。僅敷三月之糧。則從正月十一日給起。四月初十日爲止。即著首副董專司其事。其有窮鄉無告。鄰近富圖。務須協濟。如此則男不廢晨。婦不廢織。既免九害。並獲四益矣。何爲四益。聖上愛民如子。每遇偏災。特旨輒發帑金數百萬兩。而民捐三百兩以上者。概准議敘。其百金數十金者。給獎有差。較之捐職納監。其榮倍之。其益一。上帝好生。凡救人者。其功大於救物。救宗族親戚者。其功又大於救人。獨至救荒。則不論親疏遠近。皆爲莫大陰功。況乎綢繆未雨。更爲上契天心。後起榮昌。尤堪預必。其益二。每遇荒年。局捐圖捐。俱不能免。官吏催呼。紳士勒迫。因而賄求情囑。以冀少捐。不惟無功。最爲造孽。况彼已遇歉。而勢必取盈。則捐多嫌少。力已竭蹶。此乃豐年而數有定額。則積少成多。力尙有餘。其益三。每遇荒年。飢民結伴成羣。強求力索。非特無心獨飽。抑且禦侮無由。若用此法。則貧富俱可兩安。雍睦積成風俗。其益四。爾等何不勉而行之。第二臨渴掘井策。或逢大歉之年。紳耆善士。鈔錄設廠九種之害。呈明府縣。知縣傳諭老成練達書役。告以神鑒非遙。實力辦公。子

孫榮貴。先令該房查鄉圖城廂完糧細冊。及有無生理。併密傳各圖廂保。不拘士農工商。呈報上中下三等殷戶。選舉公正董事。協同地保。查各圖各廂。實在貧窮飢口。勿稍遺漏註冊。然後出帖邀請各廂圖二等殷戶。並請諸紳士。於城中設局勸捐。或此圖捐戶多而飢口少。或彼圖捐戶少而飢口多。總須畛域不分。有無協濟。以廂圖大小。酌舉正副董之多寡。或錢或米。五日前給票。十日一給。發滿日彙冊呈縣核存。則飢民免九害。而沾實惠。官吏紳衿善士。俱準全功。第三捨子留母策。須大力好善者爲之。昔旌陽許眞君。富而好善。每遇豐稔。糴米數萬石。約三年以陳易新。如遇大荒。減價平糶。貧者私給米票。每口給米八合。遇稔乃止。後遇譴母元君。授以大丹。晉太康二年八月初一日。全家四十二口。拔宅上昇。今天下殷富者。不乏其人。各量力爲之。大以成大。小以成小。或數千石。數百石。卽三五十石。俱可行此法。所費不多。爲功甚大也。道人籌此三策。爾等刊印流布。敬謹奉行。普濟無量。自然百福駢臻。若不能行此三策。則於城中。每廂設粥擔。以廂之大小。爲擔之多寡。桶上設蓋。每擔可給飢口二十名。備大盃二十隻。用過洗淨。醃菜一小桶。兩擔同行。此擔未完。彼擔已熟。鄉村亦照此法。亦可免九害。而濟然尾。

否則熟視饑民輾轉而死。與其忍心害理。爲鬼神深惡痛絕之人。毋甯仍設粥廠。雖不免九害。尙可有功也。道人與爾等有緣。坐談已久。爾等能自修自證。功成行滿。焉知不同作十洲三島客耶。勉之勉之。若疑亂語難憑。則負道人一片婆心矣。



勸戒錄 第七集 卷三

五十二



